

六祖壇經直解(下)

- 機緣品第七：僧法達，洪州人005
機緣品第七：汝慎勿錯解經意016
機緣品第七：達聞偈，不覺悲泣026
機緣品第七：僧智通，壽州安豐人035
機緣品第七：僧智常，信州貴谿人044
機緣品第七：僧志道，廣州南海人055
機緣品第七：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071
機緣品第七：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083
機緣品第七：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093
機緣品第七：禪者智隍，初參五祖102
機緣品第七：一僧問師云115
頓漸品第八：時祖師居曹溪寶林126
頓漸品第八：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140
頓漸品第八：僧志徹，江西人152
頓漸品第八：有一童子名神會165
頓漸品第八：師見諸宗難問177
宣詔品第九：神龍元年上元日184
付囑品第十：師一日喚門人法海197
付囑品第十：師於太極元年壬子211
付囑品第十：法海上座再拜問曰225
付囑品第十：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240
付囑品第十：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258
付囑品第十：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267
付囑品第十：師說偈已，告曰283

機緣品第七：僧法達，洪州人

用功先做到止念，念頭不動。如果用功方法不能讓自己從很多念頭到少念頭、到一個念頭、到沒有念頭，可能是用功時間不夠或是不夠專心，要不然就是用的方法有問題。念頭就是生死，多念頭就多輪迴，少念頭就少輪迴。不管誦多少經、持多少咒、學佛多少年，這些暫且放下，修行人如果沒有一個用功方法可以讓自己心定下來，讓自己少念、無念，代表修行還沒有入門，還沒有準備了生死。

用功一定先靜而後動。要讓自己沒有念頭、心很平靜，一定要從靜坐當中用功。日常生活待人處事時，心容易散掉，就持一個短咒或是念一個佛號來幫自己攝心。一般人說：「我生活當中就是觀照。」但是除非是定力很深或是悟得很深、可以安住的人，否則一般人的觀照能力很有限。以為自己生活當中心都

不會散掉的人，往往是心散掉而不自覺。

修行人不能放過自己的念頭。念頭起來，身隨之行動，造出業果。比如現在有一個念頭生氣煩惱了，身不自在，關係有衝突矛盾。除了有現在的果報，並且由於這個念頭是妄想執著，在法界裡面又造了業，將來還要受報。所以修行從念頭著手，要能夠止念、轉念，惡念轉到善念，善念轉到清淨念。念頭不能止、不能轉，造業的速度就會比轉業消業的速度快，也就是修行不但不能減少輪迴的次數，反而增加了。

念頭是「我」的作用，我認為、我覺得、我想要……，這些是習氣。沒有念頭，我執就不起作用。五蘊是色、受、想、行、識，想跟念頭有關。念頭不動了，色、受就沒了，行、識就不動了。所以沒有念頭，就沒有投胎、沒有生死。禪宗是要把識破掉，也就是把念頭的起處破掉。但是修行得一步一步來，就用一個方法止念，因為不能止念就無法轉念。如果一個人不斷想，想要轉念頭是轉不過來的。

具體的用功一定是破執著、除習氣、沒有念頭，讓心能夠定下來。佛怎麼用功？靜坐、行香。歷代祖師怎麼用功？參禪、靜坐、行香。祖師縱使開悟，在關房、茅蓬裡還是不斷靜坐，讓空覺越來越成熟穩固。怎麼讓悟道的空覺成熟？把外面的因緣全部放下，就是一直靜坐、沈澱、安住。安住一段時間之後，在簡單的動當中，走路、講話、吃飯，空覺都在。等到空覺成熟穩定了，再到世間待人處事、講經說法時，空覺都不會迷掉。這要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去做。

現代人懶惰，嫌打坐花時間、腿痛，就喜歡動中用功，動中念佛、動中觀行……。這樣是散心，不是真正修行。修行一定是靜中養成，動中磨練。所以靜坐時間要夠、要穩定，而且要有具體的方法讓心定、沒有念頭，能夠不斷深入。要檢驗自己修行有沒有進步，就看念頭能不能止、能不能轉。念頭能夠止，習氣才能夠止，執著習氣就是從念頭去斷、去削弱。做不到止念、轉念，代表功夫沒有用在點上，學佛就只是形式，不能了生死。能夠看到念頭、止念頭的人，念頭起來馬上知道，念動即覺，修行就算上路。

「僧法達，洪州人。」有一個洪州的出家眾法達，洪州是現在江西。「七歲出家」，以前人出家的年齡較小，現在人出家的年齡大，代表福報、願力不一樣，業的深淺不一樣。一般人看到「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不會有什麼感覺。修行人看到這裡就要想，法達法師七歲出家，一輩子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修淨業。如果看到念頭、止念頭、轉念頭、破除習氣執著才算是真正修行，那麼自己一輩子有幾年真正在修行？應該要懺悔發願，更加把勁去用功。

「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法達法師經常誦法華經，他來禮拜六祖，頂禮時頭沒有靠到地上。「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六祖就喝斥他，頂禮時頭不靠到地，倒不如不禮拜。該做的，就要做到位。「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你心裡面一定有一個執著卡在那裡。「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法達就講，他念法華經已經超過三千部了。念一遍法華經要很久時間，他念了十幾年法華經，才能超過三千部。

祖師喝斥是怒目金剛相，不是凡夫煩惱的忿怒相。有人可能會想：「祖師要很

慈悲，六祖這麼挑剔做什麼？可能他心裡很恭敬，就是沒有注意到，或是地上髒啊。禪宗講心法，這是小事，不用計較嘛。」什麼是心法？心在哪裡，相在哪裡。相在哪裡，心在哪裡。相做不到，就是心不到。由於無明、執著障礙自己的覺，所以不注意，做不到，這才是事實。我常講：「做錯一件事情是小事，但是讓你做錯這件事背後的執著習氣比一座冰山還大，這個執著習氣會讓你不斷做錯、不斷不覺、不斷妄想，這才是大事。」

「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六祖就對法達講，如果你念法華經到一萬部，入到經典的意思裡面，「不以為勝」，沒有覺得這樣是最高的、無法超越的。沒有一法可以超越本分事，一切法不會超越這個心。「則與吾偕行」，那你就跟我一樣。因為都是從清淨的心體起作用，大家都是從這邊來的。

「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負此事業」有兩部分：第一個，你執著誦法華經三千部；第二個，你違背自己的本性，違背法華經教你的意思。所以修行人如果還起煩惱、衝突、矛盾、人我、是非種種，就是「汝今負此事業」，已經背道而馳了，都還不知道自己的過失。六祖針對這個問題，就講了一個偈子。「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慢心好像豎立起來的幢那麼高，禮拜本來是要折伏我執我慢的，要謙卑柔軟。如果帶著執著慢心在禮拜，這個禮拜就沒有到位。慢心會害死人，覺得自己比別人厲害、比別人有修行，這是二元對待，是生滅的根源。有我罪即生，自己要警惕。禮拜的時候頭不點地就是浮用，就像浮萍漂在水上，作用浮在本性上面，沒有觸到本性的空覺，就流轉、遷流、生滅了。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名法達。」六祖很直接問法達名叫什麼。為了破除他的執著，所以不那麼客氣了。他就講：法達。祖師經常這麼問。像張拙秀才去參訪石霜慶諸禪師，慶諸禪師就問他：「秀才何姓？」「姓張名拙。」「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就這麼幾句話，張拙秀才就悟道了。雲居道膺禪師去參訪洞山良价禪師時，洞山問：「汝名什麼？」「道膺。」「向上更道。」

「向上即不名道膺。」道膺禪師有這個修行，意思就是，我這個色身是道膺，但是生出這個色身作用的心沒有名目。這個心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

「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很多學佛的人有法名，自己想想：我有做到我的法名應該要承擔的事嗎？法達當時雖然沒有破執著，起碼七歲出家，受戒很久、用功很久，身心收斂比現在人強多了。「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很勤勉在相上面修，誦法華經誦那麼多遍，沒有入到經文，沒有真正契悟本心，就是「空誦但循聲」，就是空修。執著習氣沒有破、沒有斷，煩惱、妄想、衝突、是非沒有減少，就是空修。「明心號菩薩」，明白自己的心就是菩薩。這個「明心」是動詞，把心當中的執著習氣刮垢磨光。就像鏡子染塵了，把它清乾淨，讓鏡子的光明能夠顯現出來。明白自己的心、清淨自己的心，從這邊去安住、去轉識成智，知道自他不隔毫端，自利利他修菩薩道。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佛說而無說。心清淨了就是佛，起作用就是用而無用，沒有執著。「蓮花從口發」，楞嚴經講，想法、色身、山河大地，都是「妙明真心中物」，都是這個心所生。所以修行人不僅對有情眾生要慈悲，對無情物也要仔細呵護。能慈悲一切就是對眾生慈悲，也是對自

己慈悲、對心意識慈悲尊重。

「法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法達聽到六祖的偈子，他就懺悔感恩了。畢竟是修行人，道心在，知道要謙恭一切，還不算太慢。真正想修行的人，法就能入心，就會對治自己，會想放下執著習氣。「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他之前慢心很重，執著自己誦法華經三千部，現在卻講自己不懂經的意思，差距太大了。「心常有疑」，心中常有疑問。「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和尚的智慧很廣大，請您開示經裡面的道理。

「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法是直接通透的，法住法位，眼見耳聞都很明白。「汝心不達」，法本來都是很清楚、很通達的，是你的心不清淨、不通達。有執著在，法就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經本身是沒有疑問的，是你的心有疑問。心不通透，有我執法執遮障。「汝念此經，以何為宗？」你誦的法華經是以什麼為根本思想？每一部經都有它的根本方向。「宗」就是核心概念，所有宗派的教導都是依據這個核心概念而衍生出來，大乘佛教就是依眾生皆有佛性、心生種種法生、心生一切法等核心概念發展。

「達曰：學人根性闇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法達前面講自己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六祖問他法華經以何為宗，他又更謙卑了：學人根性闇鈍。剝了一層又一層，慢心一層一層卸下，習氣一層一層剝落，所以他後來能悟道。

「師曰：吾不識文字。」表面上的意思就是六祖對於文字認識不多，另一個意思就是他不要分別文字，心如一面明鏡，所以「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遍，吾當為汝解說。」你將經文誦一遍，我為你講。

「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是在法華經的方便品第二，所以法達誦到譬喻品第三，六祖就讓他停下來，不必再念了。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法華經。憨山大師說：「不讀法華，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天臺宗是以法華經為根本依歸，所以天臺宗又稱法華宗，天臺宗很多祖師是因法華經而悟，依經典所言來證明自己所證。像天臺三祖慧思大師跟四祖智者大師都對法華經有深入的解讀，智者大師依法華經這樣的一乘佛教為標準，提出「五時八教」，指出釋迦牟尼佛講經有五個階段、八種教法，並標明法華經和涅槃經所闡述的是佛最後、最圓滿的教法，所以法華經被歸類為圓教的經典，且被稱為「經王」。

法華經方便品裡面講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開示悟入，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原文是：「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凡夫不是外面著相到處攀緣，就是內心著空。

「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能做到於相離相，見而無見、聞而無聞、聽而無聽、作而無作，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能夠悟到內外一如、空有一如的這個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

「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法華經講「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六祖在這裡強調佛就是覺，大圓滿覺，所以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覺現前了，就是本來的真性現前。清淨心沒有形相，清淨心現前是什麼狀態？覺現前。覺不是意識心，覺現前就沒有內外能所，空有一如、內外一如、能所一如。

真正悟道了，清淨本心一起作用，當下緣起出因果，就是開佛知見。心一開，山河大地、十方三世界馬上現前，當下一切就是佛的知見現前，就是示佛知見。清淨本心起作用，馬上銷歸自性，當下存在，當下就消失，用而無用，就是悟佛知見、入佛知見。所以當下一念就是開示悟入了。給凡夫眾生講開示悟入四個階段是方便而講，真正覺現前了，開示悟入是一氣呵成，無二無別。覺現前，安住覺，才能夠於相而離相，於一切相不起妄分別；於空離空，於空不執著空。從凡到聖就是覺的不同，禪宗講的初關、重關、牢關，就是覺的不同。心依覺起作用，就是解脫涅槃。心不覺而起作用，就是攀緣、輪迴流轉。自利利他都不離開覺，覺真正顯現了，就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再來修一切善法，不執著一切善法。如果覺沒有現前，修什麼都是執著。

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開示悟入：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就是修行很明白的一條路，也是今生要去努力的。這不是選擇題，是真正的智慧，是生命本質的體現，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機緣品第七：汝慎勿錯解經意

參禪就是要了生死、解脫，再來行菩薩道，直到證佛果。證到初地菩薩了，對於怎麼修行就沒有疑問，因為心清楚明白、有覺，就知道要保持覺，依覺為修行的方向，自覺覺他，慢慢從初地、二地、三地……，直至成佛。如經典所說：以不生滅性為因，然後圓成果地修證。

凡夫跟聖人的差別就是覺與不覺，聖人修證的差別也在於覺的深淺廣狹不同。覺就是清淨本心現前，就是內外一如、能所一如。心不覺就是妄想心，就是內外不同，能所二元，有攀緣作用，這個心迷掉了。在大乘佛法，從不覺入到覺，覺慢慢增長、圓滿的過程就是修菩薩道。那麼覺如何現前？禪宗很清楚講：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生死牢關破了，無始無明破了，證初地菩薩，真正的覺就現前。從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等覺、妙覺，都是覺的增長。覺當中自然會有慈悲、利他的作用，自然而然會發願去覺他行菩薩道。覺要現前，非開悟不行，也就是執著、無明非破不行。沒有悟道，就無法確立修行的方向：「我學禪好？學密教好？學淨土好？學天臺好？學唯識好？」真正覺現前的人很清楚修行的路，不管學什麼宗派，入了覺，就是要讓覺增長。從初地一定要到二地、從二地一定要到三地、從三地一定要到四地……。沒有別的選擇。初地菩薩就像初一的月亮有它能夠照到世間的狀態，初地菩薩就按照他自覺的程度去慈悲度眾、結緣，繼續破惑。因為覺還不圓滿，所以在自覺覺他當中慢慢成長。

還沒有真正徹悟契入本性，覺還沒有真正現前，就會分禪淨律密教。入了心

地，這些分別是多餘的話。就像回到家了，就不必說我從哪一條路回來。沒有回到心地，不管學什麼宗派法門，都是在外面流浪，都是生滅。所以學什麼宗派法門是凡夫境界，不是聖人境界。宗派法門是佛教發展的歷史，不是實相、真理，是人的根器、業力所感應出來的不同。修行的重點就是要覺，要從登地菩薩開始，讓覺增長。入地菩薩才能談成佛的路，沒有入地就沒有因緣入佛道。

佛法不是嘴皮子功夫，不是讀讀經、學學教，這邊聽一聽、那邊聽一聽就可以。修行是以證量為主，沒有入地就沒有證，都是生死。入地稱為登地，登地菩薩就是入到心地、覺地，就是已經入到覺的行列。要入到覺就不能迷，不迷就是不心外求法，不著相，不隨境轉。凡夫眾生才會分別：我要去極樂世界、我要參禪、我要修一心三關……。沒有成道的人才會弘揚淨土、弘揚禪宗、弘揚天臺……。成道的人不管是從哪一個宗派入道，只有弘揚佛法、心法。

宗派問題是凡夫的業障，是凡夫執著習氣的分類。回到佛法的範疇，修任何宗派都是要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都要破我執、破法執，破掉無明，入到心地。修行如果不是這樣想、這樣做，肯定是外道。現在很多佛教修行人知見錯誤，對於真正的佛法已經模糊了，道聽塗說，聽的都是有毒的知見，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末法就是成道證果的人少，邪知邪見多。很多學佛的人會把佛法道教化，什麼意思？求平安、富貴、長壽，求不要有壞事，求離苦。佛法有沒有這些效果？當然有，但佛法不是注重這些效果，而是人在用功的過程當中福報增長、業障消除，自然各方面都會提升，自然有這些世間的利益。不是專門去求，並且把這個當成學佛。沒有認真用功，就想修行有所成就，怎麼可能！未曾有一法從懶惰懈怠中得。

從初地菩薩到十地菩薩，到等覺、妙覺成佛，就是覺的差別。所以經典才講「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因為覺就是菩提心，菩提和涅槃是本性的一體兩面，本性當中有涅槃體，為真空，但是菩提能起一切作用，為妙有。涅槃跟菩提都沒有形相，所以稱為無為法。

接著看機緣品。「汝慎勿錯解經意」，你要謹慎，不要誤會經典講的意思。為什麼會誤會？想法太多，執著太重，以自己為圓心去定義。「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內心當中都有一尊佛。佛慈悲應眾生的因緣在法界示現，講出開示悟入的道理，幫助我們從外而內把內心這尊佛開出來、示出來、悟出來、入出來。如果徹悟了，開示悟入就是一念之間的事情，沒有生死、來去、前後，當下就是開示悟入。

佛是外緣，眾生皆有佛性是內因，所以不要覺得佛講開示悟入沒有我們的份。當然有份，這是自己的事。如果說開示悟入不是我們的事，那就是謗經毀佛。凡夫的心被業障、執著、妄想、無明一層一層包覆，所以開不出來。凡夫不知道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不斷抱怨、歸咎別人，這樣就是毀佛，把活潑潑的這尊佛障蔽住了。

「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佛累劫修行，修到色身跟裡面的佛完全

相應，內外一如。凡夫內心的佛是清淨的，但是外面長得亂七八糟，裡外不相應。「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佛的知見就是自己的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心是佛，但是眾生一直用妄想、執著、習氣障蔽住自己的光明，這樣就會「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因為心有攀緣，所以被外緣影響，就是外緣內擾。凡夫會對自己周圍的人時事地物加上自己的定義，再用這個定義來擾亂自己的內心，讓內心又多一層障蔽。如果心能平靜、清淨、寧靜、作主，外面的緣對自己就沒有多大影響。

俗話講：人是環境的產物。人有人的習氣，鬼有鬼的習氣，天人有天人的習氣，因為被環境所薰染。人因為自己的業報，所以存在現在的因緣。如果攀緣自己存在的因緣，又加深內心的染著。因為「貪愛塵境」，所以「外緣內擾」，自己攀緣而擾亂自己的心。每個人都有清淨本心，人用自己心本具的能力造出越來越多的執著習氣，被自己的執著習氣綁得動彈不得，變成自己執著習氣的奴隸，就「甘受驅馳」。

眾生無明，但是還是有本具的佛性，因緣果報現前了、相應了，「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佛就從三昧當中起來了。這個三昧是一種無住三昧，不是在入定當中什麼都不知道。佛在大定當中很清楚法界所有變化，知道哪裡的眾生因緣成熟了，內心這尊佛準備開示悟入了，佛就從正定當中起作用，示現降生人間、成佛，開始教化。

佛知道眾生皆有佛性，所以「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只要不向外面攀緣，自己內心這尊佛就顯現出來，這樣就開佛知見。所以開佛知見就是要把內心的佛釋放出來，開出清淨、光明的路。「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怎麼開佛知見？自己內心的佛被執著、習氣、妄想纏得很深，要把這些一層一層剝開放下。怎麼放？身緊，口緊，意緊。不管面對順境或逆境，不要起念頭，把念頭收回來。有人會想：「把念頭收回來，我就無法做事了。我明明是對，為什麼要收呢？」念頭收回來，做事才會真切，才不會偏頗，才能就事論事。自己認為的對是自己所想，如果自己真的對，為什麼自己煩惱、別人也埋怨？凡夫的煩惱天高地厚，修行就是要把這樣的毛病收掉。念動不續動，念空不守空。

「世人心邪」，我們沒有解脫，當然是世間人，所以我們的心是邪的。心邪會怎麼樣？「愚迷造罪」，愚癡迷失本心，所以造種種業。「口善心惡，貪嗔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短短幾句話就把人的習氣毛病講清楚了。「口善心惡」，一般人會想：「我真的這麼想啊，不然我就不會這麼做了。我心很善良，我嘴巴講的也是心裡所想的。」凡夫有我執，起什麼作用都圍繞著執著，所以不會是口善心善，一定是心口不一致，只是自己不自覺。「貪嗔嫉妒」，一般人聽到某個人的優點，就會想：「真的是這樣嗎？」所以貪嗔嫉妒很常見，這是人性。「諂佞我慢」，這是更嚴重了。諂是阿諛奉承，佞是巧言善辯，歪曲事實，把事情講得順當，一點瑕疵都沒有。嘴巴講得很好聽，事實不是這麼一回事。還有我慢，例如覺得自己有修行，看不起別人。還有「侵人害物」，這些都要不得。「自開眾生知見」，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這些都是眾生知見。

「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這段話的重點就是：識要破要斷。智現前了，才能轉識成智。心先達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心正了、清淨了，常生智慧，須臾不離智慧，才能止惡行善，這樣就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佛知見就是解脫，就是涅槃。「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就是生滅輪迴。

「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如果你一直誦法華經，以誦很多遍法華經為功課。「何異犛牛愛尾」，誦經那麼多，執著習氣沒改，沒有真正悟道，這樣何異犛牛愛尾。「犛牛愛尾」出自法華經方便品：「舍利弗當知，我以佛眼觀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深著於五欲，如犛牛愛尾。以貪愛自蔽，盲瞶無所見，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為是眾生故，而起大悲心。」佛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在生死險道裡面輪迴，不斷受苦。心攀緣，被欲望所牽引，如犛牛愛尾。用貪愛障蔽自性，好像瞎子、暗夜，什麼都看不到。不求佛果，也不求斷苦法。佛為這樣的愚癡眾生而起大悲心。

「犛牛愛尾」就是說犛牛非常愛惜自己的尾巴，一旦尾巴被荊棘絆住了，牠為了尾巴不受傷，就停在荊棘叢中不走了。獵人知道犛牛的這個特性，所以往往跟隨著犛牛的尾巴，等到牠的尾巴被纏繞住，就可以捉到牠。所以犛牛因為愛惜自己的尾巴而失去生命，就像凡夫眾生執著財色名食睡，因為五欲帶來的微不足道的快樂，障蔽自己的慧眼，讓自己陷於生死輪迴的深坑，乃至於墮到惡道當中。

「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法達就問：那我了解道理就好，不需要誦經了嗎？「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六祖就講：經有什麼過失啊，經障礙你念嗎？「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嘴巴誦經，心裡面按照經典所講的去做，這樣就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聞很多道理，沒有按照道理做，就是被境界所轉，被習氣所轉。

「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白牛車就是一佛乘，就是佛最究竟的教法，心性的教法。修行先做到無念，不要有太多想法，因為凡夫沒有一個想法是真實。無念是解脫的心要，所以「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這兩句話很重要。無念就是清淨心現前，就沒有三心四相，沒有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佛經裡有提到過「盲人摸象」的公案。有一個國王叫大臣牽一頭象給一群盲人用手去摸，然後國王就問這些盲人：「你摸到的這個象像什麼？」碰到象牙的就說象像蘿蔔，碰到象耳朵的就說象好像畚箕，碰到象頭的人就說象好像石頭，碰到象鼻的人就說象好像一隻杵，碰到象腳的人就說象好像舂米的木椿，碰到象的尾巴就說象好像繩子。每個盲人都認為自己知道象是什麼樣子，但是每個人摸到的只是象的一部分。

眾生由於無明障道，以偏執的角度為真。沒有開悟證果的人，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都是無明障道，都是心外求法，都是隨業流轉。就像一艘船在海上漂流，這艘船的船首、船尾、船板、船上的任何東西都在漂流，所以凡夫自

認為的對錯都是隨業流轉。修行要達到無念就是這個道理。自己要警醒，要開佛知見，一層一層破執、放下，不要開眾生知見。修行是自己的本分事，自己內心有一尊佛，開出這尊佛是自己的責任。如果沒有破執，還給自己的清淨心加上一層又一層的負擔，就更愚癡了。

機緣品第七：達聞偈，不覺悲泣

很多人聽過世間和出世間，但是未必知道出世間的可貴。出世間就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破除自己的執著習氣，把本心本性開出來。世間人大都是以財色名食睡、功名利祿為人生的目的。如果沒有真正用功，不知道反省檢討、懺悔改過，人活著其實只是多造業。不論僧俗，沒有成道證果，就是隨業流轉，心裡面煩惱，身體造作，身口意三業一直增加。人輪迴到世間就是履行過去造的業，今生受報。今生再造業，來生又受報，不斷輪迴。如果再以世間財色名食睡為人生目標，一定是習氣執著不斷增長。

實踐自己本具的佛性，把遮掩本具佛性的習氣執著一層一層破掉，諸佛出世就是為這一大事因緣，這就是出世的知見。修行是很嚴肅的事，一個人如果有在練習破執著、除習氣，吃素、拜佛、懺悔、持咒、念佛、誦經、參禪等等，努力往出世間的路走，這樣活著還值得。如果不知道修行、不知道出世間事，生活當中就是財色名食睡，就是單純隨業流轉，好比漂泊在海上的船，浪費糧食、浪費水、浪費生命，最後就死在船上，靠不了岸。要醒醒！修行不是小事，是要身心性命完全投入。生死長遠，不能來到這個世間又糊裡糊塗走。修行人一定要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不斷把心當中的執著習氣挖出來，否則修什麼都是兒戲。過去沒有見境知心、罪己求責，現在開始做還不晚，最起碼已經開始慢慢破除輪迴的因。這一刻比上一刻好，下一刻又比這一刻好，今生比過去生還好，來生比今生好，何樂而不為？雖然破除自己的習氣執著很辛苦，做久了，這個路就熟。

法師是專業修行人，居士是業餘修行人，但是出世間這個路是僧俗一起跑，跑到的人就算數，跑不到的人是什麼身分也沒用。沒有修行、沒有破執著，就是隨業流轉，業送自己到哪裡，自己就做什麼，作不了主。世間人覺得自己很努力，要達到很多目標，卻不知道在世間打拼上進都是業。人為什麼要為家庭拼搏，賺錢養兒育女？業。如果打拼賺錢能夠利益很多人，像一些非營利組織做善法幫助很多人，也算有一些意義，但是多少人真的做這件事？

再偉大的世間事業還是隨業，無法出離。出離是要破執著、除習氣、開顯心性，就像佛把王子的榮華富貴放下，把世間事放下，修六年苦行，後來證悟了。有人講：如果佛當國王，能夠利益多少眾生啊。這是用世間法來評判，佛法不是世間法可以評比的。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就算當帝王利益很多眾生，沒有解脫證果，他定的政策還是隨業。多少人欠他或是他欠人家多少，他就做什麼，就有多少恩惠，就造多少業。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世間沒有人逃得過業。

人道是修行的契機，輪迴成為人如果沒有破執著、除習氣，沒有朝證自己本具心性的這個方向努力，不管是為名為利、為公、為家庭，做什麼都是隨業流轉，沒有多少殊勝。在佛、菩薩、聖人眼裡，世間就是生老病死苦，就是隨業流轉。世間唯一的出路就是破執著、證心性。話講得難聽，卻是事實。

「達聞偈，不覺悲泣。」法達聽到六祖講的偈子，不知不覺就悲傷地哭泣。為什麼？難得聽到正法。「言下大悟」，因為能夠懺悔改過，破除心當中的防備、慢心、執著，所以一相應就悟了。「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有在誦經的人想一想，自己是被誦的經所轉，還是轉經？如果口誦經，心不行，沒有按照經典所講的去用功，知見跟行持違背經典的道理，這樣就是被經所轉。如果心能夠入到經典的理，依照經典的道理行持，去轉習氣執著，這樣就是轉經。

「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大菩薩跟大聲聞共同思惟，也不能測度佛的智慧。法華經講：「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只有佛能夠了解佛。對佛而言，不僅是凡夫，連菩薩羅漢也是無明遮障。一千個不清楚的人講出來的觀念知見還是不清楚，一千個瞎子摸象摸不出真，共同討論畫出來的動物就是四不像，什麼都像一點，事實上不像。

「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現在叫凡夫悟到本心，就是佛的知見。佛的知見就是本心的知見，清淨本心現前就是佛現前。「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六祖說悟到自己的心就是佛的知見，不是上根的人不會相信，會有疑問誹謗。「又經典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羊車就是小乘，鹿車就是中乘，一般牛車就是大乘，大白牛車就是佛乘。法達對於三車不清楚。

「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六祖就講，經的意思很清楚，是你們自己迷惑了，背道而馳。「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三乘的人不能了解佛的智慧，是因為患在猜測。「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縱使這些人你猜我猜，加起來一個答案，最後這個答案還是猜的，離真實很遠。

「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佛本來就是為凡夫說這個道理，佛不是為佛講這個道理。但是一佛出世諸佛護持，佛說法，其他的佛也會聽，菩薩、聖人、凡夫都會聽。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不相信佛講的道理的人就退席了。佛當時要講法華經的時候，有凡夫、二乘的聖人覺得不相應佛講的道理，就離開了。

「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把自己的心性埋沒了，而在外面求所謂的修證。「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經文很清楚跟大眾講：唯一佛乘，沒有二、沒有三。所謂其他的修行方法，無數的方便譬喻，都是為一佛乘而開路的。「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你怎麼不想想，羊車、鹿車、牛車都是假的，一佛乘才是真的呢？「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現在只是教你把比喻的、方便的放下，看清楚最實在的。

「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用功先破執著。執著破掉了，始覺現前，開始覺悟，再來始覺照本覺。始覺為子，本覺為父，子承父恩。始覺之所以能覺是由於本覺本來就覺，子仗父的福報。我

們也是仗佛的福德，子承父恩，父子俱泯，始覺跟本覺融在一起，就沒有始覺跟本覺之分，始覺就是本覺，本覺就是始覺。修行成就了就是這樣。

「法達蒙啟發，踴躍歡喜，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要一句亡不容易啊！他有道心，誦經那麼久，六祖一講就把它破掉，他也願意放。如果他不願意放下，曹溪千句也不會亡，佛在世也不會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不明白出世的道理，怎能把累劫心外求法、攀緣的心歇息下來呢？心外求法就有矛盾、人我、是非、煩惱，因為迷惑掉真理，把自己的責任看成不是自己的責任。能夠見境知心、罪己求責，知道一切是自己造的業，就會全盤接受，從自己找問題，而能改過、放下。

「羊鹿牛權設」，羊車、鹿車、牛車都是權巧方便，不是最究竟義。「初中後善揚」，一個人慢慢開始學佛，從受三皈、五戒、菩薩戒，慢慢吃素、誦經、拜佛、懺悔、發願，再出家、受三壇大戒，繼續用功，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繼續向上一路，慢慢成道證果，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證菩薩果、佛果。證佛果就徹底解脫，這是修證的路子，也是自己出世的路子，是自己的責任。「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三界如火宅，火宅裡面元是法中王，妄想、執著所包覆的就是本具的心性。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六祖就講，你從今而後就可以名為念經僧了。法達知道心法的道理，也繼續誦經，但是誦經的態度就不一樣了，因為觀念知見不一樣了，這樣一直下去就有果位了。

羅狀元有一首醒世詩，警告世人要趁時間修行：「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是非非何日了，煩煩惱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修行人要好好在自己本分事當中努力，不要蹉跎光陰。人除了活在世間，不要忘了還有出世間的精神生活。人往生時就看這輩子積功累德有多少，如果都沒有，未來的路就很辛苦了。六道雖然都是輪迴路，還是差別很大，當天人是享福，到三途惡道就是受苦了。所以不能混為一談而說：「一切都是無常，沒什麼值得追求的。」佛法是以善法為基礎，先起善念。如果連當一個好人、善人都不可能，要當一個好的修行人是更難。

「急急忙忙苦追求」，人在世間都有所依靠、有所追求，一個目標又一個目標，總是在計畫著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一生都在為了自己的計畫、目標努力，心始終不滿足。不是訂定未來的計畫或目標不好，而是以無常去計畫無常是不可靠的。因緣是多變的，往往會有更大的變化讓人驚訝。「寒寒暖暖度春秋」，春夏秋冬，時間就是這樣無常地度過了。

「朝朝暮暮營家計」，每天就為了三餐家計忙碌。為家計辛勞還算是好的，如果是為了自己的財色名食睡努力，就等而下之了。人在世間就想要生活過得好一點，很少有自己修行的時間。「昧昧昏昏白了頭」，糊裡糊塗頭髮就白了。如果不了解自己生命的意義，就會昧昧昏昏，沒有目標。「是是非非何日了，煩煩惱惱幾時休。」依世間的道理去想，就是你對我錯或是我對你錯，就有情緒、煩惱，心定不下來。大部分人很難超越這個範圍，一開口都是善惡、是非、人我。

「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佛法的路很清楚明白，依據的道理就

是心性、因果、事理、緣起、無常，就是心生種種法生，就是見境知心、罪己求責。大部分修行人還沒有入門，因為連佛法的核心知見都沒有建立，還是依照自己的執著習氣去用功、去待人處事。修行人是依理而行，如果理都站不住腳，做再多事都有所偏差。

憨山大師講：「頃刻一聲鑼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邦。」人生就像唱戲，看起來熱熱鬧鬧，等到鑼鼓停了，回到後臺卸了妝，就不曉得要回哪裡去了。人在往生這一刻，如果沒有積功累德，沒有福德智慧，真的是「不知何處是家邦」。不要把這些話當成很平常，能夠把佛法牢記在心，警惕自己，修行就有一種鞭策的力量。

機緣品第七：僧智通，壽州安豐人

修行是要破見惑、思惑，破掉以「我」為核心去攀緣、定義的習氣，破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很多人認為佛法講空，教人要捨，所以佛法很消極。不是！佛法是最積極的，捨是捨掉執著。當執著捨掉了，輪迴就停止了，虛妄迷惑就停止了。

俗話講「事實擺在眼前」，事實就是當下的因緣果報。當下的事實、當下的現量是獨一無二的，但是人會基於自己的執著而定義它，就有很多情緒煩惱。凡夫對當下的事實要或不要都是心外求法，是增長我執、我慢、我貪，是徒增妄想、生死。佛法不是消極，而是順著本性、順著宇宙運作的軌則去生活。用科學來講，清淨本心起作用，它有一種清淨的振動能量，報身就是清淨、光明、無染的覺所成的能量。凡夫心染著，有人我是非種種習氣，所以色身、心念的振動頻率和宇宙原始清淨無我的振動頻率不相合。只要沒有真正開悟，不管修得多好，無法跟本性空覺的頻率對上，就是迷，就是背道而馳。

世間所謂的積極恰好是生死的根源，凡夫不願意接受事實，只接受自己的定義、虛妄想像，這是積極嗎？佛法不是否定世間，而是否定凡夫對世間種種的執著、攀緣、定義、妄想，簡單講就是要破掉虛妄。祖師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向上一路繼續用功，直到見惑思惑真正斷了，才能解脫。所以絕大多數人無法用一輩子的用功修正虛妄的錯誤，也許十輩子、百輩子都還沈迷在執著無明當中。菩提路遙，修行不是小事，不只是一天兩天的用功，是生生世世的用功。

很多人看看心靈雞湯，聽聽人家講一些勸善、好像有智慧的話就很高興，這是愚癡。世間所謂的心靈雞湯、智慧語言不能和佛法比。例如有人說：「來到世間就是因為我們犯錯了，多一次機會學習。」或是說：「人在錯誤當中成長。」人一生犯那麼多錯，有學習到嗎？覺得世間人聊的幾句似是而非的句子很殊勝，卻不去學習佛、菩薩、祖師大德教導的道理，這就是俗人跟修行人的差別。修行人以真理為依歸，俗人就撿幾句好聽的話，彼此爭相剪貼、傳送。佛講的知見都是讓人破自己錯誤的執著，破世間人似是而非的看法。例如佛法講因果，世間人不懂為什麼事實會如此，就會說：這些人好可憐！發生這件事沒有道理，這樣不公平，我們應該去爭取……。佛告訴我們：過去因，現在果。現在因，未來果。為什麼有這個因果？心有什麼，外面就有什麼。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用這些知見，就能破掉錯誤的看法。

不要小看佛講的這些知見，這些是很偉大的知見，是生命提昇的指導。科學家不明白現象為什麼如此，就去研究分析，研究到最後找不到現象為何如此的第一因，很多科學家就歸到上帝，有的科學家就認為是虛無，自然而成。這些都是佛當時外道講過的話。當時的外道有神通，比科學家的顯微鏡還厲害，不用照X光、MRI，他們一看就知道一個人骨骼是什麼樣、身體哪裡有病、是哪裡產生問題。所以現今科學家、醫學家所做的，佛當時的外道都做得好。

每一部經典、每一個宗派，每一位佛、菩薩、祖師都是要引導眾生破除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只要依照這個方向真正用功，就會提升進步。修行是大事，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佛、菩薩、祖師都為我們成道證果而示現，我們連一點相應、一點感恩、一點努力都沒有嗎？經典講：「末法眾生，德薄垢重。」道德很低落，垢很重，福德智慧資糧不足。人久遠劫以來，虛妄、執著、心外求法都在，今生聽到佛法，就要努力去破除。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壽州在現今安徽省。「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看了一千多遍楞伽經，「而不會三身四智」，三身就是法身、報身、化身，四智是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楞伽經說明清淨心、如來藏、阿賴耶識的觀念，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經典無非是闡明心性，指導我們契悟心性、證到心性，這是佛出世的目的。「禮師求解其義」，智通來禮拜六祖，希望六祖給他開示。

「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如果離開自己的本性，三身就落空了，法身、報身、化身就是一種名相。「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三身的源頭就是本性、佛性。如果悟了本性，就不是攀緣、習氣、妄想所成，就成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本性具足法報化三身，悟了道就成為四智菩提。「發明」就是悟道開顯出來，發是開顯、打開，明是明了、明徹、明鑑。所以悟道了，就有三身四智。

「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佛法不是否定世間的一切作用、一切存在，不是斷掉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世間種種，而是不離開世間萬事萬物，當下登佛地。真正破牢關，無始無明破了，大悟現前了，空覺現前了，再依據空覺去轉識成智，慢慢四智菩提就顯現出來，所以「不離見聞緣」不是斷掉世間法，而是不離世間法，當下證到佛果。只要執著斷了，空覺智現前，「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諦信就是真正信，不能有所疑。「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真修必證，能證多少就看有沒有真修？要成道證果必須戒煩惱、習氣、執著，戒貪嗔痴，就必須真修。一般我們會聽到有人戒菸、戒酒、戒毒，但是有聽過誰戒掉煩惱、戒掉貪嗔痴慢疑邪見的嗎？所以修行的目標高遠，不是一般懶惰懈怠的人可以達成。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智通又請六祖開示四智的意思。「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知道三身就明白四智，就不必再問了。三身跟四智的道理就像一個蛋糕切成三塊就是三身，同樣一個蛋糕切成四塊就是四智。真正破執著悟道才能深刻體會三身四智，否則就是字面上做文

章，好像懂，卻又講不清楚。「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如果離開三身別談四智，就像離開切成三塊的蛋糕，再來講蛋糕有四塊。連蛋糕都沒有，講什麼四塊？三身四智都是依本性而有，離開本性，三身四智只是名詞。

六祖接著說一個偈子，「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轉第八意識為大圓鏡智，轉第七意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智，轉前五意識為成所作智。「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那伽定就是不思議的定，大定、常定，是指自性定，心性本具的定。心性不會滅掉，亙古常明，時刻都在，所以這個定不是出入定，是一行三昧的定。聽到聲音就是心的作用，聲音過去了，本性還在，不會消失，這就是定。本性不生不滅，這不是理論，是要自己證明。

「若於轉處不留情」，就是無住的意思。這一聲聽到了，不要留情，聲音不會留在心裡面。聲音過去了，下一個聲音還是能聽到，不管大聲小聲都能聽到。心的作用轉了，但是都不留情，不要攀緣、定義，即作即了，即空即有。本性就是空、不留情。有執著才會留，留就是有攀緣，就是以自我為圓心去定義。

「繁興永處那伽定」，怎麼用都不迷的意思。心念一變，法界就變。法界有多大？從自己存在的位置到整個宇宙太虛。心念一變，整個太虛裡面的森羅萬象就變了。心一起作用，作用、存在自然而然依因緣果報而呈現，這就是繁興。心一作用，森羅萬象剎那間生出來，整個華嚴世界就現前。當下這個心的空包含現前的華嚴世界，空在哪裡，作用就在哪裡，無須費心安排。證到這個空、契入這個空，它就是如此。

你就算把所有唯識的論看完，還是不懂什麼是前五意識、第六意識、第七意識、第八意識。你只要把執著習氣空掉，沒有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自然會懂。禪宗祖師是讀經典來印證自己所證。為什麼六祖惠能不認識字，把經典唸給他聽，他就懂經典講的道理呢？經典都在闡明他證到的東西。所以不是拼命看經典、查網路就能懂道理，看經典就只能看到自己執著相應的程度。如果依心去證，證到的就是自己的，隨時能拿出來。證到清淨本心了，就有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就像蛋糕是自己的，隨便自己怎麼切，切成三身也可以，切成四智也可以，切成八正道也可以。不是自己的，就會在那邊瞎猜這個名詞是什麼、那個名詞是什麼。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智通聽到六祖這麼講就悟道了，他也講了一個偈子：「三身元我體」，三身就是我的本性。「四智本心明」，本性明覺了，四智就現前。「身智融無礙」，身智是一體兩面。「應物任隨形」，三身四智就是應物現形，隨緣而用，隨緣而現一切法。「起修皆妄動」，修是要破執，如果多見多聞、心外求法地修，這種起修皆是妄。所以古人講：「才起一念精進，便墮生死苦海。」不知道破執著、除習氣，不知道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而往外面用功，就是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修行是「以幻除幻，幻盡明覺，不存方便。」不要講心性是空，就守住一個空。沒有悟道，守的不會是空，而是妄想、生滅。真正徹悟才

能守住空覺，才來講保任涵養。「妙旨因師曉」，微妙的宗旨因為和尚的開示而了解。「終亡染污名」，把染污都去掉。馬祖道一禪師講：「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趨向，皆是污染。」道不是修來的，去除污染就是修，以幻遣幻。因為眾生有執著習氣，所以藉由靜坐、持咒、念佛、拜佛等方便來除掉執著習氣，就是以幻除幻。當三心四相破掉了，明覺現前，所用的方便也要放下。好比用抹布將鏡子擦乾淨，鏡子的灰塵不見了，抹布也收起來，否則就變成累贅。

這裡用鏡子來比喻三身四智。一片如虛空那麼大的明鏡，裡面空無一物，沒有人裡面，這就是大圓鏡智。雖然這一片明鏡沒有藏人，它能夠顯現出森羅萬象，不管是美醜、善惡、是非，它都不會分別，是什麼它就顯現什麼，就是「如是」。這個鏡子能夠顯相平等，沒有取捨，沒有染淨，它如實顯相的這個能力就是平等性智。而這個能力用出來，山是山、水是水，沒有扭曲，這就是妙觀察智的作用。心透過眼耳鼻舌身，就像鏡子用不同角度去照，都能照得清楚，這就是成所作智。

大圓鏡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都是依據平等性智而有，平等性智就是本性現前、空覺現前才有。會不平等是因為我執習氣在，所以第七意識是根本。我們講「打七」就是要把第七意識打死，所以才講「六七因中轉」，六七是因，尤其第七意識是修行的著眼點。第七意識就是我執、法執，或是說見惑、思惑。見惑、思惑在，第七意識就在，把第七意識轉成平等性智就是要斷見惑、思惑，斷我執、法執。「五八果上圓」，當我執、法執斷了，第八意識自動轉成大圓鏡智，第六意識變成妙觀察智，前五意識轉成成所作智。所以修行用功的重點就是要把第七意識轉過來，而不是去轉第八意識、第六意識、前五意識。

機緣品第七：僧智常，信州貴谿人

用功要學習佛、菩薩、祖師的知見和行持，平常要多返觀自照，依照佛法的道理去檢驗自己，還要發長遠心去努力。世間多變，變化往往出人意料。例如世界大戰發生一天前甚至是一小時前，大部分人不會想到會發生這種事。人平順日子過久了就會習慣，不會有無常的觀念。本性是無住，現象是無常。心念不斷變化，現象就不斷變化。趁著巨大變化之前，自己要先用功，做好準備。

修行不能等待，要努力去開創用功的因緣。人在世間一期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吃素不能等，拜佛、靜坐、懺悔、念佛不能等，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不能等。如普賢警眾偈講：「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有人說，人一出生就把這一輩子的壽命存到壽命銀行裡面，秒針滴答一聲，壽命就少一秒。大部分人的生命是定數，壽命長短、吉凶福禍都不容易改變。如果多修行、多懺悔發願，可能有一些改變，但是一般人都只能隨業。

修行除了相上面用功：持戒、參禪、念佛、持咒、觀想、拜懺等，重點是要破執著、除習氣。聽起來是老生常談，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或是禪宗的機鋒轉語，但是我們用幾劫都做不到，就知道習氣執著不容易破、不容易放下，但這是修行的根本。修行要在心地下功夫，要讓覺性隨時現前。只要不覺，一定是無明、習氣。覺就是悟道了、清淨本心現前，沒有能所的狀態。有沒有開悟的差別就是有沒有覺，而初開悟和成道證果的差別就在於覺的深廣。

大乘佛法的修行是要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如果不覺，相上面再怎麼用功，都是生滅。修行要修不生滅法，只有清淨的覺才是解脫的依據，沒有入清淨本心，覺沒有現前，就開不出華嚴、開不出天臺、開不出禪宗、開不出淨土，所以學大乘佛法，就要盡早入心法，把種種教理說法放下，真正走實踐的路。實踐的路不是由佛來接，是自己實實在在念頭作主，習氣減少，智慧增加。具體的用功是自己能清楚感受到，別人也能知道，心能夠定、靜，煩惱少，慈悲、智慧提升，周圍跟人跟事不好的因緣能化掉，惡緣轉成善緣，善緣轉成法緣。入心法的第一個階段，是用心法看一切人、一切事，見境知心，知道一切是自己心所生所現。第二階段是盡快破執開悟，回到自己的本具清淨心，這樣才有時間去保任、成熟開悟的知見而證果。開悟的人只有安住心本具的空覺這一條路，沒有其他要修的。空覺就是菩提涅槃，開悟後沒有什麼禪宗、淨土宗、律宗、華嚴宗、天臺宗……，就是安住空覺這條路。安住空覺需要時間，不是今天開悟，明天就能了生死，需要五年、十年，乃至於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時間去成熟。能不能成就果位要看根器、看用功，像明印禪師六十歲開悟，到八十八歲可以有四果以上的果位，是很厲害的。

修行要實修，除了相上面很用功精進，重點是要破執著、除習氣。現代很多人說自己在修行，卻連相上的用功都沒有，返觀自照的能力太差，完全就是迷惑了，何曾自覺、覺他？要覺行圓滿是更難。有一個笑話，有一個人在雪山裡修苦行，長年不下山，財色都放下，用功精進，什麼關都過了。有一天他的徒弟從遠方回來，跟他講：「師叔成道了。」他一聽就崩潰了。為什麼？名利心。所以要警醒自己，沒有破執著的修行就是空修。

還有一個神仙報恩的笑話。某個朝代有一個武將，有一次他出征打仗，在很危急的時候，忽然有神兵前來助陣，最後反而打勝仗了。這個武將就叩頭對神兵說：「請求大神留下尊號。」這個神就說：「我是你教練場上的箭靶子。」武將慌忙回答：「小將何德何能，勞靶尊神前來相救？」靶神就說：「我念你平常練習射箭從來不傷我一箭之恩。」修行是要箭箭中的，所以要好好用功，不要哪一天瞌睡神、妄想神、執著神來跟你報恩了。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信州在現今江西省，貴谿是江西省東北的一個縣城。「髫年出家，志求見性。」智常禪師幼年就出家了，他立志要悟道見性。

「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有一天，他來參禮六祖，六祖就問他：你從哪裡來？要求什麼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智常就講：我最近去洪州白峰山禮拜大通和尚，大通和尚給我開示見性成佛的意義。但是我心當中的疑沒有打消掉。「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我從很遠的地方來，希望和尚可以為我開示。

「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六祖就講：大通和尚那裡有什麼說法？你說說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智常說：「我到那邊，經過三個月，大通和尚都沒有給我開示。因為求法心切，我有一天晚上獨自到方丈室請法，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和尚就講：「你有沒有看到虛空啊？」

智常就回答：「看見。」大通和尚又問：「你看虛空有沒有形相啊？」智常又講：「虛空沒有形狀，哪裡有相貌？」

大通和尚就講：「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這樣的修行很不錯了，就是這個心有空，無有青黃長短，不看外面，沒有人、沒有事，不起妄分別，但看內心的一點覺。但是這個離見性成佛還有一段路。佛性有空、有覺，有體、有相、有用，大通和尚的說法比較偏體相，往內看，所以他講「本性清淨，覺體圓明」，但是沒有講到當下心的作用，所以偏一邊。只要看六祖下面的解釋就知道。

「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我聽到這個開示還是不了解，請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六祖就講，大通和尚所說的仍然存在所知所見，不是真正見性成佛。一般人看到這裡會想：

「喔，大通和尚修行不夠究竟。」要知道，大通和尚說的「本源清淨，覺體圓明」是他做到的，他有悟道，只是沒有徹悟。能修成大通和尚這樣的人也寥寥無幾了。六祖的解釋是六祖的智慧和證量，不要看到六祖的解釋就看不起大通和尚，這樣很愚癡。

「吾今示汝一偈」，六祖接著示智常一個偈子：「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先做到無見、空知，再破，才能「靈光常顯現」，這是一步一步來的。如果連大通和尚不究竟的程度都到達不了，怎麼到究竟？不要小看小悟，小悟就是敲門磚，是一個入手處。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有一個無，就是偏空，好像白雲把天空遮住了，不是真正萬里無雲。心性本空，不需要作意去起念讓它空。起一個念讓它空，就像白雲遮蔽天空。「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就像乾淨的鏡子可以照得清楚明白，它不會說：「我這面鏡子很乾淨、很有覺性，而我現在安住在鏡子的覺性裡，鏡子裡面都沒有任何相。」心能夠生出森羅萬象，這是本性的作用，所以不能只回到能知能覺的這個心、安住空。就像鏡子能照一切森羅萬象，本心能夠覺當下、覺一切法。所以內覺空，外覺一切法，心動而無動、生而無生，不迷。如果只有內覺空，就是偏一邊。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這樣偏的知見起來了，就是錯認了，不了解這是方便。所以不見一法、不知一法，沒有青黃赤白，這是方便，是入門處，不能否定。但是「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本心本性顯現出來就是靈知靈覺，自己靈光才能常顯現。凡夫也是常顯現，只是妄想很多，必須是靈知靈覺常顯現才有用。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智常聽到六祖的偈子，契入心性了，就講：「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無端就是指這個心沒有形相，作用起無起處。本心本空，空無起處，不是可以看到從某一點起出來。「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這個心存了一念悟道，就是迷。所以理須頓悟，乘悟併銷；以幻除幻，幻去真存，不假方便。「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隨照就是攀緣。心生出當下的一切現象，即作即了，即心即佛，即體即用，這樣才對。如果心生出、現出當下的法，再攀緣這個法而又生出一個作用，這樣攀緣又生、生又

攀緣.....，就是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茫然趣兩頭就是打成兩截，生滅兩邊，空有兩邊。祖師室可以解釋為：外面的祖師是六祖，裡面的祖師是自己的本心本性，內因外緣，因緣和合，不一不異，內祖師和外祖師打成一片。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智常有一天問六祖：佛說三乘的佛法，又說最上乘的佛法，那就有四種了？我不了解，請大師開示。「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六祖就講，你觀自己的本心，不要執著外面的相。修行就是看住自己的心。「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法沒有四乘，人心自有差別。佛因應不同眾生的習氣，說出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佛法。「見聞轉誦是小乘」，聽到佛所教或是看到經典的道理，就這樣去思惟、去轉誦給別人，這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悟到法，悟到現象的本質，這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

心生種種法生，清淨心為源頭，起出一切法、一切知見、一切道理。把這個道理講給別人聽，轉誦給別人，這是小乘。知道心生一切法，一切法、一切現象都不離開緣起性空，悟到這個道理就是中乘。清淨本心起作用，生出一切法，依這個軌則去修行，就是大乘。安住在本心的清淨而生出一切法，不執著一切法，當下銷歸自性，就是最上乘。

六祖又講：「乘是行義」，乘是行，就是要去行持。「不在口爭」，不在嘴上爭論。「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不要問我，要自己修。「一切時中，自性自如。」隨時都依照如來去修，依照本性去修。怎麼依照本性去修？安住。心起作用，當下萬法現形，不攀緣、不執著、不妄想、不分別、不取捨，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當下一切法銷歸自性，即作即了，就是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智常禮謝，因為六祖對他有教導之恩，他因為六祖而開悟，所以他當六祖的侍者直到六祖圓寂。

根據南傳的記載，佛滅度後，佛教分成二十多個派別，稱為部派佛教。部派佛教一樣是按照苦集滅道的道理去修，各個派別都有證果的羅漢，但是對於部分教理的看法不盡相同。後來結束部派佛教的爭論是因為一個知見產生了：緣起性空。所以緣起性空是一個很偉大的知見，講一切法是緣起，現象是緣起，現象本身沒有自性。這個性不是本性、佛性，是指現象的本性是空。

雖然緣起性空結束了部派佛教的爭論，但是緣起從哪裡來？是什麼力量推動緣起？又無法解釋了，所以又發展出阿賴耶緣起，就是說緣起是從阿賴耶識出來的，這樣現象就有一個歸宿、有一個源頭。然而過一陣子又發現阿賴耶緣起的理論不夠究竟，為什麼？阿賴耶緣起的觀念講人要成道證果，必須法界清淨等流種子現前。法界清淨等流種子什麼時候現前？不知道。阿賴耶本身是染，一切染法從阿賴耶緣起，那麼清淨就沒有源頭了。必須看機會，等到法界的清淨等流種子現前，才可能成佛，所以成佛是沒有保證的，這樣的理論就不夠圓滿。為了修補這個問題，佛教跟外道不斷辯論，內部也不斷討論，慢慢發展成如來藏緣起。

如來藏的觀念就是一切現象是依據如來藏清淨心而生出來。本性清淨，所以源

頭是清淨的，不用人去找、去創造，只是因為被無明遮障，變成阿賴耶識，而生出一切染法，所以如來藏本具清淨心是一切染跟一切清淨的源頭。之後又再講深一點、廣一點，就來到法界緣起：一切現象由法界清淨心隨緣生起，又回到清淨心。染淨都一樣，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如來藏緣起和唯識緣起沒有談到心生一切法的觀念，所講的心還不是禪宗講的清淨本心，如來藏緣起也還沒有眾生皆有佛性的觀念，都是漸漸演變的。這邊就相應六祖講的：

「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生命短短幾十年，能夠聽聞佛法、修行佛法，是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經云：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人生不是來吃喝玩樂的，是來負責任的。修行人要對自己的生身父母負責，要對累劫父母負責，要對所有親眷、乃至於所有有緣眾生負責。修行人的孝順就是多用功，把功德迴向給父母。如果父母親還在，就能增福增壽，業障消除。如果父母往生了，就可以超生善道、超生淨土。當然這要看個人的功夫到哪裡。不知道佛法道理的人就不知道能做些什麼來利益跟自己有緣的人，像很多人覺得人死如燈滅，一了百了。如果人死了能夠一了百了就天下太平了，但是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是一輩子又一輩子輪迴。酆都路上冤魂多，淒風慘雨。所以不是自己有得吃、有得穿、能夠享享福就好，要想想自己能為父母、冤親債主，還有為自己的未來做些什麼。

機緣品第七：僧志道，廣州南海人

本心本性現前的狀態就是禪，學禪是要用各種方便、加行來破執著、除習氣，讓自己的本心本性顯現出來。人累劫當中不斷增長執著習氣，所以要破除執著習氣不是那麼容易，必須很有道心，對佛法很恭敬，對人對事都很謙卑，不斷破，慢慢把「我」修到最少。然而現在有些學禪的人知道一點禪宗的道理，看過一些祖師的公案語錄，打坐幾支香，就貢高我慢，看不起學淨土、學南傳、學密、學教的人，以為自己學禪比較高級。但是他們之中很少有人認真靜坐參禪，對禪宗的道理也是一知半解，不是真正用心在學禪。

也有很多學佛的人講：「一切隨緣。」一般人的隨緣就是隨習氣、隨業流轉，沒有真正對執著習氣下手。執著習氣是輪迴生死的根本，所以不破除執著習氣，不要講開悟證果，要進步一點點都很難。如果真的按照佛、菩薩、祖師所講的道理去破執著、除習氣，身口意收斂，修行一定會進步。但是大部分修行人只是表相的用功，往外學很多經教、法門、佛法相關的知識，卻沒有真正從內心當中去破執著、除習氣。修行不是學很多東西，是要丟掉很多東西。學禪淨律密教，都不是捷徑，修行唯一的捷徑是哪裡有執著習氣就哪裡破，否則修行到最後就落空，沒什麼改變。

執著習氣是累劫以來養成的，只能慢慢去破除。怎麼破除？觀心返照，念頭起來要收斂覺察。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動不續動，念頭來，不要繼續想下去，不要跟著起第二個念，這是初步方便。基於我執習氣想出來的，都是攀緣、妄想、貪嗔癡，擋都來不及了，還將它串連起來，這樣還算修行嗎？末法時代的人根器比較差，執著習氣比較重。但不是說根器鈍、執著重的人學哪一個法門會比較快。佛法各個宗派法門是應眾生的業而感應出來，某一羣人有這樣的共業，就會緣起出跟他們共業相應的法門。很多人講：「末法時代的人根

器不好，不適合參禪。參禪要上根器。」不管修什麼法門，都是要破除執著習氣，不能用根器當藉口。

有人學禪沒有開悟，覺得這條路很難，就改念佛，講：「念佛，佛就來接。」好像禪修不成還有阿彌陀佛來接。不管從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來講，都沒有這個道理。修行不是求佛來接。心清淨到跟佛相應，佛才會現前。佛法不是迷信，不是求。念佛跟參禪一樣，都是用來破除習氣執著的方便。真正念佛是用這句佛號把我執破掉、斷掉，楞嚴經講得很清楚，念佛要念到：「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入三摩地。」都攝六根是什麼狀態？看到、聽到、想到，都沒有善惡、是非、對錯、人我，心已經不出流了。如果你第一步就做不到，心離佛那麼遠，佛怎麼接得到你？不要自己一廂情願。「淨念相繼」的淨是本心現前的清淨，不是世間相對的乾淨。就像參禪，悟道了，空覺現前，開始有淨念，開始無念，從這邊繼續淨念相繼，轉識成智。所以念佛和參禪要走的路是一樣的。

有人說：「念佛有很多瑞相。」瑞相到處有，不要講淨土有，外道都有很多瑞相。瑞相不是不好，但不是究竟。如果心不清淨，執著很重，看到的瑞相可能是佛菩薩現前嗎？有人說：「佛菩薩很慈悲，會來接引啊。」十方諸佛隨時在加持，每一尊佛菩薩都有願力，只是凡夫收不到。諸佛菩薩導歸極樂，極樂就是涅槃境界，就是本心本性，所以十方諸佛都是引導眾生到本具的心性，不是引導到一般人認為的那個極樂世界。佛法不離因果，種淨土因，自然有淨土果。淨土因哪裡來？我執破了、斷了，就是淨土因，從這邊淨念相繼，從這邊保任涵養，從這邊轉識成智。所有大乘宗派的核心道理都一樣，所以不要想有便宜事：「我不是上根器，不適合參禪，那我改念佛，往生時還有佛來接。」這樣想的人一定會失望。

法門各有殊勝，都是破執著、除習氣的工具，只有破執著、除習氣是修行的捷徑。例如你問：哪個吸塵器、掃把或抹布是清除地上髒污的捷徑？老實去清掃就是捷徑。如果連髒在哪裡都沒有覺察到，也沒有想要去清掃一丁點，扛了滿身的工具有用嗎？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志道禪師是廣州南海人，他向六祖請益，說：「我從出家到現在，讀涅槃經十年，不了解涅槃經的大意，希望和尚給我開示。」一部經看十年不容易啊！「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六祖就問他，你哪裡不懂啊？他就講他對於「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這部分不懂。

「現象無常」是方便說，因為有我執而講無常。凡夫眾生的心攀緣、著相，執著有一個不變的「我」，還有「我」所執著的外在法，分成內外。有一個絕對座標的「我」當觀察者，來觀察現象的變化，就會認為這一刻和下一刻不同，就看到生滅、看到現象變化，就認為無常。講無常是為了教導眾生珍惜時間，不要荒廢。究竟義是什麼？心是空、無我，從清淨心起作用，當下的作用、現象馬上銷融於當下的空，所以當下有、當下空，即空即有，即作即了，空有一如。

心經講：「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什麼是不生不滅？當下清淨心依空起作用，顯現出當下的現象，當下的現象又銷歸自性的空，當下如是的這個空有一如的狀態就是不生不滅。證到清淨心，起作用隨時是不生不滅。不生不滅也可以理解為寂滅，當下的心起作用，沒有攀緣、定義，沒有介入外緣，就是寂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心不攀緣，心歸於寂滅了，很清淨、平靜、寧靜，就是本性空覺的狀態，沒有煩惱、人我、是非，就是「寂滅為樂」。

「師曰：汝作麼生疑？」六祖問：你怎麼生疑啊？「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志道把身分成色身跟法身，色身就是指心起作用的現象，法身就是指心的空。「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他講法身是常在的，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什麼身會覺得快樂啊？如果是色身，那色身滅的時候，四大分散，就是苦了，怎麼會是樂呢？「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如果是法身寂滅的話，法身就是無知無覺，那麼受快樂的是誰？

志道接著講：「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法性，諸法的本性，這是生滅的體，生滅的源頭。五蘊，色受想行識，是生滅作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果現象不斷生，有情就不會斷、不會滅。如果滅了不會再生，就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就是說，一切現象都被涅槃拘禁、箝制了，無法生了。所以志道是把涅槃當成無情、死掉一樣。涅槃不是死掉，涅槃是不生不滅。當心證到寂滅，當下空有一如、即作即了，就是涅槃境界。志道用自己的妄想，想得那麼複雜。但他還是在佛法當中打妄想，很多修行人是在世間事當中打妄想，用自己的執著習氣鋪陳出一條路，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修行好，以為自己真知卓見，是差更遠了。

關於法性有很多種說法和爭議。一般來講，有情眾生的源頭稱為佛性，無情世界的源頭稱為法性，但這樣的說法有瑕疵。如果用覺性跟法性來比，可能比較恰當。佛性是最高源頭，有情眾生的覺性不離開佛性，無情眾生的法性也不離開佛性，這樣比較恰當。桌椅、樹木、天空、水……，這些從法性來。歷史上很多祖師對於法性的看法不一樣：是法性包含佛性？還是佛性包含法性？還是佛性跟法性平行？有情眾生有一個源頭叫佛性，現象有一個源頭叫作法性，是這樣嗎？

心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所以法性絕對是佛性的作用，不會獨立於佛性之外。阿彌陀經講，淨土世界裡面的樹木水鳥都念佛、念法、念僧。道生法師講「無情亦有佛性」，所以「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禪客就問南陽慧忠國師：「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人有信否？意旨如何？」南陽慧忠國師講：「此盡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無情有佛性是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的境界，不是凡夫二乘的境界。

南陽慧忠國師的看法和牛頭法融禪師的看法相近，中興天臺宗的荊溪湛然大師也有類似的看法：無情有佛性。成佛那一剎那，所有山河大地銷歸於佛性，沒有佛性之外的作用，從經典來看、從修證來看，都是如此。法性跟佛性不能分，可以講佛性對於現象的作用稱為法性。佛成佛的時候，淨土就是依報，佛身是正報，依正不二，依報跟正報不能分開。山河大地是依報，色身是正報，正報跟依報不能分。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六祖說，你是佛弟子，為什麼學習外道的斷常邪見啊？斷見、常見、邪見就是外道的知見，外道就是對於宇宙人生、對於現象存在的觀念是偏差的。常聽到佛教徒講別人是「外道」，卻沒有反省自己是不是在正道裡面。每天二六時中都是眼睛看外面、耳朵聽是非、嘴巴講閒話、東想西想，跟人講話大小聲，內心滿滿的驕傲，每一刻都是外道，哪有立場講別人外道？

「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就你所說，色身跟法身是分開，生滅跟寂滅是對待的，只能取一個。佛法講，生滅當中有不生滅，生滅當中的不生滅就是寂滅，所以生滅跟寂滅是一體兩面。凡夫有執著就是生滅，沒有執著就是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又講涅槃常樂，還有一個受用身，有一個人在享受涅槃這個狀態，這是我相。「斯乃執著生死，耽著世樂。」這是執著生死、妄分別，想要在世間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找到快樂。

「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迷惑的人認為五蘊和合的身體是自己，不知道身體是緣起。心生出作用，心是空，心生出來的現象也必然是空，心空、法空是一起，不會說心空、心生出來的現象不空。「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迷惑的人認為身體是自己的，山河大地是外面，內外分開，不斷攀緣，這樣就「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不知道一切就跟夢幻一樣，「枉受輪迴」。「以常樂我淨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本來這個涅槃心就是常樂我淨，迷惑的人把它看成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佛憐憫這樣不知道道理、忘失本分而往外追求的人，所以佛示現涅槃的真樂。

心起作用，當下即作即了，存在的時候就是消失的時候，所以「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有我執才有生滅，有一個不動的執著在那裡比較，才有無常的觀念。究竟來講，心起作用，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就是真正不生不滅，真正當下。心的本性有寂滅狀態、涅槃狀態，心生出作用，作用一定銷歸自性。一個人起了煩惱念，不用把它推開，不用讓它消滅，它起的時候自然會銷歸自性，重點是不要繼續起這樣的念。環境、人事等現象也一樣，出現的時候就是消失的時候。這個狀態就是涅槃狀態、寂滅狀態，這個要自己去證。

不生不滅就是指當下的現量。當下現量如是，不起念攀緣，沒有能所，內不著空，有覺，顯現出這一切法，覺知這一切法，就是不生不滅。「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法現前這一剎那，法就不見了，找都找不到。「乃謂常樂」，就是涅槃性一直在。不管凡夫或聖人，涅槃性都在。只是凡夫不遵照這個軌則修行，佛是依照這個軌則做。「常樂」就是沒有煩惱，心很平靜、寧靜、清淨。

「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這個樂、這個涅槃性，沒有受的人，也沒有不受的人。這個受不是一個人受或不受，而是能夠覺知。「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沒有什麼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涅槃不是讓所有東西不起作用，不是否定現象，是即作即了、即空即有、生滅一如。「斯乃謗佛毀法」，如果你這麼想，就是不了解涅槃真正的意思，是毀謗佛法了。

六祖開示之後，用偈子重新說一次。「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無上大涅槃就是究竟大涅槃，就是本性、佛性的本質。無上就是沒有再高的，沒有一法可以超越本性。無上大涅槃是什麼狀態？「圓明常寂照」，圓就是不缺，明就是照耀、就是覺。圓明就是無漏，心的空覺現前，心遍含十方世界，在一合相當中就無漏，沒有漏掉一個東西，不增不減。因為有覺，所以有照。因為有空，所以有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稱為寂照。

「凡愚謂之死」，凡夫跟愚癡的人認為大涅槃就是死掉了。現在人講法師往生為「常住涅槃」，這會讓人誤解涅槃就是死掉。「常住涅槃」本來是形容一個人修行很好，真正的涅槃是心有空覺，真正做到即作即了、即空即有。「外道執為斷」，外道覺得涅槃是空無一物，什麼都沒有。「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二乘證到偏空涅槃，這個空是跟有相對，是滅有歸空。某些羅漢是比較消極，自己證果解脫了，以為一切事情就了了，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真正菩薩道是從空起積極的作用，修一切善，不執著一切善，度眾而無度眾想，要把現象提升轉化。

「盡屬情所計」，外道、凡夫、二乘的心生出來的都是情慮，都是有所罣礙、對立。「六十二見本」，外道有六十二見，就是對宇宙人生有六十二種不正確的看法。「妄立虛假名」，它不是真的。「何為真實義」，如果外道、凡夫、二乘的知見都不是真的，什麼才是真的呢？「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量，一個是指現象作用、法塵境界，過量就是超越、突破一切現象作用。量的第二個意思是思量，打妄想，想來想去，所以過量就是超過自己妄想執著的量，本具的量現前。所以唯有超過一切現象、不執著一切現象的人，不會隨著現象而情緒煩惱起伏，無取無捨，不垢不淨，不生不滅。沒有取的人，也沒有被取的境。雖然沒有取的人，覺性常在。雖然沒有被取的境，剎那一切相宛然，當下的現量很清楚。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五蘊以及五蘊裡面的我，都是虛假的。「外現眾色像，一一音聲相」，所有法塵境界、所有現象，都是「平等如夢幻」。一切法都是從清淨心、從平等性智起作用，因為心是平等，所以作用出來的法都是平等，自然「不起凡聖見」。不管凡夫或聖人，都是不生不滅。「不作涅槃解」，不是不用修，是本具心性現前、涅槃現前，但是不作涅槃解，不用頭上安頭。

「兩邊三際斷」，空、有兩邊，過去、現在、未來三際，一切二元的觀念知見都斷掉了。「常應諸根用」，清淨心透過六門，眼耳鼻舌身意去起作用。「不起用想」，用了不起用想，就是直接用。「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了知一切法，就像鏡子已經現出鏡中相，不再起一個念頭去分別這個相是什麼、

那個相是什麼。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世界要毀滅時會有大三災、小三災。縱使世界壞掉了，涅槃不壞。「真常寂滅樂」，真常、寂滅是本性，涅槃是超越一切現象的成住壞空。「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我勉強講什麼是涅槃，涅槃就是如是、就是寂滅，這樣講來讓你放下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你不要隨著言語去依文解義，那麼你可以多少有一點了解。「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志道聽聞這個偈子，就悟道了，就很高興頂禮六祖後而退。世界要壞的時候會有大三災，火災、水災、風災。有嗔心就有火災，有貪心就有水災，有愚癡就有風災。劫是佛教的觀念，有大劫、中劫、小劫。一個大劫有四個中劫，四個中劫就是：成、住、壞、空。成是世界成，住是世界可以住人，壞是世界慢慢壞掉，空是法界全部空掉。每一個中劫有二十個小劫，世界進入壞中劫時，天上有七個太陽，大海會乾枯。四大部洲、八萬小洲、須彌山，都會被大火燒掉，火一直燒到初禪天。在壞中劫會有火燒七次，再來會有水災，將二禪天以下毀壞。這樣火災七回、水災一回，反覆七次後，最後再來火災七回之後，最後一個大災就是風災，所以壞中劫共有六十四個大災。最後的風災會吹遍所有天宮，三禪以下的宮殿都相撞粉碎了。

在住中劫，也就是世界可以住人的時候，每一小劫裡會有饑饉災三次，疾疫災三次，刀兵災一次，這三種災稱為小三災。世界在人壽八萬四千歲時，眾生福報夠，大地很清淨，人民很和樂。之後殺盜淫妄種種惡開始發生，所以壽命百年減一歲，減到人壽三十歲的時候，人們邪見顛倒，十不善業多了，再來就有饑饉災發生，天不降雨、寸草不生，餓死無數人，要經過七年七月七日才停止，天下只留下一萬人當種子。人壽減到二十歲時，人們行為放逸，惡念增加，所以有非人放很多毒氣，讓無數人病死，要七月七日才停止，地上都是白骨，沒有人收屍，也是只留一萬人當種子。人壽減到十歲時，人皆不孝不敬，多行不善，互相仇殺。因為業力關係，草木都化成鋒利的劍，人碰到就死掉了，稱為刀兵劫，一樣經過七日，無數人死亡。

戰爭就是一種刀兵劫，是眾生的共業產生。區域的戰爭就是區域人的共業，世界大戰就是地球所有人的共業。以上講的災難提醒我們修行不能等。要多起善念，多做好事，多用功精進，彼此要感恩、尊重、提攜、照顧。很多人想要退休再來修行，但是生病了、有災難了、發生意外了，可能就沒有機會修行了。俗話講「人定勝天」，但是人要勝過業談何容易？沒有悟道，心不空，就算有種種神通變化，或是在世間功成名就、家庭幸福，還是生滅，還是隨業。等到臘月三十，一口氣不來，什麼都沒有了，想努力都來不及了。

佛法講業滿受報，業滿了，就要受報。像我們過去造業，因為人的業滿了，所以今生成為人來受報。舉例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隔了約二十年時間，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已經好幾十年了。在戰爭以後，人的貪嗔痴慢疑邪見消停了一段時間，但是慢慢又累積。現在地球上人口很多，眾生積聚的念更多，而惡念累積到一定程度就要受報。

一般人沒有業滿受報的觀念，像有些人想要孝順父母，就在父母過生日時盛大慶祝，吃酒吃肉，不但不放生還殺生，這個業都算在壽星頭上，這樣怎麼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所以很多老人家在生日前後，因為做這些事就生病了，或是

不幸的事情就發生了。過生日不但要戒殺，最好放生、持戒、念佛、誦經，這樣才能夠培養福慧。不是只有殺動物是殺生，念頭堵住就是殺生。所以心平靜、寧靜、清淨、空，念頭不堵住，沒有煩惱，起念馬上能銷歸自性，就是放生。

修行是要去貪嗔癡慢疑邪見，把這五種毒從心裡面排出去。想要災禍消除，自己要吃素，也勸周圍的人吃素。如果不能吃素，也要少吃肉。共業當中有別業，想跟別人不一樣，就要修福修慧。如果整座城市的人都吃素、都念佛、都起善念，這個城市的業就會轉。但這並不容易，誰會相信呢？一般人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等到事情發生了，悔之晚矣。現在很多國家有戰亂或是發生嚴重的疾病，要知道：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業滿就會受報。要免於戰爭、瘟疫、饑荒，就要惜福、造福。哪個地方浪費福報多、殺生多，災難就多。哪個地方暴戾之氣重，就有爭執、戰亂。

世間人總是忙著很多事，其實都是隨著業而忙。一般人寧可隨業飄蕩，也不願意花一點時間為自己了生死、提升福報智慧做一點事情。就算達成自己設定的每個目標，還是停不下來。要知道，無常之輪是沒有停止的，除非有朝著出世間的方向努力，否則走到最後就是一口氣不來，下輩子再來。知道佛法就多用功，多改習氣、多破執著，否則到災難發生時再哭天喊地也沒用。

機緣品第七：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

不管哪一個宗教、宗派，基本目的都是要永生，就是要達到生命的無窮盡。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光、無量壽，生命沒有窮盡。西方宗教講的永生也是生命沒有窮盡的意思。自己是怎麼來的，就怎麼回去。從上帝來，就回到上帝那裡。從佛性來，就回到佛性。從心來，就回到心。文化不同，觀念的深淺廣狹不同，但是基本觀念一致，都是要顯現生命源頭，只是對於這個源頭有不同的說法。佛法有許多經典道理，不是要讓人有茶餘飯後談論的資料，而是要人落實佛、菩薩、祖師的教法，一步一步破執著、除習氣，從人的世界慢慢超越提升，從生死這一岸到達不生不滅這一岸。很多人學佛是為了用佛法來保有家庭和諧、財富、健康，就是為了保有種種「我」的欲望，這是觀念知見偏差。想在世間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錯用人間佛教的觀念。現今所謂人間佛教有一個說法：「人成即佛成。」但是人成和佛成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人成即佛成比較接近儒家的觀念，佛法是以人為基礎去提升，人世間是輪迴道，沒有出路，是要依於人的果報去修行，最起碼生到天上，不墮落人以下的世界。如果錯用佛法的觀念，把佛法變流俗了，變成世間人保有欲望習氣的一種修行方法，就是違背佛法的本意。

修行佛法是為了超越人天，也就是不當人、不當天人，要成為解脫、有智慧的聖人，不再生滅流轉。解脫的聖人色身還在世間，但是心當中沒有煩惱、執著、習氣。像鐵牛持定禪師往生前，他的弟子請他留下辭世偈。他就講：「吾別久矣！」我已經離世很久了，也就是隨色身的因緣在世間度化，但是已經沒有煩惱、執著、習氣，心已經了然解脫了。

現代很少有人提解脫的觀念。很多人覺得自己在行菩薩道，自利利他，卻不是真的這樣做。與其講「自利利他」這個被人用到浮濫的詞，不如講「解脫利他」。沒有解脫的利他，基本上都是為了私利。心不清淨，怎麼會單純利他？

例如可能是想要「我在行菩薩道」這個名，所以利他。現今很多修行人把佛法方便化、世俗化了，這是很悲哀的事。有多少法師、居士會想解脫？能夠談談佛法，不談是非，就已經是不錯了。很多人雖然看似在用功，卻沒有真正除我執習氣，這樣修行會落空，被隱瞞在種種形相的佛法當中，得不到真實好處。不是佛法不符合時宜，是現代人的根器太弱，有時為了適應現代人的根器，只好降低佛法的標準去接引。這樣不是不可以，但是接引之後要讓人慢慢超越提升。像很多人講：「師父，我們寺廟也辦辦園遊會、義賣什麼的，這樣來的人就多。」開什麼門，就有什麼人進來。開園遊會的門，來的人就是喜歡熱鬧的人。辦義賣，來的人就是喜歡做功德、做善法的人。等這些人來了，叫他們靜坐參禪、了生死，他們不一定相應。「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是可以，但並不容易做到，而且要謹慎，就怕方便一開下去，把所有人都教育成方便行的佛教徒，佛法就真的沒有希望了。

身為佛弟子就是要具足般若智慧，要破掉、斷掉我執習氣，朝解脫的方向修行，不要流於形相上面的修行。例如出家或是歸依了，但是習氣煩惱很重，人我是非很重，就是墮在形相上面的佛教，光是承襲佛的制度，卻沒有承襲佛的修行、智慧、願力。用佛法的觀念當成談話的資料，將佛法作為保有世間財色名食睡的力量，相信：我誦經會有某某福報，我拜佛會有某某福報……；就好像商人買賣利益交換，這樣是埋沒佛法。

修行能進步多少，是看執著習氣除掉幾分。佛、菩薩、祖師出世不是為方便法、不是為善法，是要為眾生找到一條通到解脫涅槃的路。所以要以破掉、斷掉執著習氣為方向去修，這個路苦、寂寞，走起來難，但是不做不行。佛法流傳到今日並不容易，佛菩薩的慈悲，歷代祖師的努力，一代傳一代，現在才有佛法可以聽，所以要珍惜，要用功，也要慚愧懺悔。古人那麼用功都不一定能了生死，有人卻講：「現代人根器不好，現代社會不一樣，不能用古代那一套。」那要用哪一套？世俗這一套？輪迴流轉這一套？人我是非這一套？

北宋雲峯文悅禪師有一段上堂開示很發人深省。他講：「灼然」，就是很明顯。「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淡薄。」人的心很淡薄，就像加很多水的果汁就沒有味道了。現今法的味道已經很淡了，修行的觀念知見很模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北宋當時的寺廟就已經不是真正在法上面努力。「或聚徒三百五百」，住眾三百人、五百人，「浩浩地」，大眾都這樣光明正大的，「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化」，衣食無缺，住的地方很穩固，生活條件不錯，就認為佛法很興盛。

「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這三百、五百人當中，沒有人是孜孜不倦、念茲在茲，隨時以生死大事為己任。那現在不是更嚴重了？「設有十個五個，走上走下。」有五個、十個人走上走下，這裡參訪、那裡參訪，好像為了修行。能為修行還是不錯的，很多是為了觀光、散散心。「半青半黃」，就像稻子要熟未熟，半青半黃，就是好像有悟，但不是真正悟。「會即總道我會」，你問他，他說他會、他懂。「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每個人都說自己握有靈蛇之珠，好像對自己的心性能夠掌握，對自己的修行很有信心。「孰肯知非」，哪一個人會知道自己有錯、有不足？

「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能夠被明眼的祖師鉗錘鍛煉、針砭的人，實在是一萬人裡面找不到一個。這裡講的不是一般人，是一萬個出家眾裡面找不到一個，就知道修行之難不是一句阿彌陀佛可以解決，不是一部經典可以解決，不是出家可以解決，更不是在家、吃素、拜佛就能解決。「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北宋的祖師這樣感歎，那現在呢？

接下來機緣品講到青原行思禪師，他是六祖很重要的一個弟子。青原行思禪師傳的法脈很興盛，他有一個弟子石頭希遷禪師，石頭希遷禪師以下一直傳到洞山良价禪師、曹山本寂禪師，創立曹洞宗。後來曹洞宗在五代十國時傳到朝鮮，南宋時傳入日本。石頭希遷禪師以下另一支傳到雪峰義存禪師，雪峰義存禪師傳給雲門文偃禪師，創立雲門宗。而雪峰義存禪師傳給玄沙師備禪師、再傳羅漢桂琛禪師、再傳法眼文益禪師，創立法眼宗。所以禪宗的曹洞宗、法眼宗、雲門宗，三個法脈都是從青原行思禪師來的。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青原行思禪師俗姓劉，行思是他的俗名，他的法名叫靖居，所以他又被稱為靖居和尚。他是吉州安城人，在現今江西。四祖、五祖是在湖北弘法，六祖則是在廣東弘法，六祖之後禪宗重心就移到江西、湖南等地。眾生的福報不一樣，業感不一樣。

青原行思禪師幼年出家，大眾討論佛法時，他都不講話，他不是愛講話、充殼子的人。「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他聽到六祖在曹溪弘化，就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做什麼才不落階級？不落階級就是不落生滅、相對。「師曰：汝曾作什麼來？」你曾經做過什麼，為什麼這樣問啊？「曰：聖諦亦不為。」連聖都不執著，更不用講煩惱、妄想、習氣。可見青原行思禪師見六祖時，修行的程度就很深了。「師曰：落何階級？」你聖諦亦不為，是落到什麼階段了？「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我連什麼佛性、聖都放下了，怎麼有階級？「師深器之，令思首眾。」六祖很器重行思禪師，叫他當首座。

「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唐玄宗開元元年，六祖大師七十六歲，接近圓寂了。六祖就對行思禪師說：「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在我之前，衣鉢跟心法並行，師父傳弟子，一代一代傳下去。衣鉢代表一種具體的信物，法代表印心。禪宗的印心是無形之印，師父悟到自己的心，弟子也悟到自己的心，師父傳弟子是無傳之傳，因為弟子自己本有。沒有形相的心可以這樣一代傳一代，而且每一代祖師所證、所悟、所講，都是一貫的。像傳統文化藝術有形有相，傳到後來都不一樣了。禪宗傳不可見的心，居然可以一代傳一代，還具有一致性，就代表禪宗修行的可證性。心可證不可見，唯有智慧能見。

六祖又講：「吾今得人，何患不信。」我現在已經有悟道的人了，傳下去怎麼會有不信的呢？「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我接受這個衣鉢以來，遭很多難，因為很多人來搶衣鉢。衣鉢就留在山裡面，你就到別的地方弘化，不要令法斷絕掉。

「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謚弘濟禪師。」行思禪師後來就回到吉州青原山弘化，在唐朝開元二十八年跏趺入滅，唐僖宗追謚他為弘濟禪

師。

石頭希遷禪師本來是六祖弟子，但是六祖年齡大了，他就問六祖：「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他問六祖涅槃後，自己應該去依止什麼人？六祖就講：「尋思去。」六祖涅槃後，他就經常在安靜的地方打坐。當時六祖會下的首座就問他，師父已經涅槃了，你在這裡空坐是要做什麼？希遷禪師就講：

「我秉遺誡，故尋思爾。」我遵從師父的遺誡，我就坐在這裡尋思。

首座就講：「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你有一個師兄，行思和尚，現在住在吉州，你的因緣在那裡。師父講的話很直，你自己迷惑了。希遷禪師聽了，馬上就禮拜辭別六祖的龕，直接來到靜居寺參禮青原行思禪師。行思禪師看到他，就問：「子何方而來？」希遷禪師就講：「曹溪。」行思禪師又問：「將得什麼來？」你拿什麼東西來？希遷禪師就講：「未到曹溪亦不失。」我拿來的東西沒有到曹溪也沒有失去。行思禪師就講：「恁麼用到曹溪作什麼？」既然你沒有到曹溪也沒有失去過，那你去曹溪作什麼？希遷禪師就講：「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如果不到曹溪，怎麼知道沒有失去呢。一問一答，他有轉身的地方，修行到一定程度了，沒有在語言上面斟酌。

希遷禪師就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轉個話鋒，曹溪大師還認識你行思禪師嗎？行思禪師就講：「汝今識吾否？」你認識我嗎？希遷禪師就講：「識又爭能識得？」認識又怎麼能夠認識得了呢？行思禪師就講：「眾角雖多，一麟足矣。」很多有修行的人，一個麒麟就夠了。就是讚歎希遷禪師是佛門的麒麟角，跟其他人不一樣，不是一般動物的角。

希遷禪師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和尚離開曹溪，什麼時候來到這裡？行思禪師就講：「我卻知汝早晚離曹溪。」希遷禪師講：「希遷不從曹溪來。」行思禪師就講：「我亦知汝去處也。」為什麼希遷講他不從曹溪來呢？為什麼行思禪師講「我亦知汝去處也」？結果希遷禪師獨立作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和尚你是有修行的人，講話不要隨便。他也不隨著語言轉。

幾天以後，行思禪師又考問功夫：「汝甚麼處來？」希遷禪師就講：「曹溪。」一般人會覺得矛盾，希遷禪師前面講「希遷不從曹溪來」，現在卻又說曹溪了。行思禪師就拿起拂塵問：「曹溪還有這個麼？」希遷禪師就講：「非但曹溪，西天亦無。」行思禪師就講：「子莫曾到西天否？」你這麼講就是你到過西天囉？希遷禪師就講：「若到即有也。」這就很厲害了。如果我到了西天，那西天就有了，就不是沒有了。行思禪師就講：「未在，更道。」這答案不對，叫他再講。對不對，修證的人自己知道，不是一句對或不對能解決。希遷也轉個身，講：「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和尚也必須講一半，不能全部靠我。行思禪師就講：「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行思禪師這裡也找個臺階下了，他也能夠轉身，沒有被打倒。要是我跟你說了，恐怕以後無人承擔。禪宗祖師常講「恐以後喪我兒孫」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對話自己慢慢參。

有一天，青原行思令希遷禪師送一封信去給南嶽懷讓禪師，並跟他講：「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斧子，與汝住山。」你把這封信送到了，就快快回來。我

有一個斧頭要給你住山用。希遷到了南嶽懷讓那邊，並沒有呈這個書信，而是直接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不羨慕諸聖人、不重自己性靈的時候如何？南嶽懷讓禪師就講：「子問太高深，何不向下問？」希遷禪師就講：「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南嶽懷讓就沒有繼續再問，他沒有繼續就是他的答案。

石頭希遷沒有將信轉達給懷讓禪師就回來了，行思禪師就問他：「子返何速？書信達否？」希遷禪師就講：「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斧子，祇今便請。」書到達不了，信息也到達不了。我去的時候蒙和尚許我個斧頭，我現在就跟和尚要。青原行思本來盤腿坐著，就把腳垂下來，這就是給他斧頭了。希遷禪師就頂禮告假，到南嶽去住茅蓬了。有人經常會問「青原垂足」是什麼意思，自己慢慢參。

其間還有一個公案。荷澤神會來參禮青原行思，神會比青原行思年齡小。青原行思就問他：「甚處來？」神會就講：「曹溪。」行思禪師又問：「曹溪意旨如何？」神會就身體站直。行思禪師就講：「猶帶瓦礫在。」不夠乾淨，還有瓦礫在。荷澤神會也換另外一個角度問：「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我這個猶帶瓦礫在，難道和尚你這裡有真金可以給人嗎？行思禪師就講：「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如果有，你向什麼地方拿？這麼一問，造成很多的公案。曾經有一僧問行思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青原行思就講：「廬陵米，作麼價？」廬陵的米是什麼價？廬陵離青原行思住的地方不遠，但不是同個地方。你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你還沒到那裡，你問那裡的事情於事無補。黃龍慧南禪師為這個公案寫了一個偈子：「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大意不須岐路問，高低宜見本來人。」「廬陵米價逐年新」，廬陵米價每年都是新的，一個念哭，一個念笑，念念都新。「道聽虛傳未必真」，你在那邊是非人我，就是道聽途說，不是從源頭來的。「大意不須岐路問」，重點不必旁邊去問。「高低宜見本來人」，去廬陵問當地的人，就知道價錢是什麼了。修行不是自己想一套。禪宗祖師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他的道理，尤其是記錄在公案當中的，一定有特別的意思，不能平常視之。破一分執著習氣，就懂一分。佛法沒那麼簡單便宜，尤其是禪宗的東西更不是那麼便宜，它一定有事、有理，有體、有相、有用。要去體會祖師語言、文字、動作後面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機緣品第七：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

修行要自覺，這是自己的本分事。但不是自覺就了事，心能夠起種種作用、種種示現，所以還必須利他。當證道了，回到清淨本心，安住本心的空覺，這是屬於自受用地，這個地方只有自己知道。依於自受用的空覺明，體現出萬事萬物，教化一切有情，就是利他，這屬於他受用。所以自利、利他都不離空覺。心的空覺顯現不出來，就無法做到自受用，就沒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依於自受用才能產生出他受用，菩薩就是從自受用地起出他受用，一方面自己安住得力，一方面破除塵沙惑，哪裡有不覺哪裡破，自受用跟他受用完全合在一起。自利自覺的障礙是我執，利他的障礙是法執，所以自利、利他都是要破除執著。凡夫什麼事都依照自己的想法，這個執著要破。看到人、看到事就會起人我是非，這個執著也要破。修行不是把煩惱斷掉，是斷掉煩惱的源頭，就是我

執、法執、習氣。

佛法就是心法，禪宗就是心法，經典講的道理，禪宗的詩偈、公案、鍛鍊、教化，都是要教導人：一切要回到心。心一起作用，就「循業發現，隨業受報」。自己依於當前的因緣起一個念，感招出這個念所相應的過去因果，而成為當下的果報。所有看到、聽到、想到，順境、逆境，快樂、痛苦，都是心生出來的因果。既然一切是自己心生出來，都是自己應得的果報，就是自己的責任，沒有別人的問題。能夠這樣想、這樣努力，怎麼會執著不破、妄想不斷呢？如果按照心法做，卻無法成道證果，就是諸佛菩薩妄語了。問題是大部分人都沒有按照心法做，把問題都歸給外在，把煩惱、是非歸給別人，沒有宛轉回到自己。

像四聖諦，苦集滅道，只要學佛一段時間的人就知道，但是多少人有按照這個道理修？苦集滅道的「集」是因，「苦」是果。洞山良价禪師問弟子：「世間何物最苦？」有人講：「地獄最苦。」地獄當然苦，人世間是苦樂參半。洞山良价禪師就講：「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有人講：衣線就是指衣服，衣服下面是肉身，肉身裡面有這個心，心的事情不知道，這是世間最苦的。這樣解釋好像有幾分道理，但洞山禪師的意思不是這樣。心沒有形相，眼前所看、耳朵所聽，都像穿針引線，都像一件衣服掛著，所以「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的意思是：在心的作用裡面不明白心的本體，在一切現象裡面不知道現象的主人，也就是說一個人沒有明心見性，洞山禪師說這是世間最苦的。

在禪宗祖師眼裡，不明白自己心性大事的人就像行屍走肉，所以禪宗有「拖死屍的是誰」這樣的話頭。身體是四大合成，就這樣去參：能夠讓這個身體行住坐臥的是誰？誰在作主？主在何處？不明白這個大事，就算表面在誦經、持咒、打坐、拜佛，在祖師看來就是屍體在那裡，心是糊塗的，本性埋沒了。心性不明，必然輪迴不止，苦是沒有盡頭的。

「集」的古字是「𪔐」，就是三隻鳥停在木頭上。三就是多，一個念頭、兩個念頭、三個念頭……，不斷想，不斷心外求法。起一個生氣的念，就在修羅道那邊集一點能量。起一個善念，就在天人那邊集一點能量。起一個貪吃的念，就在餓鬼那邊集一點能量。起一個害人的念，就在地獄那邊集一點能量。凡夫不斷起念，不斷累積造業，不斷造就出未來的自己，就這樣輪迴了。現在雖然為人，還是不斷造六道的業。哪一個地方累積到能量滿足了、因緣成熟了，就變成將來的果報，神識就到那邊報到。

任何宗派的修行都是要斷集，用各種法門讓心收回來，不要攀緣。只要有我執，心起的念就會累積，相同的念累積在一起。不同的念代表不同的果報、不同的未來，是將來要去實踐的，因為沒有消化掉。當心清淨了，沒有我執了，當下起念、當下歸空，即作即了，能量就不會累積，就是祖師講的「桶底脫」，桶底脫了就不會留東西。所以修行的核心就是斷集，無法斷集，輪迴就長久。所以講無念是正念，能夠無念，能量就不會累積。能夠少起念頭、收斂，慢慢破掉我執，等我執真正斷掉，生死業就斷了。

修行人心量要大，要關心的是生死大事。但不是說：「我修行就為生死大事，

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在乎。」區分這是大事、那是小事，就是心性不明。心性不明就是大事，不要糊塗了。佛法道理都是平等一致，就看願不願意斷執著。接下來機緣品講的是懷讓禪師。南嶽懷讓的法脈出了禪宗的為仰宗和臨濟宗兩個宗派。「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懷讓禪師俗姓杜，他出生於唐高宗儀鳳二年農曆四月八日，剛好是釋迦牟尼佛的生日。他出生那一天，觀察天象的官員看到天上一顆星掉下來，知道有聖人出世，就向皇帝報告：「國之法器，不染世榮。」皇帝就派刺史到他家慰問。所以他出生時有這樣的瑞相。

南嶽懷讓禪師駐錫在南嶽，懷讓是他的俗名，當時很多出家人會用俗名。懷讓禪師因為個性虛懷若谷，很謙讓，他父親就為他取名懷讓。他十歲時就很喜歡看佛經，經常晚上讀經。有一位玄靜法師對他父母講：「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眾生。」他十五歲時就往荊州玉泉寺隨弘景律師剃度出家。當時大部分是律宗寺廟，禪宗或其他宗派還沒有成形，南嶽懷讓的弟子馬祖道一也是在律宗道場出家。

「馬祖辦道場，百丈立清規。」當時沒有禪宗專屬的道場，主要是講經、講教、講戒的道場。馬祖道一禪師覺得禪宗的修行跟經教、戒律不一樣，所以開辦禪宗道場，要用叢林道場的系統來配合、支持頓悟的觀念知見。而百丈懷海禪師搜羅大小乘經典，依照當時的環境、禪宗修行的觀念知見，制訂出禪宗道場的規矩。辦道場、立清規都是開天闢地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達摩祖師以楞伽經印心，慢慢傳到五祖、六祖，就以金剛經印心。時代不一樣，眾生的業緣不一樣。由於六祖的努力，確立了禪宗直截了當的教法，是禪宗在中國根深蒂固的開始，這也是開天闢地的大事。我們現在對禪宗的歷史耳熟能詳，但是在當時困難的環境下，祖師們都是披荊斬棘才能開出這條路。

南嶽懷讓受戒後跟隨弘景律師學習律藏很多年，後來他發現這樣對於了生死無法著力。有一天就講：「夫出家者，當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出家就是為了無為法，天上人間沒有超過這個的。「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懷讓禪師有一個同門師兄弟坦然禪師，邀他一起到嵩山見慧安國師。慧安國師又稱道安禪師、慧安禪師，是五祖弘忍大師的旁傳弟子，跟六祖算是同輩。懷讓禪師與坦然禪師來到嵩山拜謁慧安國師，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慧安國師就講：「何不問自己意？」雖然當時禪宗棒喝鍛鍊的風氣還沒有成熟，但是從這邊可以看出禪宗的直指人心教法：往自己看，不要心外求法往外面看。

坦然跟懷讓就接著問：「如何是自己意？」慧安國師就講：「當觀密作用。」應當觀照秘密的作用。兩人又問：「如何是密作用？」慧安禪師就把眼睛張開又閉起來，這就是密作用。有一點禪宗知見熏修的人會講：眼睛代表心眼，眼睛能夠張、能夠閉，就是無相的心所起的作用。但是這個公案還可以解得更深，自己去體會。「坦然於言下知歸」，坦然禪師就因此悟道了。慧安國師就叫懷讓禪師去找六祖惠能。

「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初見六祖的時候，六祖問懷讓禪師：你從哪裡來？他就講：嵩山來。六祖接著問：「什麼物，恁麼來？」你既然說嵩山來，就問你什麼物、怎麼來？懷讓不知道怎麼回答，就住下來，當侍者八年。有一天他體會到六祖為什麼這麼問，就去對六祖講：「懷讓會得當初

來的時候和尚接某甲之語。」六祖就問他：「爾怎麼生會？」「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懷讓禪師就講：說像什麼都不對。「師曰：還可修證否？」六祖又問，還可不可以修證啊？「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懷讓回答：修證是要修證的，但是污染就得不到了。

知道這個心了，唯一的修證就是不污染，就是不攀緣、不起煩惱、不打妄想、不人我是非，沒有能所對待。「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六祖就講，這個不污染是諸佛之所護念。西天般若多羅預言，懷讓禪師之下會出馬祖道一，他的教法會涵蓋很廣。

以前南塔光涌禪師依仰山慧寂禪師出家，後來他去參訪臨濟義玄禪師，一段時間之後又回來仰山這裡。仰山禪師看到他就問：「來作麼？」光涌禪師就講：

「禮覲和尚。」仰山又問：「還見和尚麼？」光涌禪師就講：「見。」仰山又問：「和尚何似驢？」你看我像不像驢子啊？光涌禪師就講：「光涌見和尚，亦不似佛。」仰山又問：「若似佛，似個什麼？」光涌禪師就講：「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如果像個什麼，那跟像驢子有什麼分別？仰山禪師就講：

「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我用這個話來勘驗人，二十年還沒有碰過一個能夠過關的。心這麼靈活，這麼直接了當，可以轉了。

「說似一物即不中」和「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意思差不多。懷讓禪師講：「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他的弟子馬祖道一開示也講：「道不用修，但莫污染。」兩人同氣連枝，講的話都一樣。師父講不污染，徒弟講不污染。佛、菩薩、祖師也都講不污染。

關於嵩嶽慧安國師，他是荊州枝江人，就是現今湖北宜昌。他俗姓衛，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官府要把所有私度的僧尼找過來，他就到山裡躲起來。隋煬帝大業年間找了很多苦力開通濟渠，餓死很多人，他就去乞食救人，救了很多。後來隋煬帝要徵召他到宮中，他不去，又潛入太和山，之後又登衡嶽修苦行。他在唐太宗貞觀年間到湖北黃梅參訪五祖弘忍大師，在五祖這裡悟道了。之後慧安禪師遊終南山的石壁，就留在這裡。唐高宗召請他入宮，他也不去。慧安國師到過很多地方，最後落腳在嵩山少林，他講：「是吾終焉之地也。」自此很多人來參訪。

唐朝武則天皇帝有兩個國師，一個是神秀大師，另一個就是慧安國師。有一次慧安國師入宮，武則天問：「甲子多少？」您年齡多大了？慧安國師講：「不記。」不記它。武則天就問：「何不記耶？」慧安國師講：「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生死的身體好像循環，環無起盡，記它做什麼？這個心不斷生，沒有間斷。看到有生有滅，這是妄想。從出世、從心開始起作用，到動相滅掉，生住異滅都是一種虛妄。有什麼可以記的？

在唐中宗景龍三年，慧安國師辭歸嵩嶽，在三月三日囑咐門人：「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我死之後把屍體放在樹林裡就好，野火會燒掉。到了三月八日，慧安國師就坐脫往生了。春秋一百二十八歲，很高壽。他的弟子

就遵從他的意思，將屍體放置在林中，果然野火燒過來，自然火化了，並且得到八十顆很漂亮的舍利子，就建塔供養。

用功要實質去斷我執，怎麼斷？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一切法，不管佛法或世間法，統統宛轉回到心。回到心，就沒有糾紛、衝突、矛盾、煩惱，心就會平靜、清淨、寧靜，慢慢才能進到禪宗的堂奧，否則永遠是門外漢。在千萬劫的輪迴中，人一輩子好比曇花一現。雖然是曇花一現，現在知道佛法的好處，就要看它個水落石出。過去空過了，現在好好努力，不要浪費時間。習氣執著拖越久，輪迴越久。

機緣品第七：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

修行就是要改變。表面的改比較容易，從在家到出家、從沒有吃素到吃素、從沒有誦經拜佛到開始用功，這些是表面的改。修行改變的重點是藉由這些方便改掉自己的習氣執著，否則光是表面的改，效果有限。很多人修一段時間就無法再進步，因為人格、性格當中的缺點沒有改，這些就是佛法講的我執習氣。我執習氣沒有破，修行不會進步。

要破我執習氣這樣的根本問題，需要時間用功，而且方法要對。一方面修苦行，吃少、睡少、用少，過簡單生活，用自律來破。一方面要聽經聞法或是看祖師的公案，提醒自己不足的地方，要慚愧、懺悔、改過。平常可以多看歷代禪宗祖師修行的過程，對照來看破自己的執著，並且真實去做去改。生活中遇到問題了，見境要知心生，眾生有病我有病，心有什麼，境界就有什麼。眾生的不圓滿，都是自己心導致的，所以從心去懺悔改過，心恢復平靜，慢慢達到無念、解脫。

除了日常生活中練習見境知心、罪己求責，還要用一個方法用功。例如靜坐參禪，參「念佛是誰？」或是「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參到沒有妄想、昏沈、瞌睡，心達到無念，就能確實破掉執著攀緣的力量。參到話頭就無念，就是我執沒有起作用，這時還沒有開悟，只是把我執的作用降伏，我執還沒有破。等參破話頭，回到清淨本心，就悟道了。

悟道只是知道道理，是對於心性一種知見上面的了解。還要按照知道的道理去做，做到跟這個道理相應，就是修道。悟道好比有正確的地圖，修道則是按照正確的地圖走，直到走到目的地。所以按照悟的知見，有空、有覺、無我去修，繼續破執著，繼續破重關、破牢關。悟道容易修道難，修道容易證道難。古代悟道的禪師戒定的基礎好，悟道後要修道、證道就比現代悟道的人容易一些。現代人的戒定基礎不夠，悟道之後容易退轉，因為我執習氣還很重。

我執的特色就是會有念頭。悟道前的無念就是參到話頭、安住在話頭這裡，我執作用不起，這種無念只是一種定境。真正的無念是到達本性真空，一法不立，這只有破牢關徹悟的人才能真正體會。悟道但沒有徹悟的人會有一點感受，但還不夠徹底。現在有些修行人講「正念」，正念有深有淺，一般人講的正念是一種禪定，是在我執的範圍裡用功，講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正念到哪裡，就是降伏我執有多少，這屬於禪定，不同於禪宗的正念。禪宗所講的正念是清淨本心現前，無念、有覺。

現在很多人會把修行的果當成因而去執著，什麼意思？例如有人講：「修行就是放下。人本來就開悟，何必再去追求開悟？只要活在當下就好，隨時都是安

住、放下。」或是講：「六道輪迴是虛假的，人只要活在當下，保持覺性就好。」這些話講的方向是對，但是次第錯了，把修行的果當成因。這些果是要做到了才有，沒有開悟就沒有當下，當下是不生不滅，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是清淨本心現前才有。講「放下」也一樣，一般人連我執習氣都看不清楚，怎麼放下？

修行要依據經典的道理、依據祖師的修行過程去用功，這樣必然是保守傳統的。現代人想法不一樣，環境背景不一樣，有人就想創新一個方法來接引現代人。這是可以，但是創新不能離開根本的原則：心生一切法。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源頭只有這麼一個，回到源頭的路有很多條，但是一定要回到源頭。沒有回到源頭的路都不是對的路，是岔路。所以如果你有修行、有正知見，你可以依你的修證、智慧開一個方便，來接引沒有學佛的人進到佛法來，但是一定是要接引他們回到心性本分上面來，否則你開的方便就是歧路、岔路，久而久之就變成外道。

修行是要具體去改變，不能光有宗教信仰或是光有一堆理論。能改的沒有改，能做的沒有做，就不用談解脫。看看自己還有哪些沒有改、沒有真正做到的，從這些地方去努力，才能慢慢突破。

接下來的機緣品講永嘉大師。「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臺止觀法門。」永嘉玄覺禪師年輕時學習經論，精修天臺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發明心地就是悟道了。以前的人根器精純，煩惱妄想比較少，道心很切，所以能夠看經就悟道。現代人如果想要開悟而看經，可能不會有多大效果。如果看經是依經典所講來破除執著，找出自己跟經典不相應的部分，並且一一化掉，就還有一點希望。

很多人講誦某部經有多少功德，有功德是由於用心誦這部經，心清淨了，跟經典所講的意義相應，功德從這邊產生。如果很愚癡、很煩惱、很執著而誦一部經，心跟經典所講的不相應，這樣誦經會有多少功德？一切法不離心，一切功德都從心生。藉由法門用功，心清淨了，功德就廣大。心有執著妄想而用功，功德就只有表面的一點點。

「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有一次六祖的弟子玄策禪師和玄覺禪師碰面了，兩人談論道理。玄策發現玄覺禪師的話跟歷代開悟祖師所講的話很相應。法無兩般，證道的人講的都差不多。「策云：仁者得法師誰？」玄策禪師就問：你是跟誰學而得法？「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他聽不同的法師講不同的大乘經論，各有師承。這個師承跟禪宗的以心印心是不一樣的。「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後來看維摩詰經悟道了，但是沒有人幫我證明。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玄策禪師這段話表面的解釋就是：威音王佛是第一尊佛，在第一尊佛之前，悟道而沒有人證明是可以的。在威音王之後，自己悟道卻沒有人證明是不行的，都是天然外道。可以再深一點講，威音王佛代表本性，沒有相應到本性的悟不是真悟，基本上是天然外道。這個意思可以用「臨濟三句」的第一句來說明：「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臨濟禪師講，第一句當中了解的，就堪為佛祖。還沒有開口，賓主就分出來了，悟道、沒有悟道就分出來了。這個自己

慢慢參。

「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玄覺禪師就講，我雖然悟道了，但是沒有人幫我證明，你幫我證明好了。「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玄策禪師講，我人微言輕，講話沒什麼重量。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且是受五祖衣鉢的人。如果你要去，我跟你一起去。這就是遇到好的同參道友了。

「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玄覺禪師就同玄策來參六祖。六祖是一方座主，照理說玄覺禪師來參應該展具頂禮，但是他繞六祖三匝、振錫杖，然後站在六祖前面。六祖和玄覺禪師的互動很客氣，有來有往。「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出家人要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你從什麼地方來，生大我慢？這些話是多餘的，但是既然永嘉玄覺禪師想做一番事業，六祖也同臺跟他演一下。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玄覺禪師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是講現象事、心的作用事。所以六祖就講，你何不從心的體去取無生？這樣了，不是更快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體本來就無生，要直下去了。無生就是當下，就沒有生滅、來去、快慢。「師曰：如是。如是。」就是肯定他了。

「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玄覺禪師從這裡就被證明了，就依照禮數展具頂禮六祖。沒多久，玄覺禪師就跟六祖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怎麼這麼快就回去啊？六祖這麼講是慈悲，也是從真到俗。打完戰就是和平了，不必刀劍在手，就可以閒話家常。但是玄覺禪師警覺心在，「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本來就沒有動，哪裡有什麼快慢呢？六祖是機鋒已經對過了，已經放下干戈，解甲歸田了，結果他又挑起戰事，六祖也不得不再演一回合。「師曰：誰知非動？」誰知道沒有動啊？「曰：仁者自生分別。」是您自己生分別了。「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你對於無生的道理很深入了。六祖是大宗師，看過世面，這一點事到此結束，就讚歎永嘉玄覺禪師甚得無生之意。結果玄覺禪師還是刀劍在手，「曰：無生豈有意耶？」無生豈有什麼意思？六祖不得不又演一回。「師曰：無意誰當分別？」如果沒有念頭，誰在分別啊？

「曰：分別亦非意。」分別也不是意思，是自性分別，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諦不動」，他已經做到了。「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六祖到這裡就做個收尾，不用再說了，再說下去也是這些話而已了。「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謚曰無相大師，時稱為真覺焉。」永嘉玄覺大師後來著證道歌盛行於世，往生後的謚號叫無相大師，當時人都稱他為真覺大師。

一般人看這個公案會說：永嘉玄覺禪師很厲害。不曉得是六祖慈悲。有功夫的人較量，第一回合還沒有拔劍就證勝負了。六祖講「如是如是」，第一回合就已經結束了。永嘉玄覺禪師是後學，沒有那麼圓熟老練，這個心念茲在茲，所以才有後面這些事。這個公案很有趣，六祖顯示出他的慈悲，玄覺禪師顯示出他的機警，隨時怕被勘破了。永嘉大師的證道歌很有名，裡面道理很深也很實際，可以好好去讀誦參究。

修行除了證心，沒有其他可以證的。如果你想證的是別的東西，縱使修得再殊勝，有種種感應、神通變化，還是外道。有居士講：「師父，有神通很好。」

我跟他說：「你現在去死，變中陰身就有神通了。」所以祖師講這是枝末，不是根本。根本是心性，依安住心性而發通感應才是正確的路子。古今多少岔路啊！全天下的修行人當中，能夠看到自己的執著習氣並且想去破去斷的人很少。禪門講鍛鍊，是鍛鍊心性，把心裡面的執著習氣破除。要想清楚，自己現在所修、所行、所學可以帶自己到哪裡去？有哪一位佛、菩薩、祖師是這麼做而成道的？修行是具體的實踐功夫，是悟心、明心、修心、證心的過程。

機緣品第七：禪者智隍，初參五祖

修行如果沒有境界來磨練是修不成的。沒有境界磨練，就無法顯現自己的執著在哪裡，就破不掉執著。祖師修苦行也是自己製造逆緣，少吃、少睡，不跟別人爭執，什麼都放下，無我、空，這樣來磨練自己。逆境現前時，就是考驗修行的真功夫了，這個時候好好面對、破除，就能成長。

禪宗祖師那麼嚴格，棒、喝、踢、打、把人趕出去等等作為，好像不合理，目的是什麼？不是祖師有毛病，故意製造困境給人，祖師的作為都是要讓學人面對自己的起心動念。在順境當中修行是修不成的，例如阿難尊者是佛的堂弟，當佛的侍者幾十年，但是沒有成道。佛滅度後，佛弟子要把佛的教法集結成經典，大迦葉尊者就來主持大局。要集結經典非阿難不可，因為他當佛侍者，又是多聞第一，佛在哪裡講經、內容是什麼，他都知道。但是當時阿難還不是阿羅漢，於是大迦葉尊者就把他趕出集結經典的地方。因為有這個困境，阿難尊者才真正去面對自己的生死問題，面對自己「修行不行」的問題。

阿難尊者本來以為佛能惠他三昧，後來才知道修行是自己的事。像有人說密法加持一下就能如何如何，加持有沒有用？有用。但是有多少用？不知道。即使有很強能量的加持，如果自己的執著習氣沒有破，就是「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好不了幾天。加持可以處理某部分的「果」，但是無法處理造成果的「因」。因是什麼？自己的心，這個佛現前也無法處理。沒有佛、菩薩、成就的聖人會說「加持後業障就消了」，佛法是一種教育，不是變魔術。歷代禪宗祖師不強調加持是因為知道這個意義不大，好比有人長了一顆青春痘，把它擠掉後，如果又繼續依原來的習慣亂吃亂做，結果是越長越多。心裡面有貪嗔癡，不斷報這些業，業出來、消一點，業出來、消一點……，這樣加持得完嗎？不管是參禪、念佛、持咒、觀想等等，用功的時候這個心的作用會穩定，但不代表心裡面的執著破掉。修行必須面對自己，在逆境當中把習氣執著破掉、化掉。歷代祖師都是白天做種種坡事，晚上就靜坐用功。如果只有一直打坐參禪，沒有做種種體力的事情，沒有跟人事碰撞，就無法破除執著習氣，想成道就要更久的時間。

成道的人是怎麼修的？悟了道，知道心是什麼，才去閉關、住茅蓬。他閉關或住茅蓬時主要就是靜坐，專心安住空覺，讓空覺成熟。六祖講：「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悟道的人知道什麼是無念，所以靜坐時什麼念都不能有，只有空覺。沒有悟道的人做不到無念，所以用功沒有著力點，就必須藉由苦行、逆境來看破自己。縱使是悟道的人，也會用逆境來讓自己的空覺更成熟，看看自己面對更困難的逆境時空覺還在不在。所以不管是悟道後要穩固空覺，或是悟道前修行要進步，都必須有逆境來磨練。

禪宗講「鍛鍊」，一個人有執著、習氣、煩惱，就像鐵裡面有雜質，要把雜質打掉才能煉成鋼，所以要成道必須經得起錘打。如果聽到一句不中意聽的話就煩惱，就是經不起鍛鍊。好比一塊朽木或是破銅爛鐵，敲兩下就碎了。磨練是很苦的，自己的一切都被否定，就是心一直收、一直破，破到沒有「我」。這樣的鍛鍊師父辛苦，徒弟也辛苦。要造就一個佛門人才並不容易，沒有千錘百鍊無以成鋼。

不是坐著不動習氣執著就會減少，生死就能了。有人說：「我不管世間事，就是靜坐。」悟得很深的人可以這樣坐到底，但如果沒有這個功夫，坐到底是無法成就的，只是享受片刻清淨。用功的時候心很平靜，碰到人事就破功，又跟凡夫一樣。沒有真正破執著、除習氣，就算修到有某種程度的定力或是有神通，不代表可以解脫了生死。等到定力失去了，習氣執著又會現前。

真正修行人不怕苦、不怕境界來磨練，就怕不能在苦當中磨練自己。面對逆境，心平靜、寧靜、清淨，坦然接受，繼續用功，這個業報過了，就過關了。如果遇到逆境就煩惱，習氣現前，起種種貪嗔癡，就是業報現前又再造一重業報，就沒有完沒有了。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智隍禪師一開始是跟五祖弘忍大師學習。「自謂已得正受」，就是以為自己開悟了。教理講，正受就是一種正定。禪宗講的正受是什麼？心如虛空，如一切法而顯現一切法。心現出當下的一合相，不起第二念，百分之百接受它、呈現它，就是正受。必須牢關破了，無始無明破了，心的清淨現前了，正受才會現前。所以禪宗講的正受是很高的境界，是楞嚴大定、一行三昧，就是經典開頭的「如是」，心的空性如心的作用呈現出當下的因緣果報。

「菴居長坐積二十年」，住在茅蓬裡面修不倒單有二十年。住茅蓬的日子很清苦，古代修行人因為心的清淨到一定程度，戒定基礎足夠，所以欲望不多。智隍禪師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就已經打敗現在絕大多數法師了。「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六祖的弟子玄策禪師當時在黃河以北一帶參訪，聽到智隍禪師的名聲，就去點化他。永嘉玄覺禪師也是因為玄策的勉勵而去參訪六祖，所以玄策禪師修行有相當的程度，才能幫六祖去開拓、點化修行人。

玄策見到智隍禪師，就問他：你在這裡作什麼？「隍曰：入定。」我在這裡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你說入定，你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如果你說無心入定，那一切草木無情瓦礫應該得定了。如果有心入定，那一切有情之流應該也都得定了。玄策就這麼講了，六祖教的嘛。

「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我正在入定的時候，沒有看到有或是無的心。凡夫起心動念都是二元對待的觀念，是習氣執著而有。禪宗就是兩刀論，一刀砍有，一刀砍無，把兩頭都切掉，讓你沒有路走。像虛雲老和尚除夕夜請大眾吃花生，就拿著花生對大眾說：「如果大家吃這個花生有味道，那就是凡夫攀緣心。沒有味道，就是一塊木頭。那你說有沒有味道啊？」你講

有，就用空對。你講空，就用有對。所以你說入定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智隍禪師就找了中間的路走：不見有有無之心。這條路是模稜兩可的路，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無。

「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玄策畢竟是悟道的人，虎父無犬子。你沒有看到有或是無的心應該是常定，就是大定。真正本性現前了，超越能所、有無，超越一切相對，這是常定，怎麼會有出定、入定呢？

這裡解釋一下常定。聖人跟凡夫常定之性不二，沒有差別，聖人與凡夫的差別在於覺與不覺。聽到聲音，聲音就自動消失，這是心的涅槃性，凡夫、聖人的心都是如此。只是凡夫聽到聲音之後會去攀緣、定義，聖人聽到聲音，心清楚明白，意思知道，聲音也知道，沒有起第二念。任何一刻都是當下，都是不生不滅，這就是大定。雖然是凡夫，大定之性猶在，只是凡夫不覺。心隨時定在空、無我、覺，只是凡夫有執著習氣，讓虛妄的「我」顯現而起攀緣定義。所以「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這個常定是凡夫聖人都有。聖人是已修、已證、已顯，凡夫是未修、未證、未顯。聖人、凡夫都是時刻不離涅槃，只是凡夫不覺，這個涅槃性就流落到輪迴去了。「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聖人如此，凡夫也如此。凡夫是水中月，月隨水流。聖人是水中月，千江有水千江月。

「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這個大定是指本具的心性，本性隨時是空覺，它不會變。修出來的入定、出定會變，會有生滅。本性一直都在，把本性的空覺呈現就是大定，修行要契入的就是這個。

「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他還是有修行，玄策一問，他不懂，知道自己的修行用不上。以他那麼積極用功，應該有神通，也教化很多人了，但是他沒有說：「我的才殊勝，你哪裡有我的功夫？你沒有我懂。」雖然他還沒有開悟，戒定有一定程度了，就差臨門一腳。有人讀到壇經這一段可能會想：

「智隍禪師沒有開悟，入定這個不對。」有多少人像他菴居長坐二十年，真正入定，而且心還是謙虛的？大都是沒有修出什麼就以為自己修行很好，不自覺的程度太深了。「策云：我師曹溪六祖。」玄策功不可沒，他有修行，講這番話才有力量。如果玄策修行不好，就救不了智隍禪師。所以玄策和智隍禪師都值得我們學習。

「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智隍禪師不恥下問：六祖講什麼叫作禪定？雖然他不知道玄策是誰，有多少功夫。這就是修行人的精神。「策云：我師所說」，玄策講，我的師父所說的禪定：「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這段話很重要。

「妙湛圓寂」，這是指心的性質。妙，這個心沒有形相，但是它在。心能起作用，用而無用，馬上歸空。不可以眼見，只可以心契，所以妙。湛就是清淨、無染，好像水清澈到底了。這個心空，無一法可以執著，湛然清淨。圓是圓滿、無漏，心生一切法、含一切法。心清淨了，法就無漏。凡夫除了自己的定義，其他都漏掉了。寂是寂滅，一切法如有、如是顯現，但是當下歸於寂滅。本性的涅槃性就是空，所以妄想來，不用刻意斷它，不繼續起就好，妄想

自然就收斂。

「體用如如」，體是指本空體，用是指一切法，體用不二，空有不二，體用如如。這個體用如如有動態，不是死的。用到哪裡，體就到哪裡。並不是一個虛空在這裡，現象在變，空不變。是現象怎麼變，空就怎麼變，空有一如。像馬祖道一禪師生病了，有人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和尚最近怎麼樣啊？馬祖講：「日面佛，月面佛。」一般人解釋為：白天是這個覺性，晚上是這個覺性。馬祖不是這個意思。「日面佛、月面佛」是體用如如的意思，白天是什麼就是什麼，晚上是什麼就是什麼，白天的什麼跟晚上的什麼不一樣，但是本質不變。所以「日面佛、月面佛」可以倒過來：「佛面日，佛面月。」佛是體，它是會變的。用到哪裡，空就到哪裡。空不是死空。

心經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並不是「色就是空」，這樣解釋就糊塗了。「即」是不一不二，所以「色即是空」就是空色不一不二，空色不是一也不是二，色、空不能分，色在哪裡，空在哪裡。空在哪裡，色在哪裡。

「五陰本空」，色受想行識本空。「六塵非有」，心生出作用不執著，當下就空。禪宗不是滅色歸空，是當下心空法空。執著才會「有」，是障礙有，不是真空有。真空有就是清淨，可以即作即了，廣度有情。凡夫執著有，就變成「五陰不空、六塵本有」，真空有就是「五陰本空、六塵非有」。

「不出不入，不定不亂。」本性現前就沒有出入，離兩邊。為什麼講不定不亂？因為它不是定在那裡，一般人會認為心好像一直空在那裡，不是的，心的空是活的，會隨著現象的變化而變化，活的空才是真空。

「禪性無住」，禪性就是心性，禪的特質是無住。空無住、現象無住，體無住、用無住、相無住。從空性的心能夠生出一切作用，空在哪裡，有就在哪裡。有怎麼變化，空同時依著有的變化而變化。「離住禪寂」，要離住在禪寂，不是空空洞洞的，不是不動，不能有所住。

「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的特質是無念，念而無念，生而無生，用而無用，要離開念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也不要執著心的空，也沒有虛空的量。虛空是無量，不要把虛空變成有量。執著就有量。

「隍聞是說，徑來謁師。」智隍禪師聽到玄策這麼講，就放下一切，直接來禮拜六祖。因為他求道心切，沒有耽擱。他修行就是要成道，現在就差臨門一腳，有機會聽到自己不懂的，當然要好好學，所以可以放下一切。智隍禪師聽到真正的道理，馬上可以轉換跑道，而大部分人聽到真正的道理也不痛不癢，因為心離道很遠，執著太重，已經根深蒂固定在那裡了。多少讀壇經的人會把「隍聞是說，徑來謁師」這兩句話看清楚呢？大部分人會直接略過，不會覺得這兩句話有意思，但是對於修行人而言就有意思。

「師問云：仁者何來？」六祖看到他，就問：你從哪裡來啊？「隍具述前緣」，就跟六祖報告玄策和他對話的過程。他是來求法，心很謙卑。心空才能夠學，心滿就學不了。智隍的正受被打破了，二十年功夫冰消瓦解。有求道的心才能如此。

「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六祖應機說法，按照他的根器來開

示：你只要「心如虛空，不著空見。」心如虛空，但不要執著空的這個知見。

「應用無礙」，起心動念都自在，因為心如虛空，沒有染著，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動靜無心」，動靜都不離本心的空覺，空無相，覺無相。無心是無相、無執著。「凡聖情忘」，於心不離空覺，於用放下所有凡聖、美醜、善惡、是非等等二元狀態，無相。「能所俱泯」，能觀的心、所看的境界一如，內外一如，能所一如，銷融在一起。「性相如如」，心的空性依於心作用出來的相而如一切相，所以性相如如，性相不二，體用不二。天臺宗講空觀、假觀，空假不二而顯現中觀，中觀是最高的觀，就是中道義。不是在空、假中間找一個中，是空觀、假觀不二，合在一起而有中觀。性相如如就是中觀，性就是空，相就是假，空假不二。假依空而顯現，空依假而呈現出假的作用。

「無不定時」，任何時刻都有。

「隍於是大悟」，智隍禪師這麼一聽，馬上大悟。這一趟不白跑了，二十年長坐不臥功夫沒有白用，是念茲在茲、一心為道的榜樣。智隍禪師如果沒有這樣的修行功夫，六祖這一番話就等於明珠投在糞坑。智隍禪師暗不見路時，六祖的明珠投進去就如燈顯現，所以他悟道了。之前玄策禪師已經幫他把執著破掉一層了，又講六祖開示的道理給他聽，他從河朔到廣東這一路上都在思惟參究這些話，所以見到六祖時，六祖畫龍點睛，龍就騰空而去了。

「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悟道了，二十年來所得到的東西都沒有影響。之前怎麼講都不到位，現在悟了道，過去所講的可以繼續講、繼續用，更到位。「都無影響」不是說跟過去講的一樣，縱使跟過去講的一樣，內容深淺不一樣，發心不一樣。「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那天晚上，河北的信眾居士們都聽到空中有聲音說：「隍禪師今日得道。」因為他定力很深，戒行很深，又禪坐不臥二十年，所以他這個悟是大悟。空中有聲是護法菩薩講的。

一切法從心去體會，修行才有著落。修行功不唐捐，戒定做到位了，悟道就深。一切依道去體會，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不要把責任歸給別人。責任歸給自己是進步的捷徑，問題歸給自己解決，解決了就進步。問題歸給別人，別人無法幫你解決，它就阻礙你，日復一日，將來就成為負擔。

機緣品第七：一僧問師云

禪宗有三關：初關、重關、牢關。破初關就是我執破了，見惑破了，禪宗稱為「破本參」，就見到自己的本性。破初關，空覺現前，就有惺惺寂寂的感覺。惺惺就是覺性，寂寂就是空性。初悟道就像人進到房子的角落，會有無念的感覺，是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第一個階段「無我相」。破本參好比雲層破了一個洞，太陽光透過破掉的雲層照射下來。這個時候第七意識動到一點，但仍然在第六意識當中，還沒有真正破第八意識，空覺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陽光當然是從太陽來的，感受到陽光就有感受太陽的感覺，所以破本參會有惺惺寂寂的感覺，有空覺的感覺。

悟道後要保任。保任就是保護、任持，就是要讓空覺在，不能離開。禪宗也叫管帶，好像大人帶著小孩逛街，小孩看到好吃好玩的會亂跑。初悟道的人心還不穩定，無始劫來的習氣還很重，只是我執破掉，還沒有斷掉，所以碰到喜歡

的、討厭的境界就作不了主，覺性就沒有了，完全跟凡夫一樣。破初關還是凡夫，有聖人的一點因，但還沒有聖人的果，所以要管帶，要隨時保持空覺。

為什麼空覺保護不住？戒定基礎太弱，貪嗔癡、財色名食睡都還在。古人講：

「不破初關不閉關，不破重關不入山。」平常吃素、拜懺、靜坐等等，這些是基礎。這些不做，縱使破初關也很難起大用，不能說完全沒好處，但是很難再進步，無法保持惺惺寂寂。惺惺寂寂是一個很孤寂、寂靜、簡單、微細的狀態，必須有很單調、單純的生活來配合。如果生活很複雜，充滿人事應對、送往迎來，就沒有能力保持空覺。

破初關之後，生死還沒有了，還要繼續用功、繼續參，讓疑情再現前。等重關破了，就可以體會到「無人相、無眾生相」，達到無相，隨時是一合相。破初關無念，覺念無念。破重關就是覺相無相，一切心的作用都在空相、實相的狀態。這時候惺惺寂寂更深，念頭一起來馬上融掉，就不用保任得那麼辛苦。雖然空覺又增加，功夫還沒有落堂，本性還沒有真正呈現出來。此時行住坐臥就是保任涵養、安住空覺，靜坐的時候繼續參。越參，空覺越穩固。

從初關到重關、到牢關，外在生活越來越單純，內心念頭也沒有了。再參、再破，直到牢關破掉，八識破掉、無始無明破掉，真正本心現前，就是覺生無生，不再只是感受到陽光，而此時自己就是太陽了。也可以用月亮來形容，破牢關就入到心地，自己就是月亮。但是月亮還沒有完全圓，可能只是初一、初二的月亮，要繼續保任涵養，惺惺寂寂、寂寂惺惺，隨時都是空覺。破初關、重關後的保任涵養是為了破牢關，而徹悟後的保任涵養是真正為了了生死。這時候無明分分破，法身分分證，到最後變成十五的月亮，成就佛道。從初地、二地、三地……，自覺覺他，自己覺悟，安住空覺，也要用自己覺悟的道幫助眾生，讓每個眾生覺悟，這就是大乘的菩薩道。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什麼人得？」一僧問六祖：五祖的法是什麼人得到？

「得意旨」就是得到師父的印可。弟子悟道，師父說：你悟的是對的。這樣就得到意旨了，不是師父可以傳什麼東西給弟子，悟是要靠自己。要悟道，一方面要自力，一方面要他力。有他力，自己不用功也不行。有自力，沒有相應的因緣也不行。

佛法講：「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開悟、了生死，或是要到西方極樂世界，主動權在自己，責任在自己。佛、菩薩的加持都在，他們的願力充滿法界、無處不在，但是要自己能相應。不是佛菩薩不來接，也不是祖師不加持，是自己精進力不夠，用功不夠，道心不夠切，還在打妄想、起貪嗔痴，所以無法相應。

五祖的心法什麼人得到？「師云：會佛法人得。」這個會佛法不是體會佛法的意思，是相應的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這個人問這句「和尚還得否」，就是一個挑戰了。「師云：我不會佛法。」每個祖師的手眼不同，所以回應的方式不同。六祖講「我不會佛法」是很客氣、很委婉，也是很正確的回答。有的祖師可能一腳踢過去把人踹倒了，或者是一巴掌打過去，問一聲：

「你得？我得？」

六祖講「我不會佛法」，這個「會」是相對的意思，這個「我」不是指色身，

而是指自己本具的心性，本性是空覺，一法不立，一個相都沒有，所以「不會佛法」是一如的意思。像梁武帝問達摩祖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摩祖師就講：「廓然無聖。」梁武帝接著問：「對朕者誰？」面對我的你是誰？達摩祖師回答：「不識。」祖師的公案裡面經常會看到「會」或「不會」，大部分就是達摩祖師的回答「廓然無聖」、「不識」的意思。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六祖有一天想要洗這個從達摩祖師傳下來的袈裟。

「而無美泉」，沒有乾淨的水。要洗袈裟或海青，就用一個單獨的盆子浸泡在水裡，再用手揉洗。這樣做比較如法，表示對法的恭敬，不能圖方便跟平常的換洗衣物一起放在洗衣機裡面洗。

「因至寺後五里許」，六祖就到寶林寺後面五里的地方。「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福地福人居，一個人有福了，福地就現前。沒有福的人，縱使找到福地也承擔不了。自己內心改了，外面因緣自然會改。一般人改風水是弄個水池、掛個什麼東西，外面的風水容易改，內心的風水難改。一般人內心的風水比鋼鐵還硬，習氣一天一天增長，從哪裡改起？「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六祖用錫杖往地上一敲，泉水就冒出來了，流出來的泉水慢慢積成一個小池子。六祖圓寂之後，這池泉水就不再流出來，因為相應的因緣沒有了。很多祖師往生後，寺廟的樹木或竹子都變白色枯死了，也是這個道理，鬼神同悲，山河大地也感應到。

「乃跪膝浣衣」，六祖就跪著洗袈裟。「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忽然石頭上面出現一僧來禮拜，講：「方辯是西蜀人。」這個西蜀也許是四川西邊，也許是在印度，這裡沒有講得很清楚。方辯說他昨天在南印度見到達摩大師，囑付他快到中國來。他昨天在南印度，今天就出現在六祖這裡，神足的功夫很厲害，所以不是普通人。從達摩大師到六祖，之間過好幾代了，方辯居然看到達摩大師，所以祖師度化因緣不同於凡夫。

「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僧伽梨就是袈裟。「正法眼藏」，眼正，法就正。心正，法就正。狹義講，正法就是指佛的心要。在禪宗來講，心真正清淨了，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這個心現出的一切現象都是法。一切法不離法身，法身清淨，一切法清淨，一切法就正，這是真正的正法眼藏。「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我從很遠的地方來，希望能看一看從達摩祖師傳下來的衣鉢。「師乃出示」，六祖就把袈裟請出來讓方辯看。

「次問：上人攻何事業？」六祖接著問方辯：你有什麼專長？「曰：善塑。」方辯就講，我很會塑造東西。「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正色就是臉色比較莊重、嚴肅一點。心起不同作用，心一轉，臉色一變：我在這裡，你塑塑看。

「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方辯不知道該怎麼辦。過幾天，他真的塑好一個六祖的像，是小比例的像，高七寸，塑得唯妙唯肖。

「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六祖就笑著說，你只知道塑像，不了解佛性。就是說，外在的你可以模仿，內心的佛性你塑不出來。它沒有形相，怎麼塑得出來？金剛經講：「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

來。」一切法不離心，心不離一切法。哭不離心，心不是哭。笑不離心，心不是笑。佛不離心，心不是佛，也不是菩薩、祖師。「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六祖就伸手摸摸方辯的頭，講：永為人天福田。一個是告訴他生生世世都出家用功，另一個就是告訴他要從內心當中去契入。人天師不是指這個色身，清淨的空覺明才是人天師。

「師乃以衣酬之」，六祖就用一件袈裟跟方辯結緣，這個不是達摩祖師傳的袈裟。「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裏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方辯把這件袈裟裁成三塊，一塊披在他所塑的六祖惠能像上面，一塊自己留著，另外一塊就用椶葉包起來，埋在土地裡面，發願說：「以後我得到這件衣的時候，就是我出世度眾，在這個地方住持，重建寺廟。」後來這個事情應驗了：「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宋朝嘉祐八年，一位惟先法師要修殿挖地，就得到這件衣服，還是像新的一樣。

周圍一切人事都是自己結過的緣，都是自己的因果，好的是，不好的也是。這是一種責任。佛菩薩心量都很廣大，眾生度盡，方證菩提，這是由於心性全然的顯現。凡夫眾生心量小，就算發同樣的願也沒有多大效果。我們回向時會念：「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如果修行不契合這個道理，念再多遍也沒有什麼作用。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有一個出家眾舉一個臥輪禪師的偈子給六祖聽。「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這兩個偈子一個方便、一個究竟，基本上不是對錯的問題。按照六祖的程度來看，臥輪禪師的偈子不夠究竟。對凡夫來講，臥輪禪師講的是修行必經之路。是凡夫就有妄想，當然要除習氣、斷煩惱。「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要過河，不能沒有船。到了岸頭，才能把船放下。所以不能沒有破執著、除習氣的修行方法，根基不同、階段不同，修的法不同。但是不管是方便的階段、究竟的階段，離心無別修，離開破心的執著習氣，沒有別的修了。

沒有悟道的人藉由誦經、拜佛、打坐、懺悔等方便，漸漸破執著、除習氣。沒有悟道就沒有空覺明，就沒有地方安住，此時的漸修是從一個攀緣境界轉到另一個攀緣境界，由攀緣惡法轉變成攀緣善法，是一種方便的、相對的除我執習氣。悟道之後，安住在空覺明，練習對境不迷，慢慢轉識成智。最開始破初關，無我心顯現出來，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從這邊繼續參，更是惺惺寂寂。破重關，無相心顯現。破牢關，無住心顯現。破牢關才有向上一路，就處處百花開了。

臥輪禪師的這個公案就是講根器的不同，不用爭論他的偈子對不對。「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我們經常講煩惱即菩提，不用去斷煩惱，煩惱來就空掉了，連斷都不用斷。但是你有這個功夫嗎？臥輪禪師有功夫，念頭起來可以馬上斷，這樣的人假以時日修行就能有所成就。你有煩惱情緒的時候，能不能斷、能不能轉？臥輪禪師能「對境心不起」，面對境界沒有想法，這個功夫很高了。「菩提日日長」，刮垢磨光，智慧慢慢顯現出來，這是一種漸修。不能

說臥輪禪師錯，他只是還不究竟。

再用六祖的究竟觀念來看這兩個偈子。「臥輪有伎倆」，心連佛的相都不可立，有什麼伎倆？「能斷百思想」，虛空連一片雲都沾不上，就像千百萬億個人照鏡子，哪一個人的相會黏在鏡子上？心一法不立，心起作用的時候，作用就銷歸自性。念頭起出來，本來就空掉了，再起一個念頭去斷它就是多餘，是頭上安頭。諸法性自離，一切法、一切相自動離開。「對境心不起」，這是心偏空，是一種定境，但不是究竟。究竟是即心即佛，心隨時可以起作用。「菩提日日長」，菩提是不增不減、不生不滅，怎麼長？

六祖聽到臥輪禪師的偈子，就講：此偈未明心地，如果按照這個偈子修，會把自己綁住了。六祖就講了一個偈子：「惠能沒伎倆」，這裡講的惠能等於心，看禪宗對答要把祖師的名字當成心。心生一切法，心用一切法，心呈現一切法，但是本性本空，一法不離，一法不立。「不斷百思想」，心本來無住，無住生心、生心無住，所以不是去斷，斷掉思想就把心能夠生作用的力量箝制住了。「對境心數起」，不是攀緣，是有點「繁興永處那伽定」的意思，是指一切法不離心。心一生，當下一合相現前。一合相裡面有多少東西？無量無邊。心一起作用，十方法界、整個宇宙就生。「菩提作麼長」，多長？大到沒有邊際，豎窮三際，橫徧十方。

修行有方便、有正修，禪宗就是參禪起疑情、破執著，一句話頭參到破。破了再參、參了再破、破了再參……，直到出牢關，向上一路。這就是用功的大方向，其他的誦經、拜佛、打坐、懺悔、發願，在家、出家，受三皈、五戒、菩薩戒等等，都是助緣。依佛菩薩所教所證為前導，慢慢去學習，這樣才有一條明路可以走。

頓漸品第八：時祖師居曹溪寶林

收斂心外求法的習氣是修行的一大功課。凡夫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也就是起心動念都是把自己的經驗、執著、習氣、定義放在眾生或是事情上面，這是攀緣。沒有攀緣，心就不會起伏上下、逐境生心。攀緣的習氣收斂了，才有機會內觀，才可能契入自性。就算契入自性，還是要收斂攀緣的習氣，否則會迷掉，不容易保任。

石屋清瑛禪師有一首偈子：「手攜刀尺走諸方，線去鍼來日日忙。量盡別人長與短，自家長短幾時量。」手拿著刀和尺走諸方，又是線又是針，日日忙。把別人的長短都量盡了，看到都是別人的事，自己的執著習氣怎麼不去看去破？

「不捨有為法，難入無為門。」有為法就是心的造作攀緣，攀緣的事情忙多了，了生死的事就做不了。

這章開始講頓漸品第八。頓是頓悟，漸是漸修。理則頓悟，頓悟一定是理。事要漸修，事修不容易。打個比方，一個人身上有無量的細胞，一個細胞代表過去一生，無量的細胞代表無量的過去生，所以一個人的色身是無始劫來累積出來的，這是很大很廣的因緣。除非是聖人示現，否則累積出人的因緣果報不是清淨，都是善惡因緣。一個人幾億輩子輪迴的記憶都在身上，而且每一刻的細胞組合都不一樣，可以想像一下，這個聚合有多大！這個聚合一般都是習氣執著的累積。怎麼造成今天的自己，就要怎麼放下，所以修行要花一番大功夫。

禪宗直接從心性下手。究竟來講，十方法界只有一個是真實，就是自己的本心本性。輪迴是虛幻，是依據無明、執著而生，所以破無明就破輪迴的因緣。說累劫的輪迴是虛妄，這是對於已經破無明、成道的人來講。如果無明沒有破，輪迴就是真的。好比一個人在夢中，要等醒了，夢才沒有。既然造成人的因果是累劫來無量的積聚，造成地獄、餓鬼、畜生的因果也還是無量的積聚，所以要漸修。眾生因為迷而有事的障礙，所以要破掉事的障礙就必須把迷破掉，破塵沙惑就是破累劫積聚的迷。

習氣是累積來的，色身是無量劫的因果、業所積聚而成，觀念知見是和色身綁在一起，所以心裡的狀態也是無量劫的因緣累積來的。要把攀緣、習氣、執著破掉、斷掉，就必須漸修。禪宗有頓修，是安住在心性空覺的一種漸修。悟道後，時刻安住在空覺當中，不隨境遷流，隨時保持頓悟的狀態，到最後連安住的相都沒有了，起心動念隨處轉身，從心所欲而不踰矩，連保任的念都沒有了。悟道前的漸修是用一種對治的方法把習氣放下，等到頓悟了，安住在頓悟的狀態，再一層一層放下執著習氣，就是頓修。頓悟不離漸修，漸修不離頓悟，兩者相輔相成。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六祖在曹溪寶林寺，神秀大師在湖北荊州玉泉寺。「人皆稱南能北秀」，哪一種宗教、宗派會在這裡落地生根，都是依據眾生的業。當時北方人的共業就感應出神秀大師的教法，這不是好或是不好。心性是不增不減，心不是凡、不是聖，沒有什麼頓漸問題。

心性平等，不能講神秀大師比較弱。眾生的業不同，所需要的佛法不同。如同西方人的心變了，佛法就有機會到西方。東方人的心變了，西方宗教就有機會到東方。用佛法去看一切事物才能夠透徹，否則就會落入善惡是非。佛時代因為佛弟子、居士有成就的因緣，才能感應出佛降世。感應不是嘴巴講、念頭想而已，必須是心真實的狀態，發大願，清淨、用功了，自然能感應出來。有人覺得學禪宗是要頓悟，就看不起漸修的祖師。神秀大師是五祖弘忍大師的首座弟子，他只是開悟比較晚，不能說他說的不是禪宗心法。神秀大師開示講：「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這個話不是很禪宗嗎？六祖在五祖會下時，神秀大師是還沒有開悟，但他後來有開悟。唐朝武后、中宗、睿宗都是他的皈依弟子。如果沒有福報、願心、修證，他怎麼能成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

「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學人不曉得哪個方向是正確。雖然六祖講頓悟法門，沒有之前的漸修，哪裡來的頓悟？就像爬山，六祖講的究竟義好比是山頂的風景，從山下慢慢爬上去的漸修過程也是必要的。大部分祖師都是經歷一番刻苦的漸修才悟道的，天底下有幾個人能像六祖惠能那樣，賣柴為生，沒有學佛、沒有看過經典，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悟道了？

「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六祖開示，法都是一個宗派下來，都是釋迦牟尼佛的法脈。人有南北，法就是一種。哪一種？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知道心生一切法、證到心生一切法的有快有慢，所以稱為頓漸。法本身沒有頓

漸，是因為人的根器有利鈍，因為人累積的習氣執著跟本性相應的程度不同，所以講頓漸。不二之法才是佛法。六祖這段話的意思相當於：一切法是感應而有、緣起而有，不同的人緣起不同，現象就不同。

「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神秀大師的徒眾往往譏諷南宗的祖師六祖惠能不識一字，有什麼長處呢？這不是修行人所為，是凡夫的想法。真正修行人戒律嚴謹，知因識果，不會說這種話。不用功的人閒話特別多、是非特別多，用功的人做自己的本分事都來不及了，哪有那麼多閒話、是非？

「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神秀大師很有心量，很誠懇讚歎六祖惠能，並不是一般俗人講的：「他心量很小，要不然教出來的徒眾怎麼會這樣譏毀六祖惠能？」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修行人分上是應該這麼做，但是前提必須是正法。不是正法的話，怎麼讚？例如汾陽善昭禪師上堂會駁斥諸方，指出哪一個人講的不對，他就是要護持正法。他是成就的人可以這麼做，凡夫就要謹慎一點。

「得無師之智」，不是藉著他人的力量，不是被教成的，而是自己悟道、自然成就的智慧，也就是指本具的心性、空覺。「深悟上乘」，悟到最上乘了。清淨心是一切法的源頭，十方三世的源頭，沒有比這個更上的。「吾不如也」，我不如他。

「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而且我的師父五祖弘忍大師親傳他衣鉢，這個不是虛假的，不是沒有印證的。「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神秀大師這時已經是國師了，所以他講自己虛受國恩。並且告訴大眾可以去曹溪參決，就是對於修行不了解的，就去參訪而把疑放下，決定出一條路來用功。祖師講，心要到不疑之地。把執著破掉，本性現前，就知道這是不疑之地，就安住在這個不疑之地。

「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有一天，神秀大師對門人志誠說：你聰明多智，可以為我到曹溪聽法，把聽到的盡量記下來，回來跟我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志誠法師稟受神秀大師的命令來到曹溪，隨眾請法，但是沒有說他來自何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六祖就跟大眾講，今天有盜法的人潛藏在這裡。

「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志誠法師就出來禮拜，並且說明是神秀大師派他來學習、聽法。「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六祖說，你從荊州玉泉寺來，應該是細作，是來盜法的人。「對曰：不是。」志誠法師就講，不是。

「師曰：何得不是？」怎麼不是呢？「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沒有說就是，說了就不是。

六祖是希望志誠法師開誠布公。修行的目的是要了生死、破執著，到哪裡都是為自己的本分事而修，不是只有聽一聽、看一看。所以不要有疑慮，既然來了，就要好好學。在那邊要破執，在這邊還是要破執。六祖的意思就是如此。六祖不是心量小，對一個來聽法的人說他是盜法。六祖是要志誠把心當中的執著放下，不要埋在心裡面變成遮障。如果六祖不這麼講，志誠心中有罣礙，並且認為自己是來觀摩學習的，不是來了生死的，就沒有他後來的開悟了。

「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六祖講，你的師父神秀大師是怎麼開示大眾的？

「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志誠就講，神秀大師常教導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這是神秀大師教法裡較為注重的部分，所以說北宗漸修是其來有自。「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六祖就說，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束自己的身體，於心性的道理有何幫助？神秀大師教人「住心觀靜、長坐不臥」，這是方法，目的是要破執、明心性，因為五祖是這麼教的，他不是以「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為究竟。如果是這個為究竟，當然不對。達摩祖師講：「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這不是說心很硬，聽不進別人講的，不會應對進退，而是心已經收攝到沒有念頭，看到境界，心已經不動了。所以神秀大師講「住心觀靜，長坐不臥」是有依據的，是方便法，這也是神秀大師漸次破掉執著的途徑，目的還是要開悟見性。如果沒有見性，這樣做還是生滅，無法解脫。就像數息，數的時候心平靜一點，不數了，心就不平靜。持咒、念佛也都一樣，做的時候可以平靜，不做的時候就不平靜了。這些方便都是有能有所，是相對，不是究竟。如果沒有用方便來破執著、見到心的本來面目，用方便就只是心一種好的、用功的作用，但是還是生滅，我執法執還在。

大乘修行要解脫了生死，非見性不可。沒有破掉本心的遮障、無明，解脫是沒有希望，最多修一些人天福報，種一點善根。所以「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的目的是要破無明。能破無明，這樣修就不是病。六祖講「住心觀靜，是病非禪」是因為這不是本性現前的境界，是一個方便法。修行不能停留在方便，所以六祖不是否定漸修。

六祖就講了一個偈子。「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人出生後就經常坐著，人死去就躺著了。「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就是不要在現象當中去尋得解脫，所有有形有相的用功都是用來破執著的方便。執著破不了，這些都是閒傢俱。這個偈子的重點就是：「一句合頭語，千古繫驢橛。」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志誠就再拜，說：我在神秀大師那裡學道九年了，沒有開悟。這不代表神秀大師不對，每個人因緣不同，用功程度不同。很多祖師是這樣的，例如在石頭希遷會下沒有開悟，到了馬祖道一這裡便開悟了，不能說石頭希遷禪師不行。志誠跟神秀大師學習九年，修定修慧、收斂習氣有一定程度了，所以他聽六祖一講，才能夠有所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悟本心了。

「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他知道生死事大了，他在神秀大師那裡有沒有想了生死？有。但是這個念頭來來去去，不明顯，所以九年不得契悟是有道理的，因為只是在相上面用功。六祖一步一步幫他把心當中的執著破掉：來這裡不是細作，也不是來觀摩而已，到哪裡都是修行。也因為他真正想用功，能夠在句下承擔，就契悟了。

這裡介紹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悟道的因緣。常州位於江蘇省南部，圓修禪師住在磬山，法名天隱，是龍池幻有正傳禪師的弟子，正傳禪師是明末高僧。圓修禪師俗姓閔，荊溪人。他幼年喪父，就賣菜來奉養母親。因為善根，他在還沒有真正學佛前，平時就會持觀世音菩薩聖號。

有一天，他到附近一所寺廟聽法師講楞嚴經，聽到楞嚴經的一段話：「一切眾

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迴。」眾生由於不認識自己本具的真心，這個本具的真心是清淨光明的本體，性淨明體。眾生不認識清淨自心，用執著妄想來做人做事，此想不真，故有輪迴。「常住」代表本性不動，覺性、空性不動，這個不動是本質不動，不是心不動，心不動就是死心了。心的本質不動，但是隨心所生的法而動，這才是活的心，才是真正空、無相的心。空覺在哪裡，現象就在哪裡。現象在哪裡，空覺就在哪裡。所以講「法界藏身」，法界在哪裡，身就在哪裡。法界不斷變，所以法身不斷變，法身是活的。

他聽到這段經文就有所警惕，才知道有生死大事，就在龍池幻有正傳禪師座下出家。他受戒以後就不斷參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由於他相應楞嚴經的那段經文：凡夫眾生都是「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所以他會相應「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這個話頭。這個妄想心還沒有起作用之前，到底這個頭是什麼？他不斷參究這個話頭，之後有一點相應，但是還沒有真正悟。

剛開始練習參禪，要培養疑情。如果有道心、生死心切，參不到又放不下，疑情自然起來。所以如果參禪起不了疑情，不必問：「要怎麼起疑情？」如果你下一刻要被砍頭，除非你能把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找出來，這樣生死攸關的時候，你就會起疑情。生死心不切，每天照樣吃、照樣睡、照樣起煩惱、照樣執著習氣，疑情當然起不來。所以祖師講，參禪第一個生死心要切。生死心切去參，疑情自然現前。疑情現前了，悟道就近了。

有一天寺廟裡燒磚，普請大眾出坡。圓修禪師就在師父旁邊出寮搬磚，期間同參道友就談論四大名山菩薩示現的種種神通事蹟。正傳禪師就說：「這裡也不少。」圓修禪師就很驚訝問：「如何是這裡神通？」正傳禪師就講：「快度磚來！」圓修禪師一聽，有更深刻的體會，但還沒有真正開悟。他體會到心的作用，度磚是心的作用，行住坐臥都是心的作用。作用是生滅的，不生滅的體在哪裡？還要更進一步。

有一天，圓修禪師在寮房裡讀誦楞嚴經，當他讀到：「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這是楞嚴經裡的一個公案。佛問阿難：當我把手指握成光明拳，你說你的眼睛可以看到，那你的心在哪裡？阿難就回答：佛問我的心在哪裡，我現在不斷思惟找尋心在哪裡，能夠往內觀、推尋的這個，就是我的心。佛就喝斥阿難：這不是你的心！阿難就感到驚悚恐懼，就起立合掌，跟佛說：那我的心是什麼啊？佛就告訴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你思維找尋自己心在哪裡的這個是攀緣心，不是真心。因為迷惑真正的本性，從無始過去生到今生，認賊為子，失掉本來面目，所以受輪迴。被無明、執著遮障，以被遮障的作用為真心，就是認賊為子。必須把遮障破掉，回到清淨本心，才不受輪迴。這是參禪的依據，也是修行的依據。破我執、法執、無明，是解脫唯一的一條路。所以要經常反省：自己所修所做是增加我執還是減少我執？

當圓修禪師讀到：「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對於心性有更深一點的體會，但是還不夠。後來正傳禪師有一段時間北上到京城，圓修禪師就在寺廟裡面閉關。有一天他讀雲門文偃禪師的「雲門扇子話」公案，忽然疑情大起。

「雲門扇子話」的公案是什麼？乾峰和尚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什麼是十方諸佛涅槃門的入處？乾峰和尚就用拄杖畫一畫，講：「在這裡。」這個出家眾不懂，又到雲門文偃禪師這邊請益，雲門禪師就拈起扇子，說：「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扇子跳上三十三天，頂住帝釋天的鼻孔。到東海去打鯉魚一棒子，下雨好像一盆一盆倒下來一樣。

天隱圓修禪師就在這個公案上面起疑情，很努力參究。兩年後的某一天，他打坐時忽然聽到窗外驢子叫，就豁然大悟。他當下就作了一個偈子：「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他是自己苦修苦練，沒讀很多書，作的偈子很白話。所以天隱圓修禪師是因為驢子叫而開悟，驢子說甚深法，他能體會到。

從許多祖師的公案，可以知道祖師能一步一步破執，到解脫了生死，憑的都是道心、生死心切。修行要進步，就問自己有多少道心、生死心。修行是自己的本分事，要契悟自己的本分事，證到自己的本分事，依本分事度眾，才是本分的宗匠該有的願心跟風格。

憨山大師寫過一個偈子：「滾滾紅塵古路長，不知何事走他鄉。回頭日望家山遠，滿目空雲帶夕陽。」「滾滾紅塵古路長」，心攀緣境界、境界現前，心又攀緣、又生境界，心不斷攀緣境界，不斷心外求法，離心性越來越遠，執著一天一天加重。「不知何事走他鄉」，糊裡糊塗地到處攀緣，只是隨業流轉。

「回頭日望家山遠」，回頭看不到家鄉在哪裡。你現在回頭，能找得到心嗎？你參禪、念佛、持咒，找得到心嗎？找不到就是因為離家太遠了。「滿目空雲帶夕陽」，雖然如此，心還是在的。這個偈子是一個警惕，不管僧俗，都要在自己本分事上面努力。

修行就是要解脫利他，到了就知道這是本分事。佛、菩薩、祖師的願力很大是因為這是依據心性而有，凡夫的心被妄想執著遮障、心量小，當然不能比。所以先把自己的執著習氣收斂，見境知心、罪己求責，按照這樣的知見做，就能找到一條路走。神秀大師講：「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心就是父親，自心本來就有一切佛法，心外求法就像捨棄父親逃走，這是愚癡。

頓漸品第八：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

修行就是要改變。自己現在是凡夫身，所以有煩惱、執著、習氣。自己在未來的法界裡成道了，就沒有煩惱，有種種神通妙用，有智慧福報，能利他幫助眾生。所以修行就是從現在開始改變，現在不變，未來的自己跟現在的自己不會差別太大。能夠變化多少是自己的本事，這個不求人，重點就是要知道改變，往朝成道的方向變。就算沒有成道，起碼朝著讓未來的自己更有神通、福報、清淨、智慧的方向努力。

修行人如果沒有迫切感，不知道自己不足，就會一天過一天，不思進取。世間有目標的人都很努力打拼，早出晚歸，不會輕易浪費時間。反倒是有些修行人平靜生活過習慣了，就怠惰在這裡，認為自己今生不可能成道，修行失去目標，已經糊塗了。就算今生不可能成道，也不要墮落太多，起碼修一點智慧福報，起碼知見正確，知道修行是要解脫利他。世間人都知道兢兢業業去做世間

事，出世間事是更難做的，怎麼可能每天都不變而能做到？所以自己立一個目標，時時提醒自己：我要變得有智慧、有慈悲、有五眼六通，要解脫利他。

「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我聽說你的師父教大眾學戒定慧法，你師父說的戒定慧是怎麼樣的？跟我說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段話可以用禪宗的角度講，也可以用漸修來講。用禪宗的角度講，能夠安住本性，不起攀緣念，一定諸惡莫作。本性是空、覺、無我，能夠起一切作用，含攝一切法界，自受用產生他受用，一定眾善奉行。安住在清淨的本性當中，自然是解脫、涅槃，沒有一念走作，就是自淨其意。用漸修的角度講，諸惡莫作就是戒，眾善奉行就是慧。為什麼眾善奉行是慧？眾善奉行是為了利他，要利益眾生必須有方便，有智慧才能開得了方便。執著習氣破掉了，學一切法，成就一切慧，度一切眾。應眾生不同的根器、需要，分別給予不同的教導而利益眾生。所以智慧顯了，才能夠自利利他。菩薩為了度無量無邊的眾生，所以破自己無量無邊的執著習氣，顯現出無量無邊的智慧，學無量無邊的法，而度無量無邊的眾生。

「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六祖講，我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可以教給你，那就是騙你的。你被什麼綁住，我就幫你解開什麼，假名三昧。所以佛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過一個字，意思是「說而無說」。對凡夫而言，佛說了三藏十二部經典。對於成道證果的人，從本性來講，佛未曾說過一個字。本性是說而無說、作而無作，講再多，本性不會增加。講再少，本性也不會減少。

「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六祖讚歎神秀大師所講的實不可思議。

「吾所見戒定慧又別」，我所說的戒定慧不一樣。一個從漸修的立場講，一個從頓悟的立場講。「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志誠就講，戒定慧只有一種，有什麼差別呢？「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神秀大師的戒定慧教法是接大乘人，六祖的教法接最上乘人。有人看到這裡，慢心就起來，看不起神秀大師的教法。大乘是心量大、福報大、智慧大、願力大、度眾大，如果自己這些都沒有，連大乘人都不是，為什麼慢心這麼重？

最上乘的人就是無位真人，就是沒有形相的本心，這個生命源頭是最上乘的。我們講佛有無見頂相，最上乘就是無見頂相，就是心圓滿，成就圓覺了。大乘就是從空覺起作用，廣度一切有情。所以大乘是心的作用，最上乘是心的本體。從心的本體起出心的一切作用，心生一切法，心含一切法，心的體跟心的作用一起證、一起修而入涅槃，心起作用當下就是涅槃。所以大乘不離最上乘，最上乘也必須有大乘的作用才能夠圓滿。

「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你聽我說的跟你師父說的一不一樣？都是同一軌則：法不離心，心不離法。「吾所說法，不離自性。」我所說的法不離開自己的本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心的體就是空覺，離體說法就是離心的空覺。離開本性而說法，就只是在相上面、法上

面講，沒有深到根源，是迷掉自性。凡夫不只是說法是相說，只要心沒有空覺，行住坐臥、一舉一動都是迷心之用，都是相說。凡夫隨時是迷惑本心而起作用，不知不覺、妄知妄覺地用，自性常迷，都在生死大海當中漂泊。「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切萬法皆從自性當中起作用，是真戒定慧法。

六祖接著講了一個偈子。「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就是心體，所以是：心體無非自性戒，心體無癡自性慧，心體無亂自性定。「心地無非自性戒」，在本具的空性裡面什麼都可以銷融，沒有二元對待、是非兩邊，隨時法來法空。「心地無癡自性慧」，心體當中有般若，本性是清淨、無我，無我就沒有貪嗔痴。心地沒有貪嗔痴，心就是光明的，起用都是智慧的用。「心地無亂自性定」，心是用而無用，隨時即作即了、無住，哪裡有亂？「不增不減自金剛」，本性不增不減，「自金剛」就是不被時間空間摧毀。本性不生不滅，不管輪迴到哪裡，它都在。「身去身來本三昧」，動而無動。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五蘊是色受想行識，色是我執，受想行識是我見，這些都不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如果把世間萬象推掉，想要趣向真如，這樣的觀念也是不清淨的。就像張拙秀才寫的偈子裡面有兩句話：「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不是往真如的方向找，是破執著、習氣、無明，讓真如本性現前。永嘉大師也講「不除妄想不求真」，妄想出現就空掉了，當下銷歸自性，只要不續起就好。想要求真，這反而是虛妄的。

龍牙居遁禪師有一個偈子：「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夫人學道莫貪求」，學道的人不要貪求，連貪戒定慧都不要。不是貪求就能有，是做到才有。每一刻都安心實在地做，由現在的自己慢慢改、慢慢放下，變成未來的自己。「萬事無心道合頭」，萬事無心，待人處事都是平靜、寧靜，見而無見，聽而無聽，一切法宛然自在。當下就是自己的因果，對於現象不迎不拒。能夠做到萬事無心，道就合到頭，合到生命的源頭。

「無心始體無心道」，無心才能體會無心的道。「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條路，明朝依舊打豆腐。」賣豆腐的人在睡前東想西想：明天我做多少豆腐？要賣多少錢？要買什麼東西？想了很多，明天起來繼續做自己的事情。就像很多人沒有破執著、除習氣，而是東想西想：我要修這個、要到哪裡修、要怎麼修……，都是癡心妄想。「體得無心道亦休」，等到了無心的時候，道也放下了，不執著了。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六祖同意志誠所作的偈子，又再跟他講，你師父的戒定慧是勸小根器的人，我講的戒定慧勸大根器的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小根器慢慢修，就變成大根器。沒有開悟就是小根智的人，當真正悟道了，知道並深信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眾生有病我有病，心量就大，自然有慈悲、含攝，就是大根器。到這個地步是不得不慈悲、柔軟、含攝、包容，因為

順著本心本性走就是這樣。沒有開悟的人就從戒定慧開始做，漸修趨向菩提涅槃。如果真正悟道，菩提涅槃、解脫知見這些名相就都是閒傢俱。已經是涅槃解脫了，何必頭上安頭？

「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心完全達到真空，才可以建立一切法。如果心當中還存著菩提涅槃、解脫知見，就還沒有到。「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就修行來講，菩提涅槃、解脫知見是平常事，不是聖人事。不論迷悟、凡聖，一言一行，吃飯、睡覺、屙屎、放尿，都不離開菩提涅槃、解脫知見。如果有人問：如何是菩提涅槃？祖師會答：菩提涅槃是魔的知見，不是佛知見。因為佛無知見。楞嚴經講：「知見立知，即無明本。」雖然個個本具，必須自己契入，否則只有隨業流轉的份。

「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就像祖師講：「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打一個嚏噴就是說法了。「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沒有停留、罣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不假思索，完全是自性的作用，是本具空覺當下的作用。「普見化身，不離自性。」行住坐臥都是化身。「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如果還沒有這個功夫，就是沒有見性。

「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前面六祖講：「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志誠法師對此有疑問，就問什麼是不立。「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本性離二元、去兩邊，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常離法相就是不著相。本具的心起一個念，外能覺一切相，而不執著一切相，內不離自己的法身、自己的清淨、自己的自心佛。凡夫起念都是善惡、是非、人我，往外面去了。悟道的人起念外不著相，不隨相轉，內不迷於空。

「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悟道了，隨時安住在頓悟的狀態，隨時頓修。頓修就是外無人我是非，內是空覺，隨時見一切相、不執著一切相，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一切法當下就寂滅。悟了道，隨時是菩提涅槃。就算沒有悟道，聽到聲音，聲音就消失了，心的涅槃性隨時顯現，只是自己認取不了。諸法本來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因為聽到這麼好的道理。

前面提到磬山天隱圓修禪師參「雲門扇子話」公案兩年，有一天聽到驢子叫，終於豁然大悟。他出關後，就和同參密雲圓悟禪師前往京師普照寺去見正傳禪師。正傳禪師見到他們二人，就講：「別來三載，各呈似看。」就是考功，看看三年來修行有什麼增長。圓修禪師就講：「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窮的人才知道寒暖，不夠窮還不知道。正傳禪師一聽就點頭，還可以。

第二天圓修禪師又入到方丈室參禮正傳禪師，並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心如日照三千大千世界，歷歷孤明，很清楚，沒有一點模糊。正傳禪師就講：

「待汝到此與你道。」等你到這個境界了，再跟你說。這是圓修禪師的境界了，但是他師父還是再考問他一下。圓修禪師就大喝一聲。正傳禪師就講：

「汝還起緣心麼？」你還起攀緣的心嗎？圓修禪師聽師父這麼說，便拂袖而

出。這當然有他的道理，這不是耍脾氣、耍個性，是一種禪機。

一日正傳禪師穿褊衣，褊衣是一般人穿的緊身衣，出家人沒有這種衣服，一般這種衣服是女眾穿。正傳禪師穿了褊衣，舉著椅子，然後告訴圓修禪師：「汝上座，待我拜你為師。」圓修禪師一看就笑了，之後作了一個偈子呈給正傳禪師：「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覷來是男子，今朝還做老婆婆。」正傳禪師就笑說：「甚愜老僧意。」很合我的意思。後來圓修禪師就留在正傳禪師的座下充當書記，負責寺院的文書工作。以前當書記、知客、典座、監院的人，修行都有相當的功夫，基本上都是開悟的人。不久後，正傳禪師就給他印可。

圓修禪師開堂以後住在磬山，所以他稱為磬山天隱圓修禪師。他的上堂開示當中有幾句話：「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真機獨露。」「禪非解會」，禪不是去了解、體會。「道絕功勳」，道是絕功勳，心性本空，可以承事一切作用，但是也斷一切作用，無住。「妙體湛然」，為什麼是妙？有，但是不可見。空不可見，但是能夠起一切用、一切有。妙體湛然，清楚明白。

「真機獨露」，真機獨露在哪裡？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圓修禪師有一次示眾：「今時禪門大變，總是箇弄虔頭漢，教壞人家男女。不肯指點人做實地工夫，剛剛學些魔嘴說話，不顧本分中黑漆漆地。老僧者裏不比諸方，容人打口令謂之參禪。若要在住，須將從前學得的盡情吐卻，淨淨地本分參究一回，討箇分曉始得。若不如斯，唐喪光陰，有何利益？」

「今時禪門大變」，現在禪宗門庭有很大的變化。「總是箇弄虔頭漢」，很多都是耍花樣，賣弄本領，光有樣子。「教壞人家男女」，教壞男眾女眾法師，知見偏差。「不肯指點人做實地功夫」，現在哪一個道場教人要趕快用功，要解脫利他？很少。講種種教理，或是講人間佛教、修菩薩行、念佛求往生，執著習氣不除，本分事不做，講這些有什麼用？

「剛剛學些魔嘴說話」，學的都是魔嘴說話，魔子魔孫。「不顧本分中黑漆漆地」，沒有想到自己本分事黑漆漆的。自己心性不明、心眼不明，鸚鵡學舌，人家講什麼他就講什麼，人家喝他也喝，人家棒他也棒，人家轉身他也轉身，人家點頭他也點頭，覺得這樣可以。內心不明，縱使有一點知解，都還不夠。

「老僧者裏不比諸方，容人打口令謂之參禪」，就是表面上學一學知見。「若要在住，須將從前學得的盡情吐卻」，把過去所學的全部吐掉。「淨淨地本分參究一回，討箇分曉始得。若不如斯，唐喪光陰，有何利益？」

天隱圓修禪師親近龍池正傳禪師十八年，盡得其旨。他最初住在磬谷，人跡罕至，曾連續下大雪五十多天，快沒有飯吃了，寺廟外面都是飢餓的野獸，他還是很安然。他時刻都想著宗門凋零，極力要恢復臨濟宗旨，弘揚禪宗這個法門。他「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很嚴格地辯正邪，不做人情。不要小看「痛呵穿鑿，嚴辯正邪」這八個字，現在很多人都在為魔辯護：這裡是正法道場、那裡是正法道場，或是在網路上找資料，隨便傳來傳去，說是正法，不知道自己根本沒有程度辯正邪。所以不要亂開口，專心把本分事做好。

有一天，天隱圓修禪師集合大眾諄諄教誡，將後事吩咐給上首弟子，然後結跏趺坐就走了。這是圓修禪師一生的大概介紹。

修行自己跟自己比，不要今年跟去年一樣，都沒進步，乃至於比去年的習氣、

執著、妄想、昏沈、瞌睡還嚴重。想一想，現在凡夫的自己跟成道的自己差別有多大？好好從這邊去努力。

頓漸品第八：僧志徹，江西人

修行要依照心的本質去修，把遮障心的執著破掉、斷掉。不依心性的道理去破除障蔽心性的執著，修行就會耽誤時間，因為都在門外徘徊。打坐、修定、持戒等等，這些是要修的，但是這些是生滅法。不管入哪一個宗派，修行就是要入心，入佛性、入心性。不以入心性去修，不是外道就是魔道。

沒有心法的實踐，想要修到開悟有困難。沒有心法的知見，縱使因緣到了開悟了，也不知道怎麼再進一步。我碰過西方人開悟的，還寫書，但是他不知道接下來路要怎麼走，因為沒有人教。所以要依心性的知見去修，禪宗講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是有道理的。在大乘宗派裡面，禪宗屬於頓門，其他宗派屬於漸門，漸門跟頓門必須配合。禪宗是先漸修，把所有加行做好，並且以開悟、破執著、破牢關為大方向，所以是先漸後頓。參禪就屬於漸修，目的是破掉執著。等真正破了生死牢關，本性真正現前，契悟到無生，本心生而無生、念而無念，達到無住，就從這邊開始了生死。

依照生而無生，不斷安住在生而無生，無明分分破，法身分分顯，這樣就是頓中漸，頓悟當中的漸修。就是依照悟的本性，一直悟、一直悟……，把自己累劫當中殘餘的習氣執著慢慢轉掉、破掉。所以先悟，有光明了，本性的光明是母光明，子光明就是心的清淨作用，母光明才是了生死的光明。依頓悟的基礎去漸修，把頓悟的因緣、頓悟的量跟質不斷提升，這就是禪宗修行的路子。

其他宗派是先漸修，例如南傳修戒定慧，習氣執著慢慢除、慢慢斷。大乘天臺、華嚴的祖師也是從修戒定慧入手，契悟心性之後，再依契悟的心性去修習他們宗派的知見。如果沒有開悟，哪裡來的天臺三觀、圓頓止觀？圓頓止觀就是摩訶止觀，就是大止觀，這必須契悟心性才有。徹悟以後安住本性，無生的心就是圓頓止觀。徹悟的心盡虛空、遍法界，是圓的，所有過去、現在、未來都在裡面。依無漏的心含攝一切法，依無漏含攝一切法的心起作用，慢慢去進化、轉化，才是圓頓止觀。沒有契悟心性，講佛法是空談，無法了生死。

一般人只知道禪宗講頓悟，但頓悟必須依漸修才能圓滿。大乘其他宗派都是先漸修，但漸修必然要頓悟。大乘修行的核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悟道的心、覺悟的心，就是破除執著、契悟心性的心。不管修什麼宗派，沒有發菩提心就是門外漢，就是修生滅法，縱使有神通變化也是生死。發菩提心才能了生死、度眾生，才能自覺覺他。自己悟道、成道了，再以自己悟道、成道的知見去度眾生，這是大乘的精神。「修行不發菩提心，猶如耕田不下種。」只是耕田卻沒有播種，怎麼有收成？如果是真修行人就會知道這樣的句子很重要，不是隨便聽聽，是要做到的。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一個出家眾名叫志徹。「少任俠」，任俠是劫富濟貧、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志徹年少時是這樣子。「自南北分化」，自從神秀大師跟六祖惠能大師分別在南北弘化。「二宗主雖亡彼我」，神秀跟六祖彼此沒有人我是非，但是徒弟就不行了，「而徒侶競起愛憎」，起矛盾衝突，愛自己的師父，憎恨別人的師父。現今很多佛教徒也是這樣，讚歎

自己的師父，覺得別人的師父功夫不夠。對其他宗教也一樣，執著自己學的是對、別人學的是錯。這是人的一種習性，分別心重。

「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北宗的門人就自己立神秀大師為六祖，承繼五祖弘忍大師。這樣立並非不行，好比一個父親把家產傳給老么，但是其他的兒子也是他的兒子。所以立神秀大師為第六祖當然也可以，但是排他就有罪過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都是佛弟子，都在弘揚佛法。重點是弘揚的法要對。現今很多外道，佛教也有很多宗派，都說自己是正統的佛法，代表佛祖，當中卻是有真有假、有高有低。

北宗門人自立神秀大師為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忌憚五祖傳衣給六祖這件事情被天下人知道，就吩咐行昌來行刺六祖。在佛門都有這種事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要殺。「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六祖有他心通，預先就知道這件事，就放了十兩金子在座位旁邊。

「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到了夜晚，行昌偷偷潛入方丈室，想要殺害六祖惠能。「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刀者三，悉無所損。」六祖惠能就把頭伸出來，行昌三次揮刀砍六祖的頭，六祖的頭都沒有受傷。「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六祖講，正念的劍不會邪，邪念的劍不正。只欠你錢，沒有欠你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行昌就驚駭得昏倒在地上，過了很久才甦醒。「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就求哀懺悔，想要在六祖這邊出家。

「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六祖就把錢給他，跟他講，你先去別的地方。如果你刺殺這件事讓人知道了，可能有人會害你。你以後換個樣子再來，我會接受教化你。「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行昌就聽從六祖的指示，偷偷離開了。後來他就其他寺廟出家，受戒後，用功精進。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有一天，行昌回憶六祖的話，就從很遠的地方來見六祖。「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六祖就講，我想念你很久了，你怎麼來得那麼晚呢？「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行昌就講，以前蒙和尚不治我罪。現在我雖然出家苦行，還是難報和尚的恩德，只有弘揚佛法度眾這麼一個心願。「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他乞求六祖慈悲，為他開示常、無常的意思。

「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佛性是無常，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是常。「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行昌就講，和尚說的跟經文是違背的。「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六祖就講，我傳佛的心印，怎麼敢違背佛經呢？心印就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佛法知見。

「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行昌就講，經典講佛性是常，和尚卻說是無常。經典講善惡諸法乃至於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說是常。講常或是無常，都是因應世人不同的執著而講。清淨本心超越常跟無常，是常

也是無常。這個心隨時都在，隨時能夠起作用，心能夠不斷起作用的這個性質永遠在，這是常。心能夠隨著心所生的作用而呈現出每一個作用，心起出不同的作用，就呈現不同的現象，這是無常。行昌讀涅槃經只知道佛性是常、諸法是無常，六祖為了破除行昌的執著而從另外一個方向講。究竟來講，涅槃的狀態是常也是無常。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誦讀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六祖就講，我曾經聽無盡藏比丘尼誦過一遍涅槃經，就為他講解涅槃經的道理，我講的道理沒有不符合經文的，現在我跟你講的也是一樣的道理。「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行昌就說自己識量淺昧，請六祖為他開示。

「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六祖就講，佛性如果是常，就沒有人會發菩提心了。因為這樣的話，佛就是佛、眾生就是眾生，就定在那裡不會變了。佛性無常，才可能從凡夫證到羅漢、證到菩薩、證到佛。佛性是活的，是空覺的組合。覺變化無邊，能夠覺一切作用。空能銷融一切法，是活潑的空，不是死的空。所以從佛性能夠活潑起一切作用這一面來講，它是無常。

「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如果說一切諸法是無常，「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石頭、木頭如果是無常，就會自己變了。事實上石頭、木頭都是隨著心的變化而有，所以不能把石頭、木頭等無情物以及喜怒哀樂等念頭當成是無常。「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心起惡念，這個惡念就定在那裡。心能夠再起善念，不是這個惡念會變成善念，惡就是惡，善就是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所有念頭、現象是常，是定的，是被生出來的，是隨著心變化而有，不會主動變化。

六祖接著講，「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佛是為了凡夫外道執著邪的常、不對的常，二乘緣覺羅漢執著在常當中認為是無常，共成八種顛倒。所以佛在涅槃經當中為了破種種偏見，而顯現出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六祖跟行昌講，你現在依著文字的意思斷章取義，以斷滅的無常以及確定的死常而錯解佛圓妙的話。六祖講的是他修證到的境界，唯有悟道才能真正體會常和無常是一起的，是一體兩面。

「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聽到六祖的開示，行昌忽然大悟，並且說了一個偈子：「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沒有悟，就會執著經典文字，認為心的作用是無常、佛性是常。就好比在春池裡撿一顆小石頭，因為心有執著，有所取捨，只取小小的一小塊，無法相應無量無邊的本性。「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佛性真正現前了，本來就是生而無生、作而無作，所以「我今不施功」。本性不是修而得，是本具。「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本具的心性不是誰施與的，而是自己本有。自己真正契悟了，

「我亦無所得」。心的本空現前了，一切法都不執著了，當然無所得。「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六祖就告訴行昌，你已經徹悟，應該改名為志徹。志徹就感謝禮拜六祖然後退了。

大乘涅槃具有四種德：常、樂、我、淨。「常」是指涅槃之體恆常不變，沒有生滅。「樂」，涅槃之體永遠是寂滅、安閒、受用，無絲毫煩惱。「我」是指涅槃之體得大自在，沒有絲毫束縛。心起作用沒有邊際、廣大無邊，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沒有任何束縛，這是我。」「淨」是指涅槃之體解脫一切垢染，是究竟清淨，這個清淨超越凡夫認為染淨的清淨，是不染一法、不立一法。心知一切法，心用一切法，心呈現一切法，心不染著一切法，這就是心涅槃性的淨。

教理講凡夫有四種顛倒。第一個，常顛倒，把無常認為是常。例如一個人如果失去家人或是失去喜歡的東西，就會很難過，因為他把無常認為是常。第二個，樂顛倒，就是把世間的負擔、苦當成快樂。凡夫所謂的快樂都隱含著苦的因，例如吃各種喜歡的東西吃得很高興，但是血糖、血脂、血壓偏高了，身體就受害。第三個是我顛倒，凡夫起心動念都基於「我」，隨時是：我認為、我覺得、我可以、這個對不對、那個公不公平……。只有我執，不認識真正的自己。第四個是淨顛倒，不知道什麼乾淨、什麼髒。洗澡洗得香香的就覺得很乾淨，穿得髒髒的就覺得不乾淨，卻不知道從心去看乾不乾淨。

凡夫因為常顛倒、樂顛倒、我顛倒、淨顛倒，而有種種苦。尤其是我顛倒，人根本的問題就是「我」，有我皆苦，一切煩惱都是有我而生，有我就有輪迴。事實上念頭生出來就不見了，哪一個念頭是我？身體每一刻都在變，哪一個身體是我？心不同，作用就不同。所以重點在於我顛倒，有我顛倒才有常顛倒、樂顛倒、淨顛倒。擒賊先擒王，所以修行先破我執。

二乘羅漢緣覺也有四種顛倒：將涅槃的常性當成無常，將涅槃的樂當成無樂，將涅槃的我當成無我，將涅槃的淨當成無淨。所以二乘的四種顛倒是把心的涅槃性埋沒了，也就是對心的認識不全，偏空了。以上就是大乘涅槃的常樂我淨，還有凡夫和二乘的八種顛倒。那麼修行上面要怎麼做？破執著，除習氣，把「我」破掉、斷掉，這是修行的根本。

有出家眾問百丈禪師：「如何是大乘入道頓悟法要？」大乘頓悟的核心是什麼？百丈禪師就講：「你先歇諸緣」，先把萬緣歇掉。「休息萬事」，攀緣的事情都放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並皆放却，莫記莫憶，莫緣莫念，放捨身心，全令自在。」對於世出世間、善與不善，對於一切法、一切現象，都不要去記憶它、攀緣它，身放下、心放下，令其自在。簡單講就是：對一切看到、聽到、想到的，都不要有自己的認為。凡夫的認為是依「我」而有，就是「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

「心如木石，口無所辯，心無所行。」心跟木頭、石頭一樣，不必去爭辯、分別、定義。「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心空了，智慧自然現前。智慧不是「我認為」，智慧是沒有「我」之後心自然顯現的。有人講：「我不定義，那我就不知道怎麼做了。」當把自己的攀緣、定義破掉，本性現前了，自然知道怎麼做，並且能夠就事實處理事實，沒有後遺症。「如雲開日出」，好像雲散開，太陽出來了。

「但歇一切攀緣」，依「我」而生出來的念頭都是攀緣。沒有「我」，就沒有攀緣，當下就寂滅。「貪嗔愛取，垢淨情盡。」一切想法情慮都盡了，放下

了。「對五欲八風不動」，五欲是五種欲望，有粗的五欲，財色名食睡，還有細的五欲，色聲香味觸。八風就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就是對你有利益的、不利的，有人毀謗你、讚歎你、稱讚你、譏諷你，以及身心受到逼迫的苦或是身心快樂。不被五欲八風綁住，把這些都放下。

「不被見聞覺知所閱，不被諸法所惑，自然具足一切功德，具足一切神通妙用，是解脫人。」不被見聞覺知障礙住，不被境界所迷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的人。「對一切境法，心無諍亂。」對一切境界，心沒有諍亂，就是如是。「不攝不散」，對境界不攝受、不攀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閼，名為道人。」不被一切看到、聽到、想到所罣礙，這樣稱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心不起善惡是非種種定義。「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執著一個法，也不捨掉一個法，這樣稱為大乘人。

「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如同心經講的：「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到最後，「以無所得故」，三世諸佛才能依般若波羅蜜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說，要把所有對世間的定義、對佛法的定義放下，都空了，三世諸佛才能依般若到彼岸去。所以破執要破到盡，除了破掉對人事現象的執著，也要破掉對佛法的認識，這樣才能呈現出本性，才能到彼岸。

「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解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是非好醜，是道理、不是道理，所有見解都放下，沒有什麼能綁住自己，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佛地就是心的清淨地，契悟到這個，就是初發心菩薩。

這是百丈禪師告訴我們怎麼修大乘頓悟法門，重點就像六祖講的，先從不思善、不思惡做起。修行不是從經典、從祖師的開示去找到自己，是由破執著去找到自己。經典、祖師的開示是標月之指，真正面對自己去破執著才有用。

頓漸品第八：有一童子名神會

人道是輪迴道，除非是菩薩示現，否則人都是由於善惡業夾雜而投胎到人道。人的人格就是依我執為中心而有的一種習氣執著，如果繼續這樣的人格，將來還是輪迴，所以人格是一個負擔。要把人格修成成道解脫的格，這是一個大工程。我們現在是人，代表我們有很強烈、很執著的造人業的習氣。帶著這些善惡業夾雜的性格，是無法成道的。也就是說，人格是成道的障礙，是輪迴的因。修行學佛不是要當凡夫，是要把人格提升成解脫的格，變成聖人、菩薩、佛的格。

修正人格可以修正人生的困境，修正煩惱的根源，也能夠更好地生活。人的一舉一動都是人格的表現，都有修正的空間。要怎麼修正人格？隨緣盡分，盡分隨緣。所有看到、聽到、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因緣果報，隨緣就是接受當下的因果，心當中無我，現前是什麼就接受什麼，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沒有情緒煩惱，就事論事讓事情變更圓滿，所以隨緣是積極地完全放下自己。能夠隨緣，心能柔軟慈悲，就能打開心量。

無我才能盡分，本分是空、覺、無我、清淨。凡夫盡本分就是要反省檢討，當下的因緣不好，知道有自己一份，檢討反省後，再努力去補足因緣，讓因緣更

勝。有人不會，我幫他一把。他想不到，我幫他想。他看不破，我幫他看破。基於善念慈悲來補眾生的不足，才是修行人的觀念。還要經常提醒自己：我沒有成道，觀念知見都是錯的，都需要改。人格是依據我執而成形的習氣攀緣架構，是輪迴的因。自己對人對事、對佛法的看法，都是凡夫的執著習氣、人格的缺陷所成，不是真理。所以不要以自己為標準，不要希望事實符合自己的要求、變成自己要的樣子，而是要接受事實，再來讓當前的因緣提升。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神會大師十三歲時，還是一個沙彌，從湖北玉泉寺來參禮六祖。「師曰：知識遠來艱辛。」當時六祖已經五、六十歲了，稱呼一個沙彌為知識，慰問他遠來艱辛。這就是修行人。「還將得本來否？」你能不能把你本來的面目、本具的心性呈現出來啊？「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如果有本來的東西，那你就認識到自己的主人是什麼了。六祖就叫神會說說看。

「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話講得不錯，但是沒有到。「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六祖知道他沒有到，就講：你這個沙彌胡說八道，道聽途說。取次語就是別人講過了，你再拿來用，就是鸚鵡學舌，次第亂了。「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神會就問六祖：和尚坐禪，見還是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六祖就用拄杖打他三下，問他：我打你，你痛不痛啊？「對曰：亦痛亦不痛。」我痛，也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我見到了，也沒有見到。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經常看自己的過錯，不看別人的善惡是非。這個話多麼平常，又多麼做不到！一般人只看別人做對、做錯、應該、不應該，卻沒有想自己的起心動念應該不應該。人的不自覺、愚癡，真的是很可憐。「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我打你，如果你覺得不痛，那你就跟木頭石頭一樣。如果你覺得痛，就跟凡夫一樣，會起嗔恨心。「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你之前問我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你不見自性，還沒開悟，怎麼能唬弄人呢？「神會禮拜悔謝」，神會就頂禮，懺悔改過。

「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六祖又講，如果你的心迷掉了，不見自心，就要問善知識找一條路。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心雖然是本具的，還是需要有人引導。「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如果你真正悟道了，看到自性，就依法修行。依法修就是如法修，如什麼法？如心的法。心的法是什麼？安住空成就法身，安住覺成就報身，依空覺起作用，成就化身，這樣就是依法修行。

「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你自己迷，不見自心，卻來問我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我看到，我自己知道，豈能代替你的迷。你如果自己見到，也不代替我迷。我悟道，你也不會悟道。我吃飯，你也不會飽。「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你怎麼不自知自見，卻來問我見與不見。修行貴在自知，知道別人不算什麼。「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神會再禮百餘拜，懺悔改過，

在六祖身邊當侍者服侍。

「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有一天，六祖跟大眾開示：我有一個東西，沒有頭、沒有尾、沒有名、沒有字、沒有背、沒有面，大眾還認識不認識啊？六祖講的「識」不是凡夫的認識，是要大眾自己去契悟、相應。祖師會講：「何曾識得？」想認識都認識不了，因為它是空，能認識什麼？說似一物即不中。

「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神會當時還是個小孩子，就站出來講：是諸佛的本性，神會的佛性。理是對，但是他當時沒有悟道，還是在用被教的名相講。祖師要避免這個情形，就會講：離開語言文字、肢體語言、離開默然，你告訴我什麼是佛性？所以六祖喝斥神會：「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有把茆蓋頭」就是有茅草蓋頭，頭上有屋頂，就是以後住寺廟弘法度眾了。六祖並不是說神會以後都是知解宗徒，而是要告訴他，必須自己去證，不是用這些名相。以後度眾是要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果只是用文字語言，是不對的。

後來有人講神會祖師是知解宗徒，沒什麼大成就。不是的！神會後來悟道以後也知道用講的不對，要自己證。你不能說他悟道前錯、悟道後還錯、這輩子都錯。你看後面接著講：「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謂荷澤禪師。」六祖滅度以後，神會入到京師和洛陽，大弘曹溪頓教。他憑什麼可以弘？悟道。

荷澤神會禪師也是一代宗師，只是壇經中沒有把他開悟的過程寫下來。像南嶽懷讓、青原行思是自己用功，弟子愈來愈多，而荷澤神會是在最源頭確立六祖和南宗頓悟法門的地位，所以南宗定是非論就是神會最大的功勞。但是歷史上對神會大師並不是太公平，總是把他評到比較後面，事實上他的貢獻是禪宗的法能弘揚的關鍵。

一般看過壇經經文的人會認為神會是世智辯聰，那是他年輕時。神會是真正把六祖惠能的法發揚光大的人。六祖惠能跟神會大師講：我滅度後你先要潛伏，二十年後，要北上把南宗頓悟的禪法弘揚開來。所以在六祖滅度後二十年，神會大師北上。他開了一個無遮大會找大眾辯論，確立南宗宗旨，並且寫了一篇「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當時北方神秀大師的弟子普寂禪師推神秀大師是六祖，說自己是七祖，要將五祖傳的禪宗法脈以神秀大師為正脈。其實神秀跟六祖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兩個人修行都很好，是神秀的弟子糊塗了，也許是名利的問題。所以要牢記，名跟利是兩把刀，傷法身慧命，修行人絕對不可以沾染名利。一旦沾染了，正法的念就泯滅了。

神會北上是要建立南宗的法統，明明衣鉢是五祖親傳給六祖，北宗是漸修的方法，是五祖旁傳的法脈，南宗頓悟法門是五祖正傳。神會要確立這個觀念，並且要將曹溪六祖所傳的禪宗了義精神大播於洛陽。神會祖師在北方大振頓門，但是因為北宗的人認識很多高官，御史盧奕就上奏排斥南宗，說神會聚眾，要對朝廷不利。神會就被貶，搬了很多地方。後來安祿山造反，神會大師因為協助籌集平亂的軍款有功，等平亂成功之後，唐肅宗就詔神會大師入京供養，六祖的宗風從此大振。

唐德宗的時候詔立神會為禪宗第七祖，這時候是真正確立六祖惠能大師的地位，從此歷史上面記載的六祖就是六祖惠能，在此之前是有紛爭的。由於壇經當中沒有提到這部分的歷史，後來發掘到古文獻才發現這段歷史，否則神會的功勞和事蹟就不為人知了。神會大師是南宗頓悟禪法、祖師禪法的一位大功臣，不是只有小小的功德。他被流放很多年，流放的過程是很辛苦的，都是流放到很偏遠的地區，還被指責是外道、邪教。他努力了四十多年，才真正將六祖的法弘揚出去。

神會祖師寫的顯宗記就是講禪宗的根本知見，當中的文意架構很像六祖壇經，可以說是六祖知見的縮小版。顯宗記的文字很精確又簡短扼要，沒有贅詞，字字珠璣，所含的知見很廣，等於是一部經典的知見量。內容如下：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夫真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文字這麼精準、明確、連貫，歷代都少有祖師能寫這樣的文章。不是只有第一段這樣，每一段都是這樣。

「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宏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等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整篇文句都是心法，而且字句簡要，一句都不囉嗦，環環相扣。

「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

「湛然常寂，應用無方。」這個心湛然常寂，這個心的應用沒有一個方向，代表心靈活，沒有遮障。就像孔子講的「從心所欲不踰矩」，怎麼應對、怎麼做都不會煩惱，就是自在解脫。凡夫是怎麼想、怎麼做都煩惱，沒有一條路通。祖師是應用無方，怎麼用都是放下、無住、提升，自利利他，因為心有正確的願、正確的力。所以要把輪迴的人格修掉，變成聖人的人格，才能應用無方，沒有遮障。

「用而常空，空而常用。」就是無住，用了就放下。能用的人是空，所起的念也是空。當下的因緣用完就歸空。心起作用了，「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神會祖師從體講、從用講，他的知見很圓妙、很精純。用而不有，即作即了，就是真空。空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妙有，因真空而有妙有。

「妙有即摩訶般若」，摩訶般若就是覺，覺就是妙有。一切法依摩訶般若而有、而有意義、而正確。能夠妙有是因為有覺，能夠涅槃是因為有空，所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覺是空的因。「涅槃是般若之果」，空是覺的果。空覺不可分，涅槃跟般若不可分。「般若無見，能見涅槃。」覺見而無見，知道一切，不執著一切。「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是空，空無生而時時有覺。

「涅槃般若，名異體同。」空跟覺是同體異名。「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如來的知見是以覺為基礎。涅槃能夠生般若，這樣涅槃就稱為真佛法身。般若能夠建立涅

槃，要證涅槃必須有般若，就是必須有覺。覺能夠建立空，能夠建立涅槃，所以般若、覺叫作如來知見。

「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知是知道自己的心空寂，見是見性無生。

「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動靜都在妙體當中、妙用當中。

「理事皆如如」，能夠這樣，就處處通達。「如即處處圓通，達即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之力。」

「心如境謝」，心空、無我，依於當下的因緣而呈現當下的因緣果報，這是如。心如就是接受當下的因果，不迎不拒，沒有一個定義，只有當下的如相、一合相、實相。能隨緣接受當下的因緣果報，就沒有心之外的境，就沒有攀緣事、煩惱事。這樣攀緣的境界都凋萎了，就是心如境謝。「境滅心空」，沒有自己認為的攀緣境，心空了，這樣就「心境雙亡，體用不異。」

「真如性淨」，真如性是淨的。「慧鑒無窮」，能夠遍知、遍覽一切法。「如水分千月」，千江有水千江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能夠見聞覺知，但是心常空，看到，不起第二念。「空即無相」，無相即一合相，無心外相。沒有攀緣心，只有一合相，沒有心外之境。這樣安住下來，「寂而無生」。

「不被善惡所拘」，不被自己善的定義、惡的定義所拘束。「不被靜亂所攝」，不被靜跟亂所攝，不會以自己的妄想、習氣、我執為標準。「不厭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有。」就是無而不無，有而不有，空而不空。「行住坐臥，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無所得，一切法自然成就。

「三世諸佛，教旨如斯。」三世諸佛的教育宗旨就是這樣。能夠這樣做，「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就是菩薩的慈悲，就這樣一代傳一代。「自世尊滅後」，自從釋迦牟尼佛滅度以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摩，屆此為初。」達摩到了中土，為初祖。「遞代相承，於今不絕。」一代一代傳承，到現在還持續著。「所傳密教」，教外別傳的宗旨。

「要藉得人」，要對的人才能夠傳法。「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王髻珠」是法華經裡的譬喻，好像帝王最珍貴的珠寶不隨便給人，也就是傳這個法要找到對的人。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就是要找到一個不受惑的人，不被自己妄想所迷惑的人。

「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這個法要行解相應，才能建立。「衣為法信，法為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脫。」以上是顯宗記內容，字字珠璣，而且句句相扣，是很難得的文章。

修行就是修正人格，凡夫所有的念頭都是錯的，有想法就是排斥實相、造業。修行就是「不要有自己」，這樣去發心用功，才能讓事情變更好。看看自己這一生有多少煩惱，就知道自己的人格是不能用的，它是輪迴的因。自己現在的想法、認為就是過去處理事情不及格所累積下來的業，讓自己今生投胎為人。所以自己的人格就是輪迴格，是修行的包袱，要把自己的人格、習氣慢慢破除。

頓漸品第八：師見諸宗難問

有人講：現在附佛外道很多。外道就是知見不夠究竟，以為自己證的是究竟涅槃，但其實不是。附佛外道就是依附佛法，講的好像是佛法，其實是講他自己的東西，知見偏差，無法讓人證到佛教導的菩提涅槃。

現在的附佛外道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附佛外道是以居士為主而成立一個宗派，講的是佛經、佛法的道理，教的是咒語，卻是引導眾生走到錯誤的知見，去達到他要的目的，無法引導眾生解脫、了生死。這種外道通常是為了名利而依附佛法來造出自己的一套。第二種附佛外道是以法師為主、以僧團為主的附佛外道，講的是佛經、佛語，住的是寺廟，他們也出家、受戒、持戒，也做善法，講慈悲、講菩薩道，但是沒有依照佛所教的去解脫、了生死，跟他修行的人也無法解脫、了生死。這類出家團體的外道知見不正，但是不自覺，以為自己在度眾、在宣揚正法，卻不知道自己的知見是錯的。這種附佛外道一般人無法分辨，連居士甚至是法師都分辨不出來。第三種附佛外道是不屬於任何團體，自以為是佛教徒，自以為在修行，但是修行知見偏差。不管出家或在家，如果心外求法，縱使吃素、誦經、讀經、講經、持咒、打坐、拜佛等等，還是附佛外道。

一般講的外道是指印度教、耆那教、西方宗教等等，因為這些宗教證的不是究竟涅槃。釋迦牟尼佛剛開始也是跟著外道修行，他證到所有外道講的最高涅槃境界，但是他覺得這些不夠究竟，是在真正的道之外取涅槃，所以稱為外道。很多外道修行很認真刻苦，不是為名利，但是知見不對。例如有外道講，修行要梵我合一，就是小我要和大我的梵天合一，合一之後就安住在大我當中取涅槃，認為這裡是聖境。大乘佛法講，小我和大我合在一起，大我也要歸到真空，真空才能夠取涅槃。所以外道就是在道之外取涅槃，也就是在心之外取涅槃，偏離三界唯心，心外求法而不自覺。

南傳佛法著重在斷我執，斷見惑、思惑，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在四果入涅槃。但這個涅槃在大乘來看只是處理到我執的部分，還沒有處理法執。處理法執就是處理現象的圓滿程度，所有看到、聽到、想到的，都要讓它圓滿，因為都是自己心所生。禪宗是以參禪起疑情破無始無明，呈現出佛性的本質，從這邊起修，去圓滿、去證。其他大乘宗派，唯識、天臺、華嚴、淨土等，也不能離開破無始無明而證佛性。

例如淨土宗從持名念佛、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到實相念佛，實相念佛就是破無始無明，本心的空覺現前，安住在空覺當中，以心所起的清淨念念本性。心的本性就是佛，安住本性的空覺就是實相念佛。禪宗講悟道後要安住，行住坐臥不離空覺，也就是念佛。持名念佛、觀像念佛、觀想念佛是為了達到實相念佛的方便，就像禪宗參話頭也是為了破無始無明的方便。用方便是為了達到目的，方便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不能講「我參禪有多厲害」或是「我念佛有多厲害」。

經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既然佛都從心得解脫，要跟佛學，當然也要從心得解脫。本心是清淨、沒有垢染，解脫就是從自己心當中生出來的無明、妄想、習氣當中得到解脫。所以大乘佛法的修行一定要破執著、破無始無明，呈現出本性、佛性，否則就是外道。要很清楚這個觀念。

來看頓漸品最後：「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六祖看到各個宗派的人不懷好心。當時情況就是這樣，達摩祖師都會被法師毒害，因為認為他講的是邪知邪見，是禍害佛法。德山禪師悟道之前也認為講禪宗頓悟的人是魔子魔孫，他要去剿滅禪宗的窟穴。德山禪師是六祖下第五代，已經離六祖很久了，都還是如此，就知道六祖當時的人更不相信頓悟，所以有很多宗派的人來問難。尤其六祖不認識字，更是遭到非議。有些論師很有學問，就會來六祖會下挑戰。

「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六祖就很慈悲地跟大眾開示：學道的人應當除盡一切善念惡念，這個心沒有形狀、沒有名字，就用自性來代表。自性是無二之性，即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實性就是佛性，於佛性當中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就是講話的同時要有空覺，要能夠迴光返照，返聞聞自性。「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很多人聽到六祖開示後，就認六祖當師父了。短短的一段描寫了當時頓悟法門的困境，也描寫了六祖有悲心，慢慢度化的過程。人陸陸續續來，六祖慢慢開導，讓這些人的惡念慢慢銷融。歷代禪宗祖師對佛法的貢獻，就是把經典的道理變成一套有實踐性、可修性、可證性的系統。其他宗派的系統沒有那麼穩固、明確，不是偏向理就是偏向信。偏向道理是無法傳承，偏向信還不是偏向事，就只是一種相信，不一定能證。所以從達摩到六祖對頓悟法門的貢獻，加上六祖以後的祖師們建立的修證系統，對佛教修行有很大的貢獻。

這裡介紹古庭善堅禪師的公案。他是無際明悟禪師的法嗣，俗姓丁，雲南昆明人。他生於明成祖永樂年間，算是明朝的盛世。他十歲出家，十九歲參禮柏巖禪師學習禪定。宣德庚戌年，善堅禪師到金陵投無隱道禪師，無隱道禪師教他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就不斷參這個話頭，參了十多年。後來他在坐禪時聽到有出家眾講：「見無所見即真見。」他就悟道了。

善堅禪師悟道後要找人印證，就去參禮無際明悟禪師。他見到明悟禪師時，就講了十多年來的修證體會：「我參學十年餘，為己躬事行腳工夫，做到理窮情盡，十方坐斷，凡聖不容，心同太虛，了無一法，即如來清淨覺地。是，則求和尚證明。不是，求和尚開示。」「理窮情盡」，道理已經到最究竟了，情已經盡了，攀緣的心都斷了。「十方坐斷」，盡虛空、遍法界了。「凡聖不容」，這個心沒有凡、沒有聖。「心同太虛，了無一法」，這個就是如來清淨覺地。如果我這個是對的，請和尚證明。如果不對，請和尚開示。他很直接了當，不囉嗦。

明悟禪師聽了，就問：「那箇是如來清淨覺地？」你講這個語言是通，那要看你真的通不通。善堅禪師就走上前，叉手而立說：「是某甲自性。」重點不是他講某甲自性而已，他還有動作。明悟禪師就講：「我難與你證明。」善堅禪師追問：「我是，和尚道未是，和尚誤我。我未是，和尚道是，亦和尚誤我。」如果我是對的，和尚說不是，和尚耽誤了我。如果我不是，和尚說我是，也是和尚耽誤了我。

明悟禪師就講：「何不別處去？」這還是一種考驗。善堅禪師就講：「天下有過我者，我不踏老和尚門戶。」天下有超過我的，我就不來老和尚這邊請您印

證了。口氣很大。明悟禪師就講：「可近前作禮歸位。」又講：「子實到家。」善堅禪師眼睛睜大看著前方，沒有看明悟禪師。明悟禪師就講：「許你，許你。」好啦，我印證你了。善堅禪師仍然不回答，也不看他。明悟禪師就講：「我道許你，更疑什麼。子既如是，吾亦如是。」我已經講承認你了，你還疑個什麼？你是這樣子，我也是這樣子。善堅禪師到這裡才結束這個公案，展大具，頂禮三拜。

經過這個驗證過程後，無際明悟禪師就對善堅禪師講：「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舉似一遍，供養大眾。」叫他把以前做的工夫講一遍，引導大眾用功。善堅禪師就把自己做的功夫跟大眾講，當講到他的知見時，善堅禪師就叉手默然。明悟禪師就說：「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你的知見怎麼跟我不一樣啊？善堅禪師就兩手做一個大問訊，講：「這箇非別。」明悟禪師又問：「這箇還著言句也無？」善堅禪師就講：「實無一字。」佛說三藏十二部經典，一個字都沒有說。明悟禪師就說：「只此無一字處，吾為汝證明已竟。子可深山茅蓬下，饑餐渴飲，任情逍遙。為子安號古庭。珍重！珍重！」告訴他，你可以到茅蓬用功了，並給他一個號「古庭」。

善堅禪師參禪十多年悟道，有這個恆心，不容易。悟道才能修道，修道才能夠證道，所以一定要悟道。悟後再參，再悟、再破，才是真正的修。心是本具的，只要知見對、行持對，悟是早晚的問題。等真正悟道了，心有空覺，空覺就是解脫的因、成佛的因，就是轉識成智的開始，從這邊開始解脫證果的路途。這是心路、解脫路，不管修哪一個宗派，都一定要這樣做。

宣詔品第九：神龍元年上元日

修行要跟時間競賽，看在命終之前能有多少成就。學如逆水行舟，修行也如此。只要這一秒鐘沒有收斂習氣、轉掉習氣，習氣就是越來越嚴重。修行很具體，看看自己每天惡念、煩惱念多，還是正念、善念多。已生善念令增長，未生善念令起，已生惡念令斷，未生惡念令不起。如果平常生活中身心散漫，沒有照顧自己的念頭、行為，談修行是遠之又遠。

如果真正在修行，周圍的人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改變。能夠破掉自己的妄想習氣並且改變自己，才有能力幫助、改變周圍的人。有些人覺得：「如果我吃素，跟吃葷的家人、同事、朋友就格格不入了。」或是「我學佛之後，我和家人、朋友講話就沒有共同的話題了。」當然是這樣！自己修行學佛改變了，才能把周圍的人帶到修行的方向，讓他們因為自己修行學佛而得利益。不能說他們都吃葷，自己就跟他們一起吃葷；他們都談世間事，自己就跟他們一起談世間事。這樣是不對的。

釋迦牟尼佛是不是跟家人、跟外道、跟世間人格格不入？當然格格不入！釋迦牟尼佛離開皇宮、出家，到後來成立僧團，身邊的人就是弟子、居士，這是慢慢轉變。修行就是要練習改變自己，先是觀念改變，然後用方法讓行為改變並且落實下來。很多人認為要行菩薩道，別人吃葷、玩樂、談世間事，自己也一起這麼做。這樣是他們變成你這樣，還是你變成他們那樣？用功必須落實在生活上，讓自己有所變，周圍的人也有所變。這個變是自然而然的，別人看到你變得比較慈悲、有智慧，周圍的惡緣轉成善緣，他們才會覺得修行很好，就願意跟著你變。而不是嘴上說：「我要行菩薩道，要和光同塵。」自己沒有光、

沒有智慧，怎麼和光同塵？是一起沈淪吧。

所以要多觀心返照，自己不足的地方要練習破除。修行不怕有過失，怕的是自己有過失卻不知道，不能反省檢討、改變，過失就一直累積變成障礙。佛教徒要用佛法的標準來看自己、看人看事，如果用世間人的標準來看，人生的目標就在世間，而不是解脫成道了。世間人會有一套理論來為自己辯解，修行人就不同，修行人沒有理由。講再多理由，還是煩惱、無明、習氣、執著，依這樣的狀態去說自己對，不是愚癡嗎？自己離悟道、成道、證果那麼遠，為什麼認為自己想的、做的是對呢？無非是人的執著習氣。

現代人修行比古代人難，因為現代人個人主義太強，很難承認錯誤，覺得自己做什麼都對，別人講一句他不喜歡聽的話就煩惱，只喜歡聽好話，這些都是我執習氣的反應。這樣就很難修行。修行是要破我執，要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只要有人能幫自己看到不足之處，能幫自己破我執，就要歡喜接受，不要太談面子問題、身分問題。看到別人有缺點，也不要煩惱、排斥、看不起，而是幫他把缺點改過來，這樣才像是修行人。這些是做人做事的基本，也是修行人要有的心量。

接著看宣詔品第九。宣詔就是傳聖旨。「神龍元年」，神龍是武則天跟唐中宗李顯共同主政的年號。「上元日」，就是元宵節。「則天中宗詔云」，武則天和中宗下聖旨，講：「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請慧安國師跟神秀大師到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處理朝廷事務之餘，經常研究佛法。

「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慧安國師、神秀大師互相推讓說：南方有惠能禪師秘密接受弘忍大師的衣鉢和法，傳佛的心印。「可請彼問」，兩位禪師都推薦皇帝請六祖惠能到宮中來請法。「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內侍是侍奉皇帝生活起居的機構，裡面大部分是宦官，薛簡是這個機構裡的人，就拿著皇帝的聖旨來迎請六祖進宮。「願師慈念，速赴上京。」這裡的上京就是長安。「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六祖拿到詔書後，就寫一個奏章回去，禮辭說他身體不行，京城路途遙遠，希望留在林間山麓裡，不出山了。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薛簡無法請六祖到宮裡，於是跟六祖請法，回去才有交代。薛簡講：京城裡的修行人都說，要體會道，必須坐禪修定，沒有人是不因禪定而得解脫的，不知道大師所說的法是怎麼樣的？修戒定慧，是屬於漸修。漸修不離頓悟，頓悟不離漸修。沒有漸修當然沒有頓悟，坐禪修定的修行是沒有問題，但在六祖看來，這樣的知見不夠徹底，不是從第一義諦、從心性來講。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六祖就講，道是由心去悟，怎麼是在坐禪當中呢？「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經典講，如果說如來好像坐、好像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如來是無所從來，無所從去，無生無滅。「如」是心的空性，「來」是有、是心的作用。心起作用時，心的空顯現出有，同時心的作用、現象銷歸這個空。心的空在哪裡，心的有就在哪裡。心的有在哪裡，心的空就在哪裡。空有不二，即空即有，即有即空，沒有來去，沒有生滅，這就是如來清淨禪。

「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諸法空寂」是有諸法，但是一切法當下空，當下回歸自性而寂滅，就是即作即了，即空即有，空有是同時的。能夠體會諸法空寂，就是如來清淨坐，就是坐在本性、坐在第一義諦上面。安住在心性本空，就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諦不動」。心當下寂滅，當下空，所以「究竟無證，豈況坐耶。」

坐禪習定屬於漸修，好比一面鏡子上面有很多垢染，用抹布慢慢擦，到最後擦乾淨，顯現出鏡子本來的光明，就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漸修概念。而六祖惠能的意思是：鏡子本來就有光明，這個光明不會因為灰塵遮住而不在。心的空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心的本質不會因為是凡夫或聖人而有不同。凡夫因為心有遮障，心性無法顯現，打坐、誦經、拜佛、懺悔等加行工夫是要慢慢除掉心的遮障。但是顯現心性不是去造一個心性，心性本來具足。所以漸修和頓悟並沒有衝突，頓悟而漸修，漸修而頓悟。

「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薛簡希望六祖慈悲指示心的要義是什麼，然後他可以把六祖的教法帶回去給武則天、唐中宗，以及京城所有學佛的人。薛簡也讀過經典，所以皇帝才派他來。他講：「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用一盞燈去點燃百千燈，就是將六祖的知見傳給兩宮和京城學道的人，好像一盞燈又點一盞燈，暗的都變明了，這樣就明明無盡了。

「如一燈然百千燈」出自維摩詰經，維摩詰居士講：「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因為維摩詰居士是在跟諸天女開示：「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某種程度就是在講自利利他，自己心清淨了，再以清淨的心去開示法要，利益眾生，在利他當中完成自利。如果一個人心不清淨，被他幫助的人是福報還是業障？好比一塊抹布是髒的，用它擦哪裡，哪裡都髒。所以「無盡燈」的重點是：自己心要清淨，才能真正幫助他人。

「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六祖是從第一義諦來講，「道無明暗」是講心的體，是生命源頭的狀態。道沒有明沒有暗，有明有暗就有生有滅，所以六祖講：「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意思是：心起的作用、現象再大再廣，都是生滅變異，都不是源頭。心的源頭才是無盡的，它不生不滅，它本來就有。

薛簡用維摩詰經的話問六祖，六祖就用維摩詰經的話回答他：「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沒有明暗，道沒有明暗。「法無有比」就是沒有比量，只有現量。凡夫都是以自己的執著為中心，建立出習慣性的定義系統、標籤系統去比擬存在的事實，這就是比量。實相就是不要有自己的定義，就是「如是」。如是，沒有兩個，只有一個道理。

六祖用第一義諦跟薛簡講，薛簡還有疑問，所以「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光明是智慧，黑暗是煩惱，修道的人如果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怎麼能解脫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六祖還是從心的源頭來講，煩惱性跟菩提性不二。煩惱、

菩提都是心的作用，從本性來講，煩惱、菩提是一樣。但是心生出煩惱時，煩惱就是煩惱，心生出菩提時，菩提就是菩提。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說一樣是不對，說不一樣也不對。不是同也不是不同，就是「如是」。

「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煩惱性空，煩惱是心所起的，煩惱不是心之外的東西，所以要以智慧照破煩惱是二元對待，是二乘見解。二乘就是聲聞乘、緣覺乘，他們認為現象的存在是真實的，是「有」、不空。既然現象是苦的來源，所以要解脫必須離相，把「有」、把現象斷掉，所以說小乘的涅槃是偏空涅槃。「羊鹿等機」，法華經用羊車、鹿車、牛車來比喻修行的路子。羊車是指聲聞乘，修四諦法。鹿車是指緣覺，修十二因緣法。牛車是指菩薩法，修六度波羅蜜。大白牛車就是指佛乘，佛的心遍含十方世界，沒有一法能夠離開，一切法都要圓滿。

「上智大根，悉不如是。」上根有大智慧的人不是這樣看。薛簡就問：「如何是大乘見解？」大乘見解就是心的見解。心體是空，心的作用無量無邊。心含攝十方世界，就像一艘船載了很多乘客，所以稱為大乘。心生種種法生，見色即是見心，看到所有色塵境界就是見心，所以眾生有病我有病。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所有看到、聽到、想到的，都是自己法界裡的事情。

「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明跟無明，這是心作用的事，凡夫看起來是不同的東西，智慧的人能夠了解生出作用的心性無二，明的源頭本性跟無明的源頭本性是不二的，都是一樣的性質。「無二之性，即是實性。」無二，沒有兩個。無二之性就是實性，是真正的性質，不是虛假扭曲的。

「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實性，最實在、最根本的性質，就是生命源頭的性質。聖賢、凡愚、煩惱、禪定，都是心生出來的作用。作用不同，但是能夠生的這個本性是一樣的，不會因為是凡夫而變少，也不會因為是聖人而變多。禪定不會讓本性更安靜、更清淨，煩惱也不會讓本性更染著。本性就是本來的性，不是造作而有。本性是空、覺、寂滅，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來不去、不增不減、非凡非聖，所以修行不是去修聖、修定，是要把自己的本性顯現出來。

從因地來講，凡夫跟佛一樣都有本具的心性。但是在果地來講，差別是很大，凡夫在輪迴，佛則是遍滿十方世界度眾。只講因果不講心性就偏有，只講心性不講因果就偏空。很多人講：「煩惱即菩提。」難道煩惱越重的人就越是大菩薩？這樣講不是死路一條嗎？六祖為了弘揚頓悟法門，要開出禪宗契悟心性的路，所以其他宗派從作用來講，他就不得不從心性來講。從達摩祖師一路傳到六祖，都是慢慢單傳，後來一花開五葉，才有五個宗派廣傳心法。六祖有他的歷史責任，他要在當時漸修為主的環境裡開闢出頓悟的路，是很艱難的。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道就是法流，正法的流，清淨的菩提心生出作用的軌則就是道。所以必須清淨心現前，道才會現前。這個心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不在外、也不在內，這個心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沒有形相，不可見，不可名言，不生不滅。雖然是不生不滅，但是性相如如。性是本心的空，相是本

心的作用，本心的空跟本心的作用同生同滅，沒有前後，所以沒有生滅。之前講過，涅槃就是：「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涅槃就是即生即滅、即空即有，就是「不生不滅、性相如如」的另外一個名詞。有生滅是因為有一個執著的絕對座標：我。沒有我執，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就是寂滅狀態。每一刻都是當下，每一刻即空即有、即生即滅，剎那生、剎那滅，生滅同時。這必須自己證到才能體會。

「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薛簡講，大師說的不生不滅，跟外道沒什麼差別。「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六祖就講，外道說的不生不滅是用「滅」讓「生」生不出來，用「生」來顯示有「滅」。所以外道所謂的滅不是真正的滅，生卻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佛法的不生不滅就是即空即有、即作即了，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心都是寂滅狀態，性相如如的寂滅。寂滅不是空寂滅，是性寂滅、相寂滅。心生出當下的一合相，不起念、不造作，當下一切森羅萬象銷融於本性真空。不是沒有現象，而是相當下就寂滅。

「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六祖講，你如果要知道這個心的要領，一切善惡都不要思量，自然入到清淨的心體。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無量的作用都是寂滅狀態，都沒有執著。

「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薛簡蒙六祖的指導就悟道了，禮辭後回到宮中去向武則天、唐中宗啟奏六祖講的話。其年九月三日有聖旨給六祖，內容講：大師說自己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不到宮中來。您為了皇上而修道，是國家的福田。有聖人住世，國家就有福報。「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大師就和維摩詰居士一樣，說自己生病，而闡揚大乘佛法，傳諸佛的心要，談不二法門。

「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欽差薛簡已經傳達六祖大師所教導的如來知見。

「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唐中宗跟武則天稱自己積善餘慶，宿種善根，所以有大師出世。頓悟上乘，很感激師恩，並且供養一個磨衲袈裟和水晶鉢。磨衲袈裟是高麗國一種很好的織品做成的袈裟。也讓韶州刺史把寶林寺修一修，還在新州六祖以前住的地方建一個國恩寺。

有一位神照本如禪師的開悟詩講：「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現成事，何必待思量。」這個心起一合相的作用，只要不對它定義、攀緣，當下有，當下空，當下寂滅，一切現成，不需要安排。心一起作用，一切就安排好了，本來現成事。心生種種法生，一切法不離心，何必待思量。修行完全是自己的事。心有什麼，外面就有什麼。自己的心意識狀態就像吸鐵，自己這一生所碰到的種種順境、逆境、善緣、惡緣，都是自己心意識狀態感應來的。所以抱怨、排斥周圍的人事是沒有用的，唯有見境知心、罪己求責，把自己的心意識

狀態整理，懺悔、改過、提升，周圍的因緣才會改變。這是修行人需要有的智慧、責任、擔當。

付囑品第十：師一日喚門人法海

平常用功，誦經、念佛、打坐、參禪、持咒等等，是要練習讓自己的心作主。心能夠起一切作用，不要被自己心起的作用綁住。凡夫的起心動念都是綁住自己、讓自己心無法作主的心外求法作用，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想法當成事實，那是讓心罣礙的妄想。大部分人不曉得這個道理，會覺得：這是我的想法，是我的個性。世間人的念頭都在相對當中、世俗當中，會用各種以人為基礎的觀念知見去分別和計較是非對錯。

一個人除非心真正證到空，否則起心動念都是執著習氣。所以要警惕，不可以信自己的想法，要把自己的個性、觀念知見當成是讓自己心作不了主的障礙。經典講：「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得阿羅漢已，乃可信汝意。」必須證到四果阿羅漢，才可以信自己的想法。

人依自己的心造成自己的個性、思惟系統，卻被自己的個性、觀念知見所綁架，不得不這樣做，不得不這樣認為，不得不起煩惱、情緒，這樣就顛倒了，心變成奴隸，習氣變成主人。禪宗祖師講：「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一個人如果認為一個事情對或錯，心就入到對錯的殼裡面，除了這個觀念，沒有其他的想法，就是被這個觀念綁住，動彈不得了。例如你認為一件事情是如何，你就落到是非的「是」，我跟你講不是如此，你就煩惱了，這就是心作不了主。

修行人不要當觀念知見的奴隸，要練習心作主。心的本質是盡虛空、遍法界，是清淨、涅槃、無染、真空妙有，要依照心的本質去用這個心，不要讓自己心生出來的觀念知見造成的思惟系統綁架自己的心。就像工具是要拿來做工的，如果工具不好用，就要知道換掉。人用自己的心建立出自己獨一無二的、習慣性的、心外求法的執著系統，修行就是要將這種執著系統破掉，恢復本來的清淨，顯現出自己本具的佛性。只要不執著，起心動念清楚明白，沒有墮入相對觀念，那麼從心所造出來的習慣性作用可以變成清淨。

自己習慣的、特殊的作用方向，是一種習氣。一個人縱使成道了，習氣還是在。怎麼辦？慢慢除，這是成道人的事。修行先破執著、悟道，讓覺現前。悟道了再來修道，也就是自覺了再來慢慢覺他。覺他就是安住覺，慢慢把覺擴及到日常生活當中的待人處事，慢慢把執著習氣轉掉。等到覺行圓滿了，用在哪裡，覺、空就在哪裡，立處皆真。哪裡是作用，哪裡就是法身。哪裡是作用，哪裡就是覺。

這章開始講付囑品第十，這一品講六祖付囑弟子怎麼度眾、說法、修行。「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六祖把這些優秀弟子找過來，跟他們講：你們跟其他人不一樣。心性雖是本具，但是每個人過去的熏修不一樣，願力不一樣，因緣不一樣，發心不一樣。「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我滅度後，你們各為一方的宗師去教化人。我現在教你們說法，不離開心法。不離心說法，才能夠不離本宗，否則雖然身在佛門，講的是世俗的話，就有違身分，有違自己用功、發願的方向。

身在佛門就要講佛門的話，就用佛門的規矩，不要世間觀念太多，也不要隨波逐流。例如在美國有一些道場用投票來決定晚上要不要施食。中午、晚上施食是佛交待要做的事，既然發願要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要度地獄、餓鬼、畜生種種眾生，該做的事情怎麼可以用表決來決定做不做呢？還有一些道場的法師要求有一些自由時間，要跟世間人一樣去度假，到處走走。這樣佛法怎麼傳下去？修行比上不比下，跟佛比，就算不能成佛，起碼像菩薩、祖師。如果跟凡夫比，想做什麼？

「先須舉三科法門」，三科法門就是蘊、界、入，就是法界現象存在的層次。蘊是五蘊，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有三十六種相對，用來破除眾生對於兩邊、相對觀念的執著。這裡的「說一切法莫離自性」是重點，不管是說蘊界入、說心的作用、說法界，都要不離自性。不僅是說法不離自性，一切起心動念、語言行為都不離自性。

「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如果有人問你佛法，不要執著空、不要執著有。有無對、高低對，種種的對，就是要破除執著，連自己說的方向也可以放下。「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就是有一點「兩木相因為火」的意思，立了再破，破了就立，立不執著，破也不執著，立破同時消掉。只有心生種種法生，只有如是，只有當下，只有因果。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陰是五陰，就是五蘊，色受想行識，五蘊大範圍講就是「我的看法、感受」。色蘊不只是眼睛看到的景象，眼睛看、耳朵聽、鼻子聞、舌頭嚐、身體碰觸、意識知道，這些都屬於色蘊。受蘊就是身體的感受、心的感受，心的感受是想，也是受的一部分。想蘊就是一個念頭又一個念頭連接在一起，打妄想就是不自覺的念頭不斷連續，會不自覺就是因為習氣的力量太大。行蘊簡單講就是現象的運動，如果心無法安住，心外求法的力量現前了，起心動念去攀緣現象，就有行。識蘊就是去了解、分別自己所攀緣的現象。

「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就是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加上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自性能含萬法」，這句是重點。本性含攝一切法，一切法不離自性。「名含藏識」，稱為含藏識，也稱為八識，也稱為如來藏，就看從哪一個角度、哪一個時期去講。

「若起思量，即是轉識。」心含遍一切法，起思量就是轉識。從心起作用，十八界現前了：「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楞嚴經講，凡夫不知道這個色身和外面的山河虛空大地都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也就是這個心生出來的。本心一起作用，一層一層轉出去，六識、六門、六塵，就成十八界，所以十八界都從自性起作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就看自己心清淨不清淨。心清淨了，依清淨心透過自己過去造的習慣性思惟而起作用，因為心清淨，所以起作用沒有扭曲，不造成分段生死。當心被我執遮障，透過自己建構出來的思惟系統起作用，就有分段生死、扭曲。所以自性邪就有十八邪，自性正就有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用」，有執著的用就是眾生用。「善用即佛用」，善用就是不執著

的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一切用都從自性來。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這裡六祖惠能提到說法時有三十六對，就是用三十六種相對概念去破除彼此，再顯現出真。這些只是破執而用的方便，不是真正的理，看一看就可以。重點是不要執著自己心生的作用，不要綁架自己。

經教的道理基本上是應機施教、應病與藥。一個人的問題是基於他的執著而呈現，所以根據他的執著而教化、而給答案。執著不是真，答案只是方便給的真，用這個方便知見破除一個人依執著而生的想法，兩個同時破掉而生中道義。所以經典教理是因應眾生相對的偏執而說，只是方便權說，不是中道義。但是如果不依眾生的執著應病與藥，就無法顯現出中道義，所以就有六祖所講的三十六對。

「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如果了解怎麼用，就是道貫通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就是圓覺經講的：「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鑽木取火就是用一個小木頭鑽在大木頭上面，火出來後，用來鑽的小木頭燒掉了，被鑽的大木頭也燒掉了，就是依相對而產生出中道義。方便沒有了，應病與藥的對象、眾生的執著也沒有了，就現出中道義了。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一切行住坐臥都不離本性，都是本性起作用。和人講話要注意什麼？「外於相離相」，看到一切現象沒有想法、定義，就是離相。凡夫著相，一眼看到就有想法、定義、標籤，馬上對號入座。「內於空離空」，內無我，只有本空、本覺。覺能夠覺知一切法，離開二元對待、定義、標籤。就像鏡子照一切人事物是沒有想法的，但它能清楚顯現一切人事物。甲來照鏡子，鏡子現出甲。甲離開後，鏡子不會留甲的影像。「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就是：外不著相，內不著空，內外都不執著。也就是「內視不見，返聽不聞」，往內觀照沒有「我」，沒有自己的見，裡面是空；返聽也沒有「我」，返聞聞自性，沒有返聞的人，就是自性能聽而已。

「若全著相，即長邪見。」不要講「全著相」，只要一個念頭判斷是非人我，貼標籤了，就是著相。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一個念頭生氣了，心就全部封閉了。如果心著相，就增長邪見。不正就是偏，偏就是邪。離開清淨、菩提涅槃、無念就是偏，有相、有念、有攀緣，就不斷邪出去了。如果著相而起念攀緣，心就變成被動，就邪掉了。如果心不著相，心如虛空，當下自在，風來水過，山青花紅，一切自然不造作。

只要心外求法，看到、聽到、想到的當下，又從我執無明當中起念定義，這樣執著無明就會增加，也增加了下一次再起這樣念頭的力量。所以在一個因緣裡起煩惱了，代表下一次又起這樣煩惱的習氣增加了，這是惡性循環。所以有人

跟你講你哪裡做不好，要怎麼改進，如果你否認、反駁或是講理由，就是在保護自己的執著，讓自己的執著習氣增長。如果你心柔軟、接受、改進，執著習氣就能慢慢消滅。修行人如果不知道觀心返照、破執著習氣，執著習氣一直累積，修久了就修成怪脾氣、怪性格。修行人要有自覺的能力，現在要比過去好，心性比較柔軟、慈悲、善良，身口意比較清淨，煩惱比較少。

「若全執空，即長無明。」無明就是對因果、事理不清楚。如果全部歸空，都歸到一個地方，對心的作用不清楚，就會增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執著空的人毀謗經典，直接就講不用文字。尤其是學禪的人容易有這個毛病，講：「一切都是心法。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學禪的人要了解因果、事理，不要看到別人打坐、讀經、拜佛就講不要著相。「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大眾要知道，自己迷就算了，還毀謗佛經。

「不要謗經，罪障無數。」不要毀謗佛經，這樣有無數的罪。除了不要毀謗佛經，要把佛經、祖師語錄放在高一點、乾淨的地方，還要擺放整齊，不要跟世間書放一起。拿的時候要雙手捧著，不可以夾在腋下或是放在肚臍以下的地方。另外，有一些修行人對經典、佛像知道要恭敬供養，卻不知道要對眾生恭敬。很多人持戒持得很好，卻不把待人處事當成持戒。經典、戒律是死的，有情眾生是活的，要依眾生皆有佛性去對待。凡夫經常在謗佛，內心很多煩惱、習氣、執著，就是不斷在毀謗內心的清淨佛。不僅對自己如此，還用煩惱、執著、習氣對待所有人事物，所以謗他佛又謗自佛，比謗經還要嚴重。

「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著相於外就是隨著境界攀緣，就有外在。沒有攀緣，一切法都是心法，看到、聽到、想到的，都是心相應、心所生，沒有心之外的法。所以不要看到或聽到別人有問題就很高興，是因為自己內心也有這些問題，才會相應而看到或聽到這些事。「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就是很認真打坐、持戒、拜佛、持咒、誦經等等，想要這樣而成道。如果忽略自己的執著習氣，而往外面找很多方法，就好比牆裡有一個毒蛇窩，把它封起來、油漆好、再掛一幅畫，就是作法求真，這樣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如果沒有破除我執習氣，只是做種種加行，就是作法求真。外表看起來很用功精進，修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死得不明不白。

「或廣立道場」，建立很多道場度眾。如果真度得了眾，那就是功德無量，但是廣立道場未必就是弘法。有法才能弘法，法有方便法、究竟法，有心法、世間法，一般人看不清楚。如果是修行有成就的祖師建道場開枝散葉，就是好事。如果沒有足夠的修行和發心，廣立道場讓很多人跟著學，那就是世間事居多，也許伴隨著一些佛法知見，這樣長期來看未必能幫助眾生。像現在佛教界很多人講「人間淨土、人間佛教」，這些講法雖然能夠帶動社會善良的風氣，讓人覺得安定。但是當大部分人都這麼信、這麼學，正法就無從弘揚，善法變成主流，朝解脫利他的方向努力的人少，這樣當然會影響佛法。

如何才能了生死、轉識成智？無念。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出牢關之後向上一路，才是了生死的開始。這個很難做到，一般人也不會想這樣做。現在很多人做善法，受三皈五戒，或許有做一些加行用功，但是沒有達到無念，修的是生滅法，還是會繼續輪迴。不同程度的修行人就有不同的立場，如果是為解脫利他而用功的人，就能體會六祖講「廣立道場」的問題。如果認為佛法就是

讓人能夠提起善念，也許就會認為廣立道場是好事，但是長期依著這樣的知見做，解脫的因緣就越來越薄弱，因為所做的事情、所提倡的觀念跟解脫沒有太多關係。

「說有無之過患」，有無就是兩邊，心空、無我才能離開兩邊。二元對立是衝突矛盾的因，有衝突矛盾是因為有我執、法執。世間法都是二元相對的，佛法不是如此，佛法講因果、心性、事理。「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如果一個人的心都在兩邊、二元對立的狀態，累劫不可見性。累劫就是很久很久。「但聽依法修行」，這個法是指正法、正知見，是心本具的性德、軌則，是宇宙運行沒有例外的理，要依這種理、這種軌則修行。

「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百物不思就是心空掉一切法，什麼都不想。前面講著相於外，就是往外面攀緣，這是一個問題。百物不思，內心一直把念頭斷掉，這又是一個問題，這樣心的靈知靈覺不見了。「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有人講：「本性本來就自在，一切修成還壞，所以不用修。」或是說：「道本來現成，生死輪迴是虛幻，所以不用修。」但是不修就是凡夫，就是生死輪迴。習氣執著雖然是虛幻，只要有執著，這虛幻就成真，所以不修都不行。修的目的是以幻除幻，把遮障本性的我執習氣破掉，不是修出一個本性。心性是本具，祖師講「修而無修」，無修的部分是本性，修的部分是以幻除幻。修是幻，執著也是幻，以幻除幻。幻滅了，真才會顯。

「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要依法修行，達到無住相法施。就是不執著，當下即作即了，當下歸空。「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你們如果悟了，就依照所悟的理去說、去用、去行、去作，即不離本宗。所悟的理不離開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因果、緣起、事理等佛法的核心道理。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這裡講的「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就是「兩木相因為火」，能所、相對破掉，清淨本然就現前了。「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都按照這個道理，就不失本理。「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如果有人問你什麼是暗？就回答：明是暗的因，暗是緣。「明沒則暗」，明沒有了，就暗了。「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六祖教弟子怎麼說法，就是不要落於某一邊。

「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怎麼講都不能離開本分事。修行要有方向，要朝著自己心作主、成道證果、解脫利他的方向。先自覺，心的空覺現前了，就有歸依處。再慢慢把空覺擴大，遍布人事物。自覺、覺他，最後覺遍滿虛空法界。佛、菩薩、祖師之所以受人恭敬、供養、禮拜，是因為他們行人所不能行，有慈悲、願力、戒行，有種種功德福報。修行人不同於世間人，修行比上不比下，比上就有進步的空間，比下就下流。

修行是萬丈高樓平地起，萬里途程不離初步。先練習作主，當自己心的主人。要知道：自己的想法沒有一個是真的，所有「我認為、我覺得、我感覺、我要、我不要……」，都是以我執為核心產生出來的定義。念頭是心的工具，是讓自己變好、待人處事、廣結善緣的工具，不要被它綁架了。

付囑品第十：師於太極元年壬子

修行是以了生死為方向去用功。所有宗派的修行，都是要破我執、破法執，破我執就破一念無明，破法執就破無始無明。了生死只有兩條路，一個是像南傳佛法修戒修定，修到底，斷掉一念無明。修戒的目的是要定，所以修南傳到底就是定力很深，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這樣一路修到滅盡定，證四果阿羅漢。了生死的第二條路是依大乘佛法的路修，要破我執、開悟，並且要徹悟出牢關，破法執，就是破無始無明，再繼續破執著，直到證到別教的八地菩薩，才能了分段生死。修密教也是這個原則，修大圓滿、大手印再怎麼殊勝，也是要證到別教八地菩薩以上的果位才能了生死。除了這兩條路，沒有其他方法了生死。修行不必涉及太多理論，你講華嚴宗的判教是什麼、天臺宗的藏通別圓判教是什麼，這些你都做不到。按照天臺跟華嚴所判的圓教，歷史上只有釋迦摩尼佛做到，連天臺宗的智者大師都講他自己無法達到圓教的程度。華嚴經是毗盧遮那佛在華嚴淨土對大菩薩開示的，講的境界是凡夫修不到的。人投胎到這個世間，是用人的本分事去修，人一輩子能夠證四果就很厲害了，在佛的時代要證果都是很辛苦的事，不是每個佛弟子都可以證四果。大乘的理論談很高，或許別教的系統還可以修，圓教系統是修不成，因為講的是累世無量劫才能修到的境界。

修行要很具體，不要談太高太遠。為什麼禪宗能夠傳這麼久？因為禪宗修行很直接、很具體，可修性、可證性、一致性很高，不講那麼高的理論。南傳和密教的某些傳承也是這樣，可修可證，有一致性，也很直接。早期大乘佛法，不管天臺、華嚴、禪宗或淨土宗，所有祖師都開悟，沒有開悟的人不可能當祖師，而且這裡講的開悟是我執、法執都要破。可以看看古代天臺宗、華嚴宗祖師寫的偈子、文字道理，他們學問很好，證量也高，所以寫的內容比較深廣，氣勢磅礴，但本質上都是開悟。就修證來講，早期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的祖師們，不好說哪一個宗派的祖師修證高，但他們都是開悟、果位上的人，很多是菩薩再來或菩薩住世。只是天臺宗、華嚴宗在後來的傳承過程中，由於花很多時間在道理上面鑽研，因而耽誤了實際修證，理論很多、很磅礴、很廣，但是修不到，所以法脈到後面就斷了。

禪宗祖師都是以開悟為傳承。像曹洞宗的祖師修默照禪，是已經開悟來修默照而成道。像宏智正覺禪師是開悟後修默照禪，或是被稱為壽昌古佛的無明慧經禪師也是經過千辛萬苦參禪，悟道後才弘揚默照禪。但是後來學人把開悟的果當成入手的因，就是以祖師辛苦用功所成就的道理和程度作為自己剛開始用功的方式。這樣是修不成的！因為曹洞宗有這樣的問題，所以大慧宗杲禪師批評曹洞宗的默照禪是邪禪、錯誤的禪。

藉這個因緣講一個公案。長沙景岑禪師修行很好，有一個居士竺尚書來參訪他，長沙景岑禪師喚他：「尚書！」竺尚書就應諾。長沙景岑禪師講：「不是尚書本命。」正在講話的這個不是你的本性。竺尚書也修行，就講：「不可離卻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離開現在我應對你的，難道還有別的主人嗎？清淨本心被無明遮障住，起作用是无明遮障的本心所起的扭曲作用，是我執的反應，但是我執也不離開本性。

長沙景岑禪師就講：「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清淨本心是沒有形相的。竺尚書

就講：「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這樣的話，我不回答、不應對，這個清楚明白的心是不是弟子主人公？長沙景岑禪師就講：「非但祇對、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你應諾也好、不應諾也好，無始劫來只是個生死根本。本心被無明遮障，起作用は無明，不起作用還是無明。

長沙景岑禪師又說一偈：「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學道的人不認識真性、本性，因為從來都認識神，就是認識妄想、執著的這個心。無量劫來都是依這個去攀緣、心外求法、流轉生死，卻把這個當成本來人。沒有悟道，修默照禪就有這個毛病。默是寂默的默、靜默的默，相當於止觀，無念。照就是覺，就是空。所以悟道後才有默、照，否則都是妄想。悟道後，安住空覺就是默照，就是頓中漸，頓悟以後的漸修。這時候對境練心，才有念動不續動、念空不守空的功夫，這個時候才知道動當中有不動的人。

教導學人用功，應該把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這個果位的次第講清楚。修南傳的次第就是證初果、證二果、證三果、證四果。修南傳要回小向大，非破執著、破無明不可，這樣才能練習對境不迷。如果修南傳不到究竟，就回過來學大乘的對境練心、對境心不迷，就是轉身太早。又或者是禪宗破初關，重關還沒有破，就開始轉過來，要對境練心、對境心不迷，這也是轉身太早，都不夠究竟。好比沒有真正回到家就又轉出來流浪，這是一個大問題。回到家，才知道家在哪裡，才能出來而不迷路。沒有回到家，處處都迷路。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太極是唐睿宗的年號，這個年號用到五月就改延和，六祖在這一年七月命令門人到六祖故鄉新州的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要他們加緊趕工。「次年夏末落成」，隔年夏末落成，所以建塔將近一年。「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六祖叫大眾聚集，講他八月要離開世間，大眾有什麼疑問要趕快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為大眾把疑問破掉，令大眾的迷惑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我去了以後，沒有人教你們。

「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六祖的弟子法海等人聽到六祖這麼說，都流淚哭泣，只有神會表情不動，也沒有哭泣。六祖就讚歎他。「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神會這時候年齡還不大，所以六祖稱「神會小師」。他不隨境轉，離開善跟不善，離開毀謗和讚歎，心不動。其他人都不像神會。「數年山中，竟修何道？」你們這麼多年在山裡面用功，修什麼行啊？

「汝今悲泣為憂阿誰？」你們現在悲傷哭泣是為誰擔憂嗎？「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如果你們是擔心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那是不必，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我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哪裡，就不會事先告訴你們。「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你們悲傷哭泣，是因為不知道我要去哪裡。「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如果知道我要去哪裡，你們就不會悲傷難過了。

六祖接著開示：「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法性，法的性質。心的活潑、作主、靈知靈覺，這個稱為佛性。桌子、椅子、身體、山河大地種種，都是佛性起出的現象作用，就稱為法性。不能把佛性跟法性分開，否則就有兩個性。佛法是

不二法門，本性只有一個。法性不離佛性，法性是因為佛性而有。所以佛性有什麼性質，法性就有什麼性質。佛性就是空、覺、無我，沒有生滅去來，生命的現象、山河大地種種也是沒有生滅去來。

「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大眾都坐著吧，我跟大眾說一個偈子。「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這個偈子叫真假動靜偈，如果大眾能夠讀誦了解這個偈子，就跟我的意思是一樣的。「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不失宗旨就是不離本性。依這個偈子修行，就不會失去本心本性的宗旨。「眾僧作禮，請師說偈。」所有僧眾就頂禮，請六祖說偈子。

「偈曰：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這四句話就說明，依自己的執著去待人處事，對人對事貼標籤，這些都不是真的。心清淨，一切就是真。「達即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真正到了，一切都是真，都是實相。沒有到，自己的一切認為都不對。凡夫以為自己看到、聽到、想到的就是真，究竟來講都是依於自己的執著、習氣、業力而來，都是片面、偏頗、不真實，所以六祖講「一切無有真」。

「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當我執斷掉，煩惱放下了，自己就有真的了。離開定義、我執、習氣，本性現前了，這個才是真的。「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心如果不離開妄想執著，心不真，到哪裡都沒有真。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心清淨、無我，一切都是真。心當中有我執習氣，所看所聽都是假，因為心是假的，是妄想心。修行就是開始離假，把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慢慢放下，放到最後，心的靈知靈覺現前了，這個地方才可以安身立命。

「有情即解動」，有情才能動，像桌子、椅子是無情，無法主動，只是被動。心靈知靈覺，能夠起念，念是被生、被動。念在哪裡，現象就在哪裡，法界就在哪裡。法界跟念頭一樣，跟桌子、椅子一樣，是心的作用，是被作用出來的。「無情即不動」，所以善念就是善念，惡念就是惡念，就像桌子、椅子不會動，就在那裡。樹葉從樹上飄下來是由於心在動，不是樹葉自己會動。心不斷在動，人著相習慣了，把所執著的相貫串起來，就認為現象主動在動，不了解是由於心在動。

「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如果要修不動行，心要平靜、寧靜、清淨，要安定下來，不去定義，不隨現象流轉。「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如果要找真正不動，動中有不動。就像鏡子不管是甲、乙、丙、丁……，都能夠呈現出來，而鏡子能夠顯像的性質永遠在這裡，所以動當中有不動。禪宗祖師是動而無動，凡夫不是動就是不動，屬於兩邊對立。當認識本心，就知道本心的性德都在，本性隨時可以起作用，所以動當中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如果不是有情眾生，就沒有佛種。「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諦不動。心起作用的同時，心呈現出這個作用的現象，這屬於善分別。善分別諸法相就是覺一切用，清楚明白。心起作用的能力永遠都有，這是第一義諦不動。「但能如是見，即是真如用。」能這樣認識，就是由於真如本性。真是指本性，本性如一切現象而顯現出現象的實相，空依於心的作用顯現出心的相，就像清淨的鏡子顯現出真實的鏡中相，就是真如。

「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告訴修行的人，必須依於本具的菩提心去這樣認識。「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大乘佛法就是含遍一合相，不攀緣著相、隨業流轉，要找到生命的源頭。「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如果跟人談論佛法相應了，就一起談論佛法的道理。祖師講「作家相見」，同樣開悟的人講話就很輕鬆自在、很殊勝，言言中的，講的都是第一義諦的話。

「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如果談不攏就合掌，也不用講話了，讓他歡喜就好了。「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這個心是沒有爭端的，有爭論、吵架、對立，就離開道了。一切法如是，所以沒有爭論。但是不要用這些觀念去看祖師，例如大慧宗杲禪師提倡參話頭，他覺得默照禪不是禪宗的究竟法。你不用去評論這個是不是爭論，這個不是你的程度。不要以凡濫聖、以凡論聖，就是把自己的本分事做好。修行沒有到達究竟，就不要跟人論法的是非高低。

「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有爭論、是非、人我、對錯，就入到生死路去了。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大眾聽到六祖的偈子，就都頂禮，並且了解六祖的意思，把心收回來。收什麼心？妄想心、執著心、習氣心、定義心、人我心、勝負心、攀緣心，這些心是假的，不收不行。本心是收不回來的，本心本來就在，它不生不滅。「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依法修行很重要，依心法去用功。我們講在禪堂裡「一切以道去會」，一切以相應於道去體會。「若人心在道，煩惱自然無」，所以有煩惱了，代表心不在道。「乃知大師不久住世」，大眾都知道六祖不久於人世了。

洞山良价禪師在圓寂前示現生病了，他派一個沙彌跟雲居道膺禪師傳話。洞山禪師囑咐這個沙彌：「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雲巖就是雲巖曇晟，是洞山良价的師父，所以「雲巖路相次絕」的意思就是：和尚要走了，雲巖的法脈要斷掉了。洞山良价禪師還提醒這個沙彌：你講這個話的時候要站遠一點，恐怕他會打你。這個沙彌就去傳話了，話還沒講完，雲居道膺禪師果然就打他一棒。這個心是本具的，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非關現象。現象來去、生滅，但是本心隨時都在。這個心可以起無量無邊的作用，所以這個心生的法脈不會斷。

看到洞山良价禪師生病了，弟子就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洞山良价禪師就說：「有。」弟子接著問：「不病者還看和尚否？」洞山良价就講：「老僧看他有分。」弟子再問：「未審和尚如何看他？」洞山良价就講：「老僧看時，不見有病。」洞山良价禪師又問：「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

殼漏子就是指身體，也有祖師會講身體是色殼子，色身這個殼子。殼漏子是一個形容詞，不要墮入「身體是一個殼子」這樣的知見，以為這個心在殼子裡面，或是這個心離開這個殼漏子。這個心沒有形相，這個心生出念頭、身體、環境、關係、山河大地，不是身體裡面有一個心。心生出作用，當下即空即有，色相都找不到，哪裡有殼漏子？祖師是為方便開示而講殼漏子。

離開色身，你看不到我的身體，我也看不到你的身體，我們在哪裡見面？就像黃龍死心悟新禪師問黃庭堅：「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黃庭堅當時已經悟道了，但是沒有徹悟，他就答不出來。這裡也是，洞

山良价禪師問大眾：「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沒有人回答。洞山良价禪師就說一個偈子：「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

「學者恆沙無一悟」，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修行人，沒有一個真正悟道。為什麼開悟的人很少？「過在尋他舌頭路」，都是尋文取證，從經典語錄、從文字語言當中找，不是真正破我執、除習氣而修證。像現在很多人碰到什麼問題就從網路找答案，或是東跑西跑、東聽西聽，那邊法師聽一下，這邊道場跑一下。執著無明沒有破，生死道心不切，就不知道法的邪正，不知道生死的高遠。修證到哪裡，判斷程度就只能到那裡。

很多人講：我跟這個法師相應，我跟這個法相應，我跟這個道場相應。相應未必是好，相應只是有緣。你到地獄去，你跟地獄的獄卒也相應。你到人間來，你跟人道的貪嗔癡相應。世界各地有很多外道，很多人也相應，出錢出力去護持，這樣的相應好嗎？只有相應佛法的根本知見、解脫知見，才能夠種解脫的因。跟某某法師、某某道場相應可能只是善根善緣，不一定能解脫。唐朝的洞山良价禪師感慨：「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這樣的問題了，現在是更嚴重了。

「欲得忘形泯蹤跡」，就是要悟道、心無住。禪宗祖師會用「羚羊掛角」來形容沒有蹤跡。羚羊有很大的角，晚上羚羊會把角懸掛在樹上，獵人就找不到牠的蹤跡了，所以「羚羊掛角」就是動而無動、念而無念、作而無作。「努力殷勤空裏步」，要很努力、很實在、很勤勞地在空裡面走路，殷勤就是綿密的意思，所以「努力殷勤空裏步」就是指清淨本心現前、空覺現前，要很精進、很綿密地安住空覺，不離空覺而起作用。

洞山良价禪師就命弟子為他剃髮、澡身、披衣，並且叩鐘集眾，與大眾告別，就打坐往生了。大眾看到洞山良价禪師往生了，都痛哭流涕。哭了一段時間後，洞山良价禪師忽然睜開眼睛。他本來坐化了，看到大眾哭了很久，就張開眼睛訓斥、教導大眾：「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出家人的心不依靠在現象上面，對生死不害怕、不苦惱，才是真正的修行。生的時候勞勞碌碌，死的時候不想死，這樣哀悲有什麼利益呢？這沒有意義，不夠灑脫。

洞山良价禪師就找負責的出家眾來辦一個齋飯，請大家吃飯，就叫作「愚癡齋」，責斥大眾愚癡。大眾還是很戀慕，就慢慢辦這個愚癡齋，辦了七天齋飯才準備好。洞山良价禪師隨著大眾用齋，用齋完後就講：「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出家人是沒有事情的，要遷化圓寂之前，就不要喧鬧，不要有那麼多動靜。就是平平靜靜、一切隨緣了。他就回到方丈室，端坐而化。第二次走了。

這是洞山良价禪師的公案，是我們的榜樣，也是警惕：「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當成道證果了，就是究竟解脫。沒有成道證果，就練習用見境知心去看人看事，慢慢剝落世間的習氣、定義、我執，這也是解脫，這個解脫不求人，是自己可以做，也是應該要做的。我們要恭敬佛、菩薩、祖師，但是也要知道自己有本具的心性，眾生皆有佛性，只要願意修，也會成祖師、成菩薩、成佛。修行是自己的事情，沒有

人幫自己起念，所以要練習承擔。

付囑品第十：法海上座再拜問曰

參禪要知道心的體、心的用。一切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三世界，都是心的作用。心起作用的同時，作用就銷歸於空，就是華嚴宗講的理事一如。理是心空的理，事是現象，理事要圓融，體用要一如，也就是曹洞宗講的君臣和合。曹洞宗講五位君臣，君是指理、心的體，臣是指事、心的用，所以君臣和合就是理事一如、體用一如。禪宗不管哪個宗派，都不離開這些道理。

心的本來的面目是沒有面目，就是真空，但是這個真空能夠起作用，所以用

「真如」比較恰當。心的空能夠如心起的作用而顯現現象，心的作用都是從心體的真空來，心的作用就像投影機投影出來的影像。心有什麼作用，現象就怎麼呈現。現象之所以存在有它的道理，有緣起的理、因果的理、心生種種法生的理。心起作用，當下心所含攝的種子依著當下心所起的作用而緣起出、呈現出適合自己的因果。既然是自己的因果，就是自己該負責的。所以不管順境逆境，心平靜、寧靜，不怨天尤人。

修行先破執著悟道，把心的本來面目呈現出來，再從這個真空起作用，慢慢轉識成智。悟道、修道、證道傳法，是參禪修行人的三個重要階段，不悟道就無法修道，不修道就無法證道，證了道就要傳道。這是從本性當中自然顯現的慈悲智慧，必然要做這些事，才對得起自己的本性，對得起佛、菩薩、祖師、護法。楞嚴經有兩句話：「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把自己的一切都供養佛。心起作用，包含身體、山河大地，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因緣，一切法不離心。心起作用，從心這個「一」顯現出萬法，遍十方法界的作用都回歸到這個心當中來，萬法歸一。所以「將此深心奉塵刹」，塵刹無量無邊，又回歸到一，「是則名為報佛恩」，這就說明本心「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頭、念念歸自心」的性德。

心盡虛空、遍法界，整個宇宙都不離開自己的心，都有自己一份。禪宗祖師講，等他圓寂之後，十方國土隨意往生，這是因為他的心清淨，跟佛菩薩的心相融，能夠十方世界任意去住，這是一種解脫自在的境界。要達到自在解脫，必須先破執。把錯誤的我執習氣破乾淨，才能重生。禪宗祖師講：不怕死掉，就怕活不了。真正死了才能活，妄想、執著、習氣、攀緣統統死掉，才能夠活。祖師講：「偷心不死。」偷的心就是我執，依我執而起念就是攀緣不死，偷心不死就無法成道。

修行是具體的工夫，要不斷在人事現象當中磨練，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當事情不順遂了，心不起煩惱，收斂，先破除、收攝執著習氣。自己否定自己，念頭來就破，念動不續動，不要一個念接一個念攀緣。要了解心有體有用，體用要一如，君臣要和合，心的體跟心的用和合就沒有煩惱，就能夠轉識成智。

「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六祖的弟子法海就問，和尚入滅以後，衣鉢和法要付給什麼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我在大梵寺到今天所說的法，都抄錄起來流通，就叫它「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六祖叫弟子要好好守護壇經，一個傳一個，度一切有情。依照壇經內容去講說，就是正法。就像佛弟子依佛經說，是為正法。

「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現在跟大眾說法，只付法，不付衣鉢。「蓋為汝等信根純熟，決定無疑。」大眾的信根已經很純熟了，對佛法沒有疑問了，「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根據達摩大師付衣法時所授的偈子，衣鉢是爭端，所以傳到六祖之後就不傳了。

達摩祖師的偈子講，「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諸佛諸祖弘法利生，都是為了救度迷惑的眾生。眾生著相，被外境迷惑、牽引，就有輪迴，就有種種苦。「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禪宗法脈慢慢傳開來，法就像果子成熟落地，慢慢開展出去。「一花開五葉」的一個說法是：從達摩祖師、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剛好五傳。另一個說法是從六祖以後禪宗在中土開始扎根、廣傳，產生出五個宗派：臨濟宗、沩仰宗、法眼宗、雲門宗、曹洞宗。但是六祖這裡講的「一花開五葉」比較像是講從達摩祖師傳到六祖惠能，禪宗的法脈根基定了，從這邊開始開展，所以從六祖以後就不再傳衣鉢。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六祖接著叫大眾清淨自己的心。就像佛講經之前會讓求法的人心平靜、清淨、放下，佛才開始說法。一個人如果心當中滿滿的執著習氣，是聽不進法的。就像用一個碗吃過東西，沒有把碗洗乾淨，再用這個碗喝水就有雜味。所以聽法要心空、平靜，專心攝受。聽法之後，還要依教奉行，否則無法真正受益。

「若欲成就種智」，種智就是一切種智。佛法講三種智慧：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一切智就是空的智慧；道種智就是差別智，是菩薩的方便作用，是後得智的智慧；一切種智就是空有一如的智慧，是究竟的智慧，就是依空體起用達到圓滿。成就一切種智就是心的體成就、心的用成就，不是偏一邊。心的空性是「如」，空性所顯現的作用是「來」，所以佛又稱「如來」，就是體用一如、空有一如、心境一如。

「若欲成就種智」，想要成就佛的智慧，「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這是六祖惠能修行知見的總和：修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可以證到一切種智。如果把一行三昧跟一相三昧分成心的體跟心的用兩個方向來講，心的體要一行三昧，心的用要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就是心隨時有空覺、動而無動。一相三昧就是心有空覺，起作用不被作用迷惑、牽引，對心起的現象不攀緣、不起二元判斷，呈現出真實。所以一相三昧是關於現象、作用，一行三昧是關於心的體，空覺不動，隨時有空覺。

六祖進一步解釋：「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在一切地方，不執著現象。

「於彼相中，不生憎愛。」對於任何現象，都不生二元的觀念，都不貼標籤，事來始現，事去心亦隨空。這還不是究竟，是一個修行的階段。心如虛空，任何現象在虛空裡不斷變化，但是心都很清楚，沒有一點點憎愛。「亦無取捨」，取就是覺得這個好，捨就是討厭，取捨和憎愛都是情緒。「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面對任何因緣，心都平靜、清淨、寧靜，讓塵自己起來、自然落下，連看塵起來、落下的念頭都不必有，自己不是外在的觀察者。如果把自己當成觀察者，縱使覺得自己心不動，還是二元對待。要達到一相三昧，就是要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見境就是見心。心沒有形相，以境界的相為心的相。既然外境就是心境、

心境就是外境，內外是一如，所以對一切境要完全接受。

用白話講，一相三昧就是處處平等，處處不分別。心一起作用，法住法位，不用再去分別它。心起作用有一切法，心含攝一切法、顯出一切法，但是對一切法，心都平等。隨時接受自己心生出來的一切法，隨時是一合相，心自然平靜沒有煩惱，因為不會排斥自己、分割自己，一切都是自己相應的境界。我們講修行要證到無漏，就是無一法不在心的真空裡面。做不到一相三昧就有漏，無法證到無漏。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不動道場不是人在這裡不動，不是心死掉，是本性的空覺不動，就是本性的空覺現前，空覺隨時都在。本性的空覺依著心所起的作用而動，所以才講不動而動、動而無動。講不動是指本性一直在，講動是指本性隨著作用真實呈現。「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所以淨土在哪裡？空覺現前就是淨土。

天如惟則禪師講：「汝但未悟，使汝既悟，則汝淨土之趨，萬牛不能挽矣。」就怕你不悟，你要是悟道了，一萬頭牛都拉不回來，你一定會修到淨土。悟道了，心的空覺現前，這就是淨土的因。圓覺經云：「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諸佛修清淨因，感清淨果。諸佛都是依空覺為因，慢慢修成圓覺，所以空覺就是淨土的因。

「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如果修行人具有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就像土地中含有種子，能夠長養成熟果實。一行三昧、一相三昧合起來就是體用不二、體用如如，一切用回到體當中來，一切事回到真空理、平等理，理入到一切事，即事即理。要達到一行三昧和一相三昧，心要有空覺明，心空就有一行三昧，心有覺明就有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和一相三昧不可分，就像空覺明不可分。菩提心現前，自然有空覺明，依它的性德不同而分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就是禪宗祖師講的即心即佛，即心是指用，即佛是指菩提心的體。這要自己去契悟、修證。

六祖講的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是他修證的經驗、成果。要相應、體悟這樣的理，就必須走同樣的路去修證：心必須安閒恬靜、虛融澹泊，要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我說法就像陽光、雨露，大眾聽法就像承受陽光、雨露。「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大眾的佛性裡含藏著種種的種子、種種的因緣，雨落到大地，因緣和合，種子就可以發芽生長。「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我講的意旨去修行，一定會獲得菩提。

「依吾行者，定證妙果。」依照我教導的去行持，就一定能證得妙果。這是很大的承諾，不是空話。智慧是因，行之後不迷，就定證妙果。依據實相的理、心法的理，才有智慧、菩提。依據菩提的智慧去行，才會證到果位。

「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心地含藏過去、現在、未來種種的種子，遇到雨了就慢慢萌芽。「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頓悟了，就心開意解，花開見佛悟無生。花開之後依悟而修，而菩提果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體用無二，心法無二，心佛眾生不二，空覺明不二。「其道清淨，亦無諸相。」道是清淨的，道沒有種種相。道就是清淨心作用的軌則，心起作用不離心的性德就是道，只要不離空覺明，不

管在哪裡、做什麼都是道，所以祖師講道在屎尿。「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不要觀照這個心是清淨的，也不要空自己的心。心本來就是空、就是清淨，觀照出來的空和清淨是心的作用，不是真心。這個心不是染，也不是清淨。不是要你捨，也不是要你取。「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這裡介紹兩個曹洞宗祖師的公案，無明慧經禪師和他的弟子無異元來禪師。無明慧經禪師俗姓裴，江西人。他出生的時候是難產，他祖父為他誦金剛經，他就順利出生了，所以取名叫慧經。慧經禪師生性平淡，沒有什麼喜好。他九歲開始讀孔孟的書，有一天他問老師：「浩然正氣是箇甚麼？」老師就很驚訝這個小孩怎麼這麼問。他二十一歲時偶然到一個居士家，看到桌上有一本金剛經，就打開來讀，好像以前就很熟悉了。從此他就斷葷腥，父母也不能改變他的志向，就順從他的意思了。可見慧經禪師有很強烈的善根、慧根。

他聽說蘊空常忠禪師在江西廬山開法接眾，就投到常忠禪師座下。他在參學過程中對於金剛經的四句偈有疑問。關於金剛經四句偈有幾個說法，一個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也有說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還有說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或是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基本上，金剛經裡的四句話都可以講是四句偈。

有一天，他看到傅大士的偈頌：「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他就覺得很舒坦，對於心性有一點了解，但還沒有真正開悟。後來他對於禪宗五個宗脈宗風差別有疑問，自己就不斷參。參了八個月，終於有一點悟入了。他就辭別常忠禪師，到四川峨眉山住茅蓬，自己發願：如果不徹悟，絕對不下山。這就是祖師的願力。

他在峨眉山勤苦參學三年，那裡的人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因為他都沒有出門。有一天，他登到峨眉山頂，作了一個偈子：「踏上雲頭第一峯，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這還不夠，處處同還是被動。有一點悟道，但還沒到。

有一天他讀傳燈錄，看到一則公案：僧問興善惟寬禪師：「如何是道？」興善禪師說：「大好山。」他疑情就起來：為什麼是大好山呢？白天晚上這個疑情都在，用功到廢寢忘食。他的茅蓬前面有一塊石頭，一半埋在土裡、一半突出來，有一次他用力要把這塊石頭推出來，忽然間就真正徹悟了，就說了一個偈子：「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

他就回去跟常忠禪師報告他悟道的情形，常忠禪師就給他印可，然後為他剃頭、受戒，當時他二十七歲。之後他就在常忠禪師旁邊當侍者，「朝夕溫研，殷勤請益」，雖然徹悟了，還是保任涵養，勤勞地請益，有問題就問，越來越進步。後來他「躬耕勞作，鑿石開田」，耕田、鑿石頭、建寺廟，「不憚勞苦」，不辭辛勞，「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這幾個字花了他二十四年。他五十一歲才開始出世接眾。

慧經禪師心性很平和，儀容很端莊嚴肅，不怒而威。他不隨便印證人，平常就

是出坡作務，教導弟子依禪宗為本分，人稱「壽昌古佛」。慧經禪師七十一歲臨終時有一個辭世偈，還有一個舉火偈：「無量劫來祇者箇，今日依然又者箇。復將者箇了那箇，者箇那箇同安樂。」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原來是這漢。用這個心的體起作用，了掉這個心的世間作用，這個那個同安樂。慧經禪師火化時火光有五色，狀如蓮花。火化後頂骨和牙齒不壞，其他的舍利好像玉一樣潤，跟金子一樣重。這是他修行的證明。

慧經禪師的弟子當中最有名的就是無異元來禪師。無異元來禪師俗姓沙，安徽舒城人。他十六歲遊金陵，有一次他在寺廟裡聽講法華經後，就感嘆：「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修行在於我，怎麼入海算沙在一句一句當中求？於是他前往五臺山投靜庵通法師出家，學習天臺宗止觀法門五年。後來他到超華山受比丘戒，聽到無明慧經禪師在峨眉山傳曹洞法門，很多人都去學，他就前去參訪。

當他到了峨眉山，正好遇到無明慧經禪師戴著斗笠、扛著鋤頭，看起來像農夫一樣，他就對無明慧經禪師的修行有疑問，於是就離開峨眉山，自己到福建的一座山裡住茅蓬。這期間他寫了一個「心經指南」，讓人帶去給慧經禪師看。慧經禪師看了後講「非第一義」，這不是究竟的意思。元來禪師覺得萬分羞愧，就將手稿燒掉了，然後向無明慧經禪師所在的方向焚香禮拜。要是一般人被人講自己知見偏差，大概會講「這個人不懂」，甚至惱羞成怒。

有一天，他看到船子和尚講：「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他就起疑情，廢寢忘食不斷地參。之後他讀到趙州老人講：「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有佛的地方不可以住，沒有佛的地方要趕快走過。他看到這兩句話，就有一點體悟，但不是真正開悟。他就決定去參訪慧經禪師，慧經禪師這時已經從峨眉山移到湖南寶方。他到寶方住之後，非常用功精進，變得又瘦又黑。有一天，無明慧經禪師要去一個地方，元來禪師就跟著一起去。路途中談到曹洞宗的君臣五位之旨，元來禪師一直講他的見解，慧經禪師都說很好。忽然慧經禪師問他，佛印了元禪師講的「蟻子解尋腥處走，青蠅偏向臭邊飛」這個話，是君位事？臣位事？這是曹洞宗很重要的話，很多祖師因此開悟。無異元來禪師就講：「臣邊事。」是屬於現象事。慧經禪師就喝斥他：「大有人笑汝在！」笑你的人太多了，你講的不對。

無異元來禪師心中就很迷惘，就避開人群自己用功。有一天在用功時聽到護法神像倒掉，忽然間心就開了。有悟道，但不是徹悟。無明慧經禪師就對他講：

「子一到多門又到門。」過了一關，還有一關。他攀緣的心已經沒有了，但是我執命根還沒有真正斷。他又繼續參。有一天他在上廁所時看到一個人在爬樹，當下就真正悟道了，好像千斤重擔突然落地。

元來禪師就從他住的地方跑了很遠的路，一路跑到無明慧經禪師的寺廟去。他進到方丈室，慧經禪師就問他：「子近日如何？」元來禪師就講：「有條活路，不許人知。」慧經禪師就講：「因甚不許人知？」元來禪師就講：「不知，不知。」無明慧經禪師舉兩個公案考驗他之後，就給他印證，付法偈給他，當時無異元來禪師二十七歲。無明慧經禪師徹悟的時候也是二十七歲，虎父無犬子。大象生小象，師家出宗匠。

無異元來禪師是明末清初很重要的一位禪師，他著有參禪警語，講參禪做工夫

要「先發破生死之心，要觀破世界身心皆為假緣無實」；還要「死之一字貼在額上，如一身全死去」，把死這個字貼在額頭上面；「全身一個疑團，不見天，不見地，不見山，不見水，一切可亡」；「舉起話頭時，如貓之捕鼠，無一毫別念」；「工夫不怕不得活，怕不得死，要疑情成一團而大死著」；「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無異元來禪師講的這些不就是臨濟宗講的參禪重點嗎？不管學禪宗哪一個宗派，都是要參，參破以後才來講宗風。這裡舉曹洞宗的祖師公案，無明慧經禪師是參與善惟寬禪師的「大好山」而開悟的，無異元來禪師也是經過一番苦參才徹悟。

宗派是祖師悟道、修道、證道以後，向上一路所開出來的度眾方便。徹悟了，隨時都是臨濟喝、德山棒，隨時是為仰的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隨時是一切現成，隨時是綿密、默照。任何宗風都是因為祖師徹悟了，要令學人也能夠徹悟而用的不同方便，光學宗派的表相是沒有用的。任何宗派都是先悟後修，都不離修證。沒有依佛所修所證的去修去證，修宗派就變成弘揚宗派宗風的知見，只是形式上面的佛法，就是空殼子。

一相三昧、一行三昧是修證的境界，沒有修證到，只知道名相也沒有用。所以修要真修，破我執、法執，斷我執、法執，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無念、無相、無住，這是修行要努力達到的。

付囑品第十：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

南傳的修行是脫離世間，注重個人的修持。這部分大乘修行也有，但是大乘修行的特色是在世間修出世間，就是要在人事應對當中磨練，看到並破除自己的習氣執著。跟人互動，才會知道自己的習氣執著有多重。但是現在的大乘佛教流落到變成「先結人緣，未成佛道」，就是到處攀緣、結緣，但是沒有用功。南傳、大乘、密教當中，大乘佛教的修行人最有福報，因為結人緣多，跟人打交道多。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忘記修行，忘記生死還在，而講菩薩道、度眾生，自己被眾生度走了都不知道，所以大乘真正有修證的人最少，這是很可悲的事。

為什麼大乘佛教修證果位的人少？空談太多。談種種經典教理，但是沒有實質修證，分段生死都無法了，都還在輪迴，更別說要了變異生死。如果大乘修行人講的經典道理自己都沒有這樣做，也做不到，講這些不是騙人嗎？這樣還叫人來學，就是「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自己煩惱習氣那麼重，跟著學的人不也是一樣？佛所講的，佛做得到。祖師所講的，祖師做得到。這才是我們修行的榜樣。沒有修證就沒有佛法。

用功是依知見去實踐，能夠實踐出來，代表知見是可行的。如果無法實踐出來，代表知見需要修正。講的理論要經得起考驗，否則講理論就是空談。考驗不是指有人來詰問，而是指修證的驗證。好比一份地圖，按照這個地圖走，可以到一個目的地。如果按照地圖走卻走不到目的地，代表這份地圖有問題。所以修行的知見是要經過驗證的，否則花很多時間卻修不出什麼，就很可惜了。大乘修行是以破無始無明、顯現出清淨本心為修行的起點。禪宗講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就是要直接破無始無明，讓清淨本心現前。有人說，禪宗是實踐的華嚴。清淨本心含攝過去、現在、未來重重疊疊的法界，證量越高、心量越大、福報越大、願力越大，就能在無量無邊的法界當中住持、教化眾生，所

以華嚴境界是心證量的境界。淨土也是一樣的觀念，清淨本心現前，淨土就現前。安住在清淨本心當中轉識成智，把自己周圍的人事都慢慢轉為清淨，就是依清淨的淨土而接引眾生，就是倒駕慈航的觀念。

所以禪宗徹悟、破無始無明的這個知見核心，是大乘所有宗派要做到的，只是禪宗把這個實踐的精神講得徹底、做得徹底。由於其他宗派講的教理多，乃至於講的方向偏掉，就忽略掉破無始無明、顯現出清淨本心的這個知見。清淨本心顯現就是淨土顯現，就是華嚴宗、天臺宗實證的初階，也是了分段生死、變異生死的初階。要注意，是才剛開始喔。

修行不能模糊，不要以為憑佛的願力來接就可以，沒有這種事。自己心當中的佛沒有現，哪裡都接不到。修了半天，煩惱重、習氣重、是非重，嘴巴講要生淨土，或是講天臺、華嚴種種教理，講禪宗明心見性，都是妄想，沒有實質的意義。現在很多本來修大乘的人改學南傳或密教，因為找不到人證明修大乘佛法可以成菩薩。我們講，虛雲老和尚的果位是別教八地菩薩以上，相當於四果阿羅漢，甚至在這之上。另外還有廣欽老和尚修行也很好。近代漢傳佛教只有他們可以當證明嗎？這是很嚴肅的事情，佛弟子要為佛法做證明。

現在大乘佛教的法師講很多教理，但是知見很模糊，大乘佛法的修行知見已經被埋沒了。現在大乘佛教徒就是蓋寺廟、做慈善、念佛、做世間事，講人間佛教、人間淨土，沒有人談開悟、了分段生死、了變異生死，都在講空話，人云亦云，胡說八道。沒有了分段生死就有生死，憑什麼不輪迴？所以學南傳的人講大乘是外道，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這是很令人難過的事。整個大乘佛法的修行知見已經被錯誤知見埋沒，講得很殊勝，做得一蹋糊塗。我們是大乘佛教的弟子，佛了生死、度眾生的傳承到我們這裡被埋沒了，不肖子孫揮霍釋迦摩尼佛的知見而用錯誤知見，真是被魔入體了。

魔跟釋迦摩尼佛講：「我奈何不了你，但是我可以變成你僧團的法師、居士來亂你的佛法。」現在佛法看起來很興盛，但興盛的是錯誤的佛法。如果興盛的是正確的佛法，應該了生死、證果的人很多，但事實不是如此。不只在漢傳佛教是這樣，南傳、藏傳也一樣。真正認真修行、想開悟證果的人少，流俗附會的人多，錯誤的邪知邪見多。

佛法是要了生死、度眾生，自覺覺他。如果把度眾生擺在前面而忽略自己的執著習氣，導致自己生死未了、繼續輪迴，那就是顛倒。沒有了生死的道心，就不會知道法的邪正，就沒有資格談什麼是佛法。如果大乘修行人相信大乘佛教是佛說，自己就要做出佛說的境界，證到菩薩果位。如果無法證明，講再多都沒有用，只是自己一廂情願。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六祖在七月八日忽然告訴弟子們，他要回去新州，要大家趕快辦理船運交通的事宜。「大眾哀留甚堅」，大眾很悲傷地要留六祖住下來。「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六祖說，諸佛出現在世間都還示現涅槃，有來這個世間一定會回去，道理就是這樣。有來必去，用一定歸體。「吾此形骸，歸必有所。」我這個身體必須有個歸宿才是對的。

「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大眾問六祖：師父什麼時候回來啊？「師

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葉落了就歸根，來的時候無口。關於「來時無口」有很多解釋，來的時候就不會說話了，來的時候說話是說而無說。「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禪宗教外別傳的心印就是正法眼藏，就是本心本性顯現的狀態。禪宗教外別傳的心印、正法眼藏的知見，要傳付給何人？每個人都有本具的佛性，證到的人就知道。

「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道就是正法眼藏。傳正法眼藏不是像傳一本書或一件袈裟給某個人，而是師父悟道了，師父有正法眼藏，徒弟也悟道了，也有正法眼藏。心性是本具，不屬於特定某個人。這個心沒有形相，所以稱為無心。這個心的存在是空覺，是一種性德的存在，而不是可以指稱、執著的一個東西，所以講「無心者通」。無心是沒有妄想、執著、習氣，是心的本來面目，就是空覺。

「又問：後莫有難否？」弟子又問六祖：以後會不會有災難呢？「師曰：吾滅度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六祖講：我滅度後五、六年，會有一個人要來砍取我的頭。「聽吾偈曰：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有一個韓國出家眾叫金大悲，他很崇拜六祖，想把六祖的頭請回去供養，就在洪州雇一個名叫張淨滿的人來做這件事。這個金大悲和尚是想要像供養雙親一樣恭敬供養六祖的頭，所以講「頭上養親」。張淨滿因為要吃飯沒有錢，就答應來做這件事，所以講「口裡須餐」，「遇滿之難」就是指張淨滿。後來審案的刺史姓柳、縣令姓楊，所以是「楊柳為官」。六祖這個偈講的就是這件事。

因為六祖事先講了這件事情，弟子們就放鐵片來保護六祖的頸部。當張淨滿潛至六祖塔裡面拿刀砍六祖的頭時，就發出聲音，守塔的人就把他抓住了。刺史就問六祖的弟子令韜禪師這個案子要怎麼處理，令韜禪師就講：「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刺史聽到了，知道佛門的偉大，就把張淨滿放了。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六祖又講，我往生七十年後，會有兩個菩薩從東方來，一個出家，一個在家，同時建立我的宗旨，會有很多修行人跟著用功，會有很多修行有成就的人出世。一個出家人就是指馬祖道一，一個在家居士就是指龐蘊居士。達摩祖師的師父般若多羅尊者也曾授記說，六祖下面會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就是指馬祖道一。

這裡介紹馬祖道一禪師和龐蘊居士的公案。很多人對馬祖道一的公案很熟，再看一次，溫故而知新，況且自己覺得很熟未必是真的懂。馬祖道一俗姓馬，所以人稱馬祖。他是四川人，幼年依資州唐和尚出家，後來依渝州圓律師受具足戒。馬祖道一曾經跟隨成都的金和尚學習，金和尚又稱無相禪師，是到中國留學的朝鮮人，德行很高。金和尚教導弟子的三個方法就是：無憶、無念、莫妄，就是當下無念、心清淨的意思。所以馬祖道一在跟南嶽懷讓禪師學習之前就學過這些知見。

馬祖道一容貌奇異：「牛行虎視」，走路像牛一樣穩，看東西像老虎在注視；「引舌過鼻」，舌頭伸出來超過鼻頭；「足下有二輪文」，腳底下有類似法輪的紋路。在唐朝開元年間，他在衡嶽傳法院遇到懷讓禪師。當時馬祖道一經常

在打坐，南嶽懷讓禪師要提點他，就問他：「大德坐禪圖甚麼？」他就講：「圖作佛。」懷讓禪師就拿了一塊磚頭在他面前磨，他就問：「磨作甚麼？」懷讓禪師就講：「磨作鏡。」他問：「磨磚豈得成鏡邪？」懷讓禪師就講：「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

修行就是修心，磨磚不能成鏡。但是不磨磚，能怎麼修呢？出家、在家、誦經、拜佛、打坐、懺悔、發願、念佛、持咒等等，這些都是磨磚。南嶽懷讓禪師講的重點在於：修行是修心，不在於相上。但是如果連相都做不好，怎麼可能修心？有居士說：「我跟出家人一樣。」必須真的很清淨、很慈悲、很有智慧，對世間事都沒有興趣，也沒有什麼世間事，才有資格這麼講，否則就是口頭禪。也有人講：「什麼事情都是修行，修行就是修心，在日用當中修行就夠了。心清淨、安住就好了，相不重要。」這樣就是偏一邊。還有一種人沒有真正破執著、除習氣，只是在相上面計較，做得又不夠圓滿，這樣又是另一個極端。

修行偏向任何一邊都不對，心境是一如。正確的修行是日常待人處事圓滿，心平靜、寧靜、清淨，有空有覺，有理有事。如果心迷了，沒有空覺，縱使待人處事很和諧，還是流轉、生滅、六道輪迴。所以修行先做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把所有錯誤收斂、破掉，心完全回到本具的清淨、本具的空覺明，再來修一切善、不執著一切善，慢慢起作用利益眾生，這樣不落空、不落有，才能夠成就。

道一禪師問：「如何即是？」懷讓禪師講：「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牛拉著牛車，車子不動，是打牛還是打車？當然是打牛。牛是指心，心沒有形相，怎麼打？心就是境，境就是心，事就是理，理就是事。相上面的用功做到了，規矩守好了，心清淨、平靜、寧靜。兩方面都要具足。懷讓禪師就對道一禪師講：「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道一禪師聽了，有如醍醐灌頂，就禮拜說：「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懷讓禪師就講：「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你想學心地法門，必須你有種子。我說法好像天下雨，你因緣和合了，你的種子就能開花結果。道一禪師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道不是能夠看到、抓到的東西，怎麼見呢？懷讓禪師就講：「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悟了道，契悟本心了，就能夠見道了。

道一禪師又問：「有成壞否？」道有沒有成壞啊？懷讓禪師講：「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接著又說了一個偈子：「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道一禪師就悟道了，就在南嶽懷讓禪師身邊當侍者，「侍奉十秋，日益玄奧」。雖然他悟道了，還是不斷深入，這說明悟道以後還有很多路要走。

馬祖道一後來在江西開元寺度眾，四方學者雲集座下。有一天，懷讓禪師問弟子：「道一為眾說法否？」弟子就講：「已為眾說法。」南嶽懷讓就說：「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怎麼都沒有聽說他的消息？就派了一個出家眾到馬祖那裡去，並且囑咐他：當馬祖道一上堂時，就他問「作麼生」，等他回答後，再

把回答的話記下來回報。馬祖道一上堂，這個出家眾就問：「作麼生？」馬祖道一就講：「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胡亂是指達摩祖師從西天到中國來，意思就是：自從本具的心現前了，法法具足，不再攀緣了，不會將心取心。心即是境，境即是心，隨時自給自足。這個出家眾回去就跟懷讓禪師講，懷讓禪師就肯定馬祖道一了。

馬祖道一的開示很重要。例如他有一次示眾：「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馬祖道一開示都是「即心是佛」。「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見色就是見心，見境就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是空，因色顯心，心境是一如。「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心空，所以色空。「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

僧問：「如何修道？」馬祖道一講：「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道不是修來的，如果講修而得的話，修了還會壞掉。「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這個心本來都有，只要在善惡當中不執著，就是把能所、兩邊、過去、現在、未來種種都放下，看到、聽到、想到，都不攀緣，不起第二念，就是修道。「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所以無念就可以成道。

馬祖道一的入室弟子當中，開悟的弟子有一百三十多人，各為一方宗主。馬祖道一在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到建昌的石門山，在林中經行時看到一個平坦巖洞，就跟侍者講：「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我這個壞掉的身體在下個月就要回到這個地方了。他回去後就開始示現生病。監院問他：「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和尚最近身體怎麼樣啊？馬祖道一就講：「日面佛，月面佛。」他在二月一日沐浴完，就跏趺入滅了。

接著看龐蘊居士的公案。龐蘊居士也是馬祖道一的弟子，但是他先在石頭希遷禪師這邊開悟。龐蘊居士是衡州衡陽人，字道玄。他家裡都是讀書人，學習孔孟的仁義道德。他年輕時就知道世間塵勞很重，想要修行。唐貞元年間，他去參訪石頭希遷禪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白話講就是：心都是空的人，是什麼人？石頭希遷就用手把龐蘊居士的嘴巴遮起來，他「豁然有省」，有悟道，但不是徹悟。

有一天，石頭希遷禪師問龐蘊居士：「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問他的知見在生活上面是怎麼用的？龐蘊居士就講：「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他又呈了一個偈子：「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如果問我每天的食衣住行、行住坐臥這些事，就是自己跟自己和諧。一切現象由自己的心生，一切現象都是自己，萬法不離心。「頭頭非取捨」，對當下的一合相都不攀緣、不排斥，沒有取捨，時時處處是當下。「處處沒張乖」，這個很重要，隨時隨地心都收回來，沒有張揚，沒有定義，心平靜、清淨、寧靜。「朱紫誰為號」，對現象不必多一個定義。「丘山絕點埃」，心性本空，沒有一點灰塵。

「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心清淨，作而無作，用而無用，這樣運水及搬柴都是神通妙用。石頭就同意他了。石頭又問他：「子以緇邪？素邪？」就是問他要出家還是在家，以前出家法師都穿黑色，在家居士穿白色。他就講：

「願從所慕。」他想當居士，隨緣去結緣。

後來龐蘊居士去參訪馬祖道一禪師，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知道他還沒有到，就跟他講：「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等到你一口氣能夠把西江水吸乾，即向汝道。「一口吸盡西江水」就是指心空、無我、無相，但是心量盡虛空、遍法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空的境界，但是空能夠起一切有。心起作用時，一切有不離當下的空。這一切有、無量無邊的有，就像西江水那麼多，但是一口氣可以吸完。一念就是一個合相，一念就是一個法界。從空起作用，空有一如。所以馬祖道一的意思是：心要活，要能夠作用。龐蘊居士聽到馬祖這麼講，就真的徹悟了。他就在馬祖這裡住了兩年。

龐蘊居士大部分時間都在寺廟度過。他有一個偈子：「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這有兩方面意思，一方面是他的兒女都不結婚，大家一起來說無生的道理。另一方面是講：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頭，念念歸自心。任何念頭、作用都不離本性，不離空。心不往外求，不攀緣，完全可以安住了。

龐蘊居士的機鋒很迅捷，禪宗的對答很犀利。有一天他去參訪藥山惟儼禪師，藥山惟儼禪師是石頭希遷禪師的弟子。他參訪之後，藥山就命一些禪客送他下山。到山門時剛好下雪，龐蘊居士就指空中的雪講：「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一個全禪客就講：「落在甚處？」龐蘊居士就打了這個全禪客一掌。全禪客就講：「也不得草草。」不是這樣就算了。龐蘊居士講：「汝恁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汝在。」就是說他沒有悟道，不懂。我執命根沒有斷，閻王老子不會放過你。全禪客就問：「居士作麼生？」龐蘊居士又打他一掌，講：

「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眼睛看到要如瞎的人，嘴巴講話要跟啞巴一樣，就是說而無說，見而無見，隨時都是當下，心平靜、清淨、寧靜。

有一次龐蘊居士去聽人講金剛經，聽到無我、無人，就問講經的法師：「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講經的法師無法應對，他就講：「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我雖然是個俗士，大約知道它的道理。這個法師就問：

「祇如居士意作麼生？」龐蘊居士就用一首偈子回答：「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無我又無人，沒有親也沒有疏。「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你不必坐在那邊，直接當下就是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金剛般若性是一法不立，你聽到聲音，你要把聲音留下來也做不到，外絕一纖塵，因為即作即了。「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我聞跟信受都是假名而已，沒有說的人，也沒有受的人，當下如兩鏡鑑相，塵塵剎剎，各不相借。好像兩面鏡子中間的相，各有各的，但是其中無物。這個講經的座主聽了，就讚歎龐蘊居士。龐蘊居士本來家裡很有錢，後來他把錢沈到湘江裡，就和家人耕種、編竹器過生活。他有一個偈子：「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重點就是：心境一如，不是真，也不是假。他不是聖賢，他是了事凡夫，一個沒有煩惱的普通人。

他說「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心是一切念頭、現象的源頭，也是一切生命的源頭，護持這個心，就必須把煩惱、執著、習氣殺盡，心才能夠清淨、安

住。「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鐵船水上浮就是立處即真，怎麼用就怎麼對。真正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才能怎麼做怎麼對。凡夫是怎麼做就怎麼錯，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所以要收斂，殺盡始安居。

龐蘊居士有一天問他女兒靈照：「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靈照就講：「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你年齡那麼大了，怎麼還講這種話？龐蘊居士就問：「你作麼生？」靈照就講：「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當然她有她的意思。龐蘊居士就笑了。又有一次，龐蘊居士下橋時跌倒了，靈照看到了，就跑到他旁邊也倒下來。他問她：「你做什麼？」靈照就講：「見爺倒地，某甲相扶。」看到父親倒地，我來扶你。

龐蘊居士有一次講：「難難難，十斛油麻樹上攤。」修行就像把十擔的芝麻一顆一顆放在樹上這麼難。在現象當中去求就是這樣，一景一物、一法一塵，就像一顆一顆芝麻，要把這些芝麻都安排好很難。龐婆就講：「易易易，如下眠床腳踏地。」修行很簡單，就像睡覺醒來腳踏在地上，就是踏到心地、實地當中來。女兒靈照就講：「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這是講體用一如。龐蘊居士是講事，講心的作用無量無邊，他的太太講心的體，他的女兒講體用一如。這個公案有很多版本，這裡講的是萬續藏的版本。

龐蘊居士在馬祖道一這邊聽說大梅法常禪師修行不錯，就特地去參訪。兩人剛碰面，龐蘊居士就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久仰大名，不知道你這個梅子熟了沒有？就是問他修行成就了沒有。大梅法常禪師就講：「熟也。你向甚處下口？」龐蘊居士講：「百雜碎。」塞到嘴裡一口咬碎，就是指虛空森羅萬象，一切法都是。結果大梅法常禪師就伸手跟龐蘊居士講：「還我核來。」把我這個心的體還回來。結果龐蘊就沒有話說了，就證明大梅法常禪師熟了。

等到龐蘊居士要入滅了，他就跟女兒靈照講：「視日早晚，及午以報。」你去看看天色，快到中午就來跟我講。靈照出去看了以後回來講：「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已經到中午了，但是有日蝕。龐蘊居士就到外面看太陽，等他回到屋裡一看，女兒靈照已經坐在他準備好的位置合掌走了。龐蘊居士就笑：「我女鋒捷矣。」他就把入滅的日子延後七天。州牧來問候他，龐蘊居士就講：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把一切放下不執著，有也放下，空也放下。「好住」就是臨行的時候囑咐別人要保重。世間的生命就像夢幻空花，就像影子聲響一樣。龐蘊居士講完，頭枕在州牧的膝蓋上就往生了。

以上這些是龐蘊居士修行的公案，一個居士能有這種成就，我們也要精進，拿他當榜樣好好學。

付囑品第十：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

參禪是要成就自己的本心，清淨本心現前的狀態才稱為禪。參禪是用功的方法，日常生活中的知見行為也要配合心法。不管學什麼宗派，不能離開心生一切法的知見。達摩祖師從西天到中國來，帶了四卷楞伽經。相傳楞伽經有四十多卷，甚至更多。早期禪宗是用楞伽經來印心，到了六祖惠能以後才變成以金剛經來印心，就是印證修行的知見是否正確。

楞伽經講：「一切佛語心」，一切佛的教法都是在教此心，自己的心就是佛。

「一切境界，唯業所感，唯心所現。」一切境界都是業感應出來的，都是心所現。當下這個心起作用，心作用的方向就把自己的業感應出來、呈現出來。所以一切看到、聽到、想到的，念頭、身體、環境，碰到的順境、逆境，都是自己結過的緣、造過的業，並且從自己的心呈現出來，只是凡夫不知道這個道理，就會把境界當成外境，隨境遷流、攀緣。離心沒有法，法不離心才稱為心法。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心法，能按照心法去修行，自己沒有煩惱，跟人跟事沒有衝突矛盾。修行就是把自己的習氣執著、跟心法不相應的部分破掉，所以楞伽經不是禪宗的經典，是佛講的經典，是修行的依據。

很多修行人對心法的知見很模糊，平常看人看事不是用心法。遇到人事有障礙衝突了，很少能夠慚愧、懺悔、改過的，都是恨不得自己討厭的人或事不存在。人的習氣執著比鋼鐵還硬，過去發生的事，百分之九十九還在發生，因為把問題的根源歸錯了，都歸給外在，習氣沒有改，所以不斷重複錯誤。經典告訴我們，一切要宛轉回到心裡面，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過去、現在、未來，都不離自己的心，離開心去修就是外道。

「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六祖的弟子問六祖，佛祖應現以來，燈燈相傳是第幾代？「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古佛應化在世間已經是沒有邊際的數量，但是如果以七佛為始，就是毘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我們講七佛滅罪真言、七佛通偈，就是指這七尊佛。過去劫稱為莊嚴劫，現在劫是賢劫，未來劫是星宿劫。這裡的釋迦文佛就是釋迦牟尼佛，因為「牟尼」有文、仁、寂靜的意思，所以釋迦牟尼佛又稱釋迦文佛，是賢劫的第四尊佛。

從釋迦牟尼佛開始往下傳：「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蜜多尊者，第八佛駄難提尊者，第九伏駄蜜多尊者，第十脅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毗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伽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法脈傳承一代傳一代，每個祖師各有師承，各有用功的因緣。大眾要一代一代流傳下去，不要有所錯誤。

七佛有個「七佛通偈」，就是七尊佛共通的教法。七佛通偈也稱為七佛通戒偈，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是修行人必須了解並遵守的知見。「諸惡莫作」，不好的惡事，貪嗔痴種種，會傷害自己和眾生的都不要做。「眾善奉行」，三皈、五戒、十善種種，能夠利益自己、利益眾生的就要做。「自淨其意」，把自己的煩惱、習氣、執著破掉，「是諸佛教」，這是佛所教。這也說明修行的次第：先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再來破除

我執習氣，證得本心。

有一個七佛通偈的相關公案。鳥窠道林禪師是四祖道信禪師旁出家法脈牛頭宗的祖師，他是浙江人，俗姓潘。他母親夢見太陽的光芒從口進來，就懷有身孕了。他出生的時候異香滿室，所以就名為「香光」。他九歲出家，二十一歲在荊州果願寺受戒，所以他在受戒前已經在寺廟待了十多年，課誦、梵唄、威儀、知見種種，都有相當的底子。後來他去參訪徑山法欽禪師，徑山法欽禪師是牛頭宗徑山派初祖，曾被唐代宗請到宮中，並賜號為國一禪師。鳥窠道林禪師在國一禪師座下得到正法，也就是悟道了，得到國一禪師的肯定。

之後他回到南方，經過孤山永福寺，這裡有一個辟支佛塔。他到時剛好有法會，他就振錫而入。有一個韜光法師問他：「此之法會，何以作聲？」這是法會，你為什麼把錫杖帶進來弄出聲音？鳥窠道林禪師就講：「無聲誰知是會？」沒有聲音，誰知道是法會？當然這是一個禪宗的對話，他不是故意要作聲，是一種勘驗、示現。後來道林禪師回到杭州，看到秦望山上有一棵松樹枝葉茂盛，他就住在這棵樹上，所以當時的人稱他鳥窠道林禪師。因為有很多鵲鳥在這棵樹上築巢，所以他也被稱為鵲巢和尚。

道林禪師有一個侍者會通，曾經是唐德宗的宮使，就是在皇宮裡當官，很多王公大臣都很讚美他。他在二十二歲依道林禪師剃度，日中一食，晝夜精進，誦讀大乘經典，修習禪定。有一天，會通跟道林禪師辭行。道林禪師問他：「汝今何往？」他講：「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我是為了佛法出家的，和尚也沒有教我什麼，我現在要往諸方學佛法去。道林禪師講：「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會通就問：「如何是和尚佛法？」道林禪師就從身上拈起布毛吹了一下，會通禪師就悟道了，所以他被稱為「布毛侍者」。會通禪師如果沒有經過之前的鍛鍊，心性沒有純柔，法不能入心。唐憲宗元和年間，白居易到杭州當太守，聽到道林禪師的道德，就進山拜見道林禪師。他看到道林禪師住在樹上，就講：「禪師住處甚危險。」道林禪師講：「太守危險尤甚。」白居易就講：「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鳥窠道林禪師就講：「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心不能無念、清淨，執著習氣不斷，心當中的貪嗔癡就像火在燒，外在的人事物就像柴火，人走到哪裡就攀緣到哪裡，就像添加柴火，火就越燒越旺。所以「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就是講心外求法的習氣讓執著加深，又會更加依靠、攀緣境界，不斷惡性循環。

白居易聽了有道理，就問道林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道林禪師就講：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就講：「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道林禪師講：「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確實如此啊，看看自己和周圍的人就知道。白居易聽到這個話就慚愧作禮而退。鳥窠道林禪師在唐穆宗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訴侍者：「吾今報盡。」講完就坐脫立亡了。

白居易當官時，曾經想請韜光法師到他的住處供養、請法。韜光法師就回信給他，內容很有名：「山僧野性好林泉，我是山裡面的出家眾，喜歡森林和流水。「每向巖阿倚石眠」，我靠著巖石就睡覺了。「不解栽松陪玉勒」，我不知道怎麼栽一棵松樹陪在玉勒旁邊，意思就是他不習慣陪在有權有勢的人旁邊。玉勒就是玉做的馬銜，有錢人的馬才會用的。「惟能引水種金蓮」，我能

做的就是引溪水種金色的蓮花。「白雲乍可來青嶂」，白雲剎那之間可以飄到山這邊來。「明月難教下碧天」，明月在天空，你很難叫它下到世間來。「城市不堪飛錫到」，你住在城市裡，我不能去。出家人人在哪裡，錫杖在哪裡。

「恐驚鶯囀畫樓前」，我是山村裡的出家眾，不了解這些禮數，可能會妨礙你的世間生活。這是寫得很好的詩詞，說明修行人的氣度。

唐朝末期經常有戰亂，白居易一生經歷六個皇帝，他的宦途也是浮浮沈沈，一生顛沛流離。他少年時父親就往生了，中年時母親往生，兩個兄弟也很早就往生了，四個子女相繼夭折，所以他經常感歎生命脆弱和人生無常。白居易在禪宗跟淨土的修行上面都很認真，他墓碑的碑文寫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外用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來修身，裡面就用佛法來治心。

白居易有一次入山參訪鳥窠道林禪師，講了一個偈子：「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問禪翁。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夢中。」用禪的事情問修禪的修行人，夢是平生的事情，還是平生在夢中？鳥窠道林禪師也做一個偈子回答：

「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人生就是夢。凡夫是「夢中說夢兩重幻」，依自己的執著習氣，尋文取義，去定義、去認為，從出生到死亡都在無明的大夢裡沒有醒過。

心起作用的時候就是作用消失的時候，所以「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即空即有。「何須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一樣的意思。「浮生」兩個字用得好，凡夫的心有無明、我執、習氣，一起作用，這個生就像浮萍沒有根，一浮出來就跑掉了、散掉了。心有空，作用才能銷歸真空。心有覺，才能夠轉識成智、轉染成淨、轉凡夫的穢土為淨土。

雖然白居易當官的收入不是很多，但是他布施錢財修建寺廟、營造佛像。他和佛光如滿禪師建了一個香火社，並把自己的住宅捐出來成為香山寺，所以他自稱香山居士。他晚年的詩歌創作很多和學佛有關，例如「夜眠身是投林鳥，朝飯心同乞食僧。」晚上睡覺像歸到樹林裡面的鳥，早上起來吃飯像出家眾乞食。「清喉數聲松下鶴」，就是講鶴叫的聲音。「寒光一點竹間燈」，晚上點燈。「中宵入定跏趺坐」，他靜坐有相當的功夫。「女喚妻呼多不應」，妻女代表世俗，對她們的叫喚都不相應，就是世間事都放下。從這首詩來看，他已然像是一個僧人了，所以他才講自己「有發似僧」。他還有一個勸人修淨土的偈子：「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使忙似箭。還是阿彌陀。」二六時中、動靜都在念佛。

白居易一生宦途坎坷，經常被貶，他借由對佛法的信心跟修行去調整自己的心態。他往生之後，家人按照他的遺囑，把他埋葬在佛光如滿禪師塔的旁邊。修行先依七佛通偈去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斷惡、修善、證菩提，就是修行的一條直路。

付囑品第十：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

圓覺經提到，眾生「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也就是要遠離一切心外求法的作用，回到清淨本心。由於眾生心外求法的習氣很重，必須一層一層離，先離開妄想執著的相，再離開妄想執著相的幻心，並且這個離的念頭也要離

掉。「得無所離，即除諸幻。」到最後統統空了，所有幻都沒有了。「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就像鑽火，火起來了、木頭燒掉了，灰飛煙滅，空掉了。一層又一層，就是要畢竟空，回到本性。本性是一塵不染，有一絲一毫執著都不行。

禪宗有一句話：「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子屑雖然貴重，但落在眼睛裡面就變成髒東西，也就是稍微一點點的執著都不行，所以連聖的知見都不可以有。金剛經講：「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看到佛的相、佛的示現，認為這就是佛，這是一種執著。一切相從心生，從心所生的相不只是佛。佛要示現什麼給眾生看都可以，所以不可以佛的相來看佛。如果以佛的相來看佛，轉輪聖王就是佛，魔也可以示現佛的樣子。

「諸幻雖盡，不入斷滅。」雖然一切幻都破掉，本性現前，不入斷滅。如果入斷滅，一切相沒有了，偏空了，就入空定了。這就不是大乘，不是禪宗了。悟了道，執著破了，才能夠體會到本性清淨。沒有悟道，就只是生滅妄想的知。本性是動而無動、知而無知，無能知、無所知，能所雙亡，是為真知。能知所知是妄知，是生滅，所以不要以為本性是不動的。本性不動，人就無法成佛，也不會成眾生。本性是虛空，是靈知靈覺、活潑的，它動而無動，生而無生。不是本性不動而生一切法，這樣就成外道了。心所生的現象不同，心就不同。同一種空性，這個空是活潑的。如果認為是同一種空生出不同東西，這個空就是死的空。這是微細的差別，卻是重要的差別。

有人會問：「本性現前，是不是念頭一覺知，滅的當下什麼都沒有？」是當下清淨、無我、有覺，不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就斷滅了。本性現前，作用這一剎那銷歸自性。有人講：「前面這個念已經過去，後面這個念還沒來，中間空白的地方就是本性。」這是錯誤的。就像鏡子被灰塵遮住，甲來照、甲離開，乙還沒有來，中間這段時間鏡子還是被灰塵遮住，不是乾淨。修行要了解這些道理，只要知見有一點偏差，修行就會修錯。

禪宗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破初關，覺現前，會體會到無念，覺念無念。覺念無念有兩個意思，第一個，覺現前，覺這個念是無念的。第二個，覺現前，覺起念頭，念而無念。破重關，覺相無相。依覺起作用，相而無相。破牢關，覺生無生，開始了生死，生而無生，就不生不滅。這是禪宗修行的次第。總而言之，參禪以悟道、破執著為先，執著破了，再依不生不滅的本性為因，對境練心，無明分分破，法身分分證，直至圓成佛果。執著習氣沒有破，帶著妄想心想要對境練心、見境心不動，就不容易修成。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六祖大師在唐玄宗先天二年，八月初三那天，在國恩寺用完齋後，對弟子講：大眾依著各自的位子坐好，我跟大眾辭別。弟子法海就問：師父要留什麼教法，令後代迷惑的人能夠得見佛性？

「師言：汝等諦聽。」諦聽就是心平靜、寧靜、清淨，把心打開，仔細聆聽。

「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如果認識眾生，就是佛性。如果不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什麼意思？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就是自己的本心，眾生就是自己本心的不同作用面向。心起作用哭

就是一個眾生，起作用笑就是一個眾生，起作用禪坐是一個眾生，起作用吃飯是一個眾生。眾生不離心，心不離眾生。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不離境，境不離心，心境不二。知道眾生即是心所生，就認識自己的佛性。不知道自己從生到死都是心的作用，迷惑在現象當中，對境界攀緣，就是萬劫覓佛難逢。離開心的作用去找心的體，離開現象去找佛，是找不到的。

我們說「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其實不只阿彌陀佛，所有佛都是法界藏身。法界就是指現象、作用，心的作用無邊，法界無邊，所以法界藏身就是：境就是心，心就是境，心不離境。哪裡有境，哪裡就是心、就是佛。作用在哪裡，佛就在哪裡，不可以離開現象作用去找心、去找佛。能夠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直下承擔，就能體會心境不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想要見到佛，就要先認識眾生。眾生不離佛，心的用不離心的體。心的用在哪裡，心的體就在哪裡。所以「欲求見佛，但識眾生。」要知道心的體，就從心的用當中去了解。「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是眾生迷掉自己的本心，不是本心迷掉眾生。「自性若迷，佛是眾生。」如果自己的本心本性迷掉了，就有輪轉。

「自性平等，眾生是佛。」佛的心是平等的，基於慈悲心、願心，看到眾生迷惑自己的本心本性，愚癡造業而受苦，所以他們會隨處示現教化眾生，而不會嫌棄眾生。佛不會覺得地獄很髒很亂，也不會覺得天上很舒服，也不會覺得淨土很圓滿而地獄很不圓滿。佛能夠入一切眾生的心，能夠悉知悉見，平等教化，所以「自性平等，眾生是佛。」凡夫的心有執著，就不平等，會覺得哪裡很髒、哪裡很乾淨，所以心入不了其他法界，無法示現。換句話說，如果你心不平等，有妄想分別，就有你看不起的人、討厭的人，你無法跟他溝通，就是把路堵住了，善緣就斷掉了，你就入不了他的世界去教他、提升他。

「自性邪險，佛是眾生。」心邪險了，佛是眾生。人通常不會承認自己的心是邪的，但是只要心不清淨，有我執習氣，心就是邪的。只有當下現量，心的空體直接顯現心的用，無二無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才不是邪。所以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好，人不自覺是自己想不到的。怎麼知道自己心是邪是正？一個原則：只要起煩惱了，或是跟自己接觸的人有煩惱了，就是邪。「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心險曲就是曲解因果、曲解因緣、曲解本性，其實大部分人的心都是這樣，自覺或不自覺的扭曲。騙得了別人，騙不了因果，將來受報就很苦了。

「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當執著斷掉了，第七意識轉過來，心的平等性智現前，就能見一切相不妄分別，都是實相，就知道眾生是佛。一切法不離心，善念、惡念都是自己心所生，善緣、惡緣都是自己所結，都是自己心造出來的因果，不是心之外的世界。凡夫心不平等，對於自己所造的因果認識不清楚，就會妄分別、分割實相，就有善念、惡念，結善緣、惡緣。當平等性智現前，對一切法都是慈悲、含攝、接納、提升。

要做到心平等，先知道善緣、惡緣、順境、逆境都是自己所造，要從自己心當中去破除，回到心的平靜、寧靜、清淨。能夠這樣回過來，眾生就成佛。佛是本心本性，心的一切作用都回到心裡面，都歸於空，一切平等無礙，這樣就是

眾生成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己心的佛是真正的佛。「自若無佛心」，如果自己這個心不是佛心，「何處求真佛？」重點是心要平靜、寧靜、清淨，這個不求人。「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自己的心就是佛，不要懷疑。既然自心是佛，佛是慈悲、智慧、平等，所以要攝受一切有情，否則這個心就不是佛，而是眾生境界了。想要修行，就要練習心平等，斷掉對立、能所、人我、是非、妄分別。

人是善惡業夾雜，善念就感招出善緣，惡念就感招出惡緣，所以人跟周圍的人因緣好壞總是起伏不定，除非有在修行，能把因緣轉過來。凡夫不是純善，也不是純惡，都是善惡因緣夾雜，和人的善緣也可能轉成惡緣、惡緣也可能變成善緣，所以不要以自己的善惡因緣為基礎去認定外在的善惡是非。既然自己的心是佛，就要把這些問題破掉。對待討厭的人、喜歡的人，練習心平靜、寧靜、清淨，這樣佛就是佛，魔就成佛了。

「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外面沒有一個東西離心而單獨存在，所有人事物都是本心生的萬種法。沒有離心之法，所有看到、聽到、想到、感受到，都不離開自己的心，是自己心感應出來的業的一部分，不是外在的。所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見境就是見心、見心就是見境，心境不二。這是心法的基礎。佛菩薩知道一切眾生不離心，所以有耐心、慈悲、願力去度化眾生。凡夫不知道心法的道理，不相應真理的心，就有排斥心、煩惱心、對立心，心量狹小，承擔力不夠，都在煩惱、人我、是非當中。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這是參禪的根本，也是修行學佛的根本。心生，誰的心生？每個人的心生，所以種種法生。心若是空了，種種法就沒有障礙，就能夠「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所以無心於善惡，何妨善惡因緣的人在旁邊。心是盡虛空、遍法界，心能夠包含森羅萬象，所以修行人心量要廣大，才能與道相應。道是虛空，道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所以如果人我是非很重、排他心很重，卻想開悟、成道證果，就是顛倒。想成道證果，必須心如虛空，含攝十方世界，善緣惡緣都收進來，沒有排斥的人、沒有煩惱的事，一切是心所生。心生種種法生的方向好比探照燈，照到哪裡就有哪裡的現象，相應。心不這麼生、不這麼用，就沒有這個事。自己的探照燈這樣照，就把自己的因果、跟人跟事的關係、過去、現在、未來照出來。它不是外來，也不是裡面有，是因緣和合。內心沒有執著習氣，就不會相應外面的順境或逆境。煩惱不從外面來，是自己心定不下來，執著破不了。修行就是要讓自己心能作主，我執習氣要斷。老子講：自勝者強。能夠警惕自己、破除自己、提升自己、勝過自己的，才是強，而不是去贏過別人。

「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六祖就講一個「自性真佛偈」，跟大眾告別。「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後代的人了解這個偈子的意思，按照這個偈子去用功，重點就是見到自己的本心，體現自己本心的空覺，依照本心的空覺而自成佛道。祖師講：「唯人自肯乃方親。」自己悟道了，心有空覺，就知道芥子納須彌，真空生妙有。心起作用，剎那間念

頭、身體、環境、人事、山河大地、宇宙虛空就出現了，這一切是一合相，沒有分先後。就像電視一開到相應的頻道，剎那間整個畫面就出來了，不會畫面裡的頭髮先出來或是耳朵先出來。

「真如自性是真佛」，真如自性是真正的佛。心又稱為真如，心起作用時，心的空如心的用而呈現一切法，當下如是。能看、能聽、能知、能覺，就是自己本心起的作用。心是什麼作用，就呈現出什麼樣的現象。凡夫是心起作用而染、而扭曲，不夠直接，但是這個心是在的。自己的因果一定如自己心起的作用，所以自己周圍的善惡因緣或是煩惱、習氣、執著，都是自己的真如心起來、真實呈現的。心怎麼作用，心的空就怎麼呈現。

「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見、貪嗔癡就是魔王。只要分割實相，認為有外在的人時事地物，這些知見都是魔王。「邪迷之時魔在舍」，迷惑自己的本性，知見邪掉、偏掉了，魔就在家裡面，也就是在心裡面。不能體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不知道一切不離心所生所造，有攀緣、能所、善惡、是非，這些都是邪迷，就是魔在舍。縱使有做種種加行，只要貪嗔癡沒有除，我執習氣沒有除，沒有出三界，都在魔的控制之下。魔在欲界，只要有貪嗔癡的欲、財色名食睡的欲，就不離開魔道。「正見之時佛在堂」，正見在的時候就是空覺現前，就離欲了，魔就不見了。什麼是正見？安住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含攝十方世界，一切法都能平等納受。

「性中邪見三毒生」，如果沒有安住在道當中、真如當中，貪嗔癡三毒就會現前。會有貪嗔痴，是因為有心外的人和事。本性迷惑了，無法安住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外有法，心外求法，就會貪外面的人事、嗔外面的人事、癡外面的人事。只要心外有法，第一步就錯了，再怎麼修都是外道，都是三毒在心，都是魔在心裡面，「即是魔王來住舍」，就不必講自己在修行、佛法應該怎麼修。

「正見自除三毒心」，正確的知見自然能夠除掉三毒心。什麼是正確的知見？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沒有心外的法，見境就是見心，沒有心外的境，這樣自然不貪、不嗔、不癡。心就像大海含攝一切法，不管是善境惡境、善緣惡緣、善人惡人、善事惡事，都融到自己心裡面，這樣心就會平等。所以能夠安住見境知心這個道理，跟境界的對立，跟人的是非、怨憎就能慢慢化掉，貪嗔癡三毒心就去掉了，「魔變成佛真無假」。本心清淨了，所有念、所有相、所有感應出來的因緣果報都不離心，所有作用都是基於慈悲、度眾而生的作用，就是佛的千百億化身。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之說法。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你聽到聲音，你能聽的這個心沒有形相，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就是法身。這個心能知能覺，覺當下歸空，沒有妄念，沒有人我是非，就是報身。能知能覺的這個心聽到聲音，聲音就不在了，當下心的作用就是化身。這個心起作用，法報化三身具足，所以三身本來是一身，是方便才講法身、報身、化身。「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見到自己的本性，本性的空覺現前，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的這麼一個狀態，就是「性中能自見」，這是成佛的菩提因。清淨本心就是本佛，本心的空覺就是成佛的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意思就是：所有起心動念都是心的作用，心的作用在哪裡，心的性德就在哪裡。所以講：「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在眼睛就是見的功能，在耳朵就是聽的功能，在鼻子就是聞的功能，在口就是講話的功能，在手就是抓東西的功能，在腳就是走路的功能。沒有離開心的作用，也沒有離開作用的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境不能分。用在體中，體也在用中，用不離體，體不離用。

化身就是心的作用，喜怒哀樂是化身，過去、現在、未來是化身，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魔、天人都是化身，佛、菩薩、聖人也是心的化身作用。所以佛、菩薩、六道輪迴當中的任何一道，都是「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的一種。心有空覺，就是千百億化身。心沒有空覺，就是千百億不覺的輪迴身。

「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從心當中起作用而行正道，就是起作用不離空覺，這個作用就能夠讓心的空覺更圓滿，所以禪宗祖師講白天晚上、行住坐臥、動靜閑忙都要有空覺。本具的空就是法身，清淨的覺性就是報身，起作用有空有覺，就能慢慢圓滿報身和法身。

「淫性本是淨性因」，淫的本性就是清淨的本性。這句話不是說淫是清淨的，淫是染的、貪的行為，是心外求法。但是能夠起淫念、貪念的這個源頭，它是清淨的。凡夫有執著習氣，就像清楚明白的眼睛戴了有色的、扭曲的眼鏡。清淨本心透過扭曲的執著習氣，看到扭曲的世界。但是沒有眼睛，就無法透過扭曲的眼鏡看到扭曲的世界。所以貪嗔癡、殺盜淫，都是本心起扭曲的作用而造業，源頭還是清淨本心。

「除淫即是淨性身」，把淫除掉，把貪嗔癡除掉，清淨本心就會顯現。回歸清淨本心的狀態，就是清淨的法身境界。「性中各自離五欲」，本性當中各自離五欲，因為本性本空，所以諸法性自離。心起煩惱，煩惱不會黏在心裡面。聽到聲音，聲音不會黏在心裡面。這是由於本性本空。「見性剎那即是真」，剎那見到自己的本性，就知道本性是什麼，真就現前。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這輩子如果遇到頓教法門，忽然悟到自己的自性，世尊就現前。一般講世尊是指釋迦牟尼佛，這裡的世尊是指本具的清淨自性。徹悟這一剎那，清淨本心現前，無位真人現前，就是世尊。眾生的清淨本心都是佛，這尊佛沒有優劣，都是一樣的性德。修行用功就是要這尊本佛找出來。

「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想要修行去找一個外面的佛，不知道哪裡有真正的佛。修行是從外而內自力去破執著，執著破了，內心的清淨顯現出來，佛就顯現出來。如果不破執著習氣，想要用外相的用功而去求作佛，是求不到的。但有一派人講：「心性是本具，所以不用誦經、拜佛、打坐、懺悔、發願，只要無求，當下放下，本佛就會現前。」這個理論通嗎？可以，但是要放下並不容易。沒有用種種加行來放下我執習氣，本性無法顯現。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如果能從自己的心當中見到真，這個真是什麼？本心的空覺現前，這就是成佛的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自性清淨就是佛，沒有見到自性、自己內心的佛，而往外面求佛，

就是大癡人。像很多人往外求阿彌陀佛，這是愚癡。每個人的清淨本心就是自己的清淨本佛，自己的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世界，都不離開這個清淨本佛。自己有清淨本佛，才可能跟十方世界佛的因相應。如果自己的清淨心沒有現前，顯現在外面的阿彌陀佛是相應自己的眾生業而顯現的化身，要靠這樣的阿彌陀佛來接引自己了生死是不可能的。

當自己內心的清淨本佛現前，就跟十方諸佛的清淨因融在一起，才能跟真正阿彌陀佛的化身相應。這個道理就像收音機開到對的頻道，不是那個頻道進到這個收音機，也不是這個收音機到那個頻道，不是來去，是相應。內心有煩惱、習氣、執著，外面有人我是非，相應了，就煩惱了。開悟也一樣，悟道這一剎那，自己本性的空覺顯現，這個空覺就跟十方諸佛的空覺相應。

「頓教法門今已留」，頓教法門現在已經留給大眾了，「救度世人須自修」，要救度世人需要自己先用功，也就是解脫再來利他。修行人最起碼當一個自了漢，自己能夠降伏煩惱，破除執著習氣。「報汝當來學道者」，告訴將來的修行人怎麼用功。「不作此見大悠悠」，如果跟這些觀念知見不相應的，修行就是荒謬的、懶散的。悠悠有長久、遙遠的意思，也有荒謬、懶散的意思。

這是壇經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偈子，也說明很多修行人的毛病。「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做不到無念，修什麼法都會落空。心法的鍛鍊沒有落實下來，懂再多的知見還是落空。修行是講了要做，做要做到，做不到要懺悔。修行不進步，同樣的問題沒有突破，修行就落空。有道心的人想成道、證果、解脫，生死心切，自然會看破身心的虛幻，自然會深信因果而見境知心、罪己求責、轉念破執。不為修行苦，就會為世間事苦。凡夫每天在世間的煩惱、人我、是非當中受苦，倒不如生死心切，吃用功參禪的苦。朝著解脫的路受苦，這樣吃苦有代價，會有解脫的一天。

付囑品第十：師說偈已，告曰

解脫利他是修行用功的方向，也是度眾、弘法、護法的方向。佛出世的目的就是解脫利他，所以解脫利他是佛法的根本目的。由於時代久遠，人心不古，現代人的心不像古代人那樣樸實清淨，所以解脫利他的知見就慢慢模糊了。解脫是自己成道，利他是度眾生走上成道的路，不管修行是用哪一個法門方便，都必須朝解脫利他的方向努力。

凡夫因為有我執而攀緣現象，南傳修行人認為這些現象法是實質存在的，它不可破，所以南傳修行的重點就在破我執、斷我執。當我執斷了，就沒有攀緣、生死的事。大乘佛法則是講，凡夫由於清淨本心被無始無明包覆住，產生出我執跟我執所攀緣的存在法，我執跟存在的現象法都是清淨本心生出的作用。心生出作用，當下作用就空掉了，所以這些緣起的現象存在法沒有自性，不是實質存在，也不是沒有。要了解現象存在法，必須破法執，就是要破掉「法是真實存在、有自性」的這個觀念。

南傳修行是處理我執的部分，破我執、斷我執，了分段生死。但是縱使達到滅盡定、證四果阿羅漢，跟人跟事的關係因緣，也就是法執的部分，還沒有圓滿，這些業還沒有消。修行大乘菩薩道的積極意義，就是要把自己累劫當中所造的業都處理好、銷融掉。不是單單處理我執，法執的部分也要處理。怎麼處理？回到清淨本心，隨時安住覺性，這樣待人處事，對境練心，轉識成智。這

是悟道後才有的狀態，此時就是六祖講的「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無念才是正念。這個無念不是凡夫的無念，也不是南傳無我的無念，而是清淨本心隨時空，依空起作用，馬上銷歸自性。當下有，當下又回到空，所以用而無用、念而無念、相而無相。

如何念而無念？當下就是真空，隨時在當下。什麼是相而無相？心起作用就是一合相，在一合相裡面不分你我彼此，就是一個整體相。對當下的實相不分別，就是相而無相。當破牢關徹悟了，破無始無明，就登地成菩薩，就有解脫的因。楞嚴經講：「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以不生不滅的本性為修行的基礎、因地，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就是安住在不生不滅、真空、無我、清淨的本性當中，對境練心，把累劫當中自己造的業慢慢銷融。這是頓修，不離頓悟狀態的修行。

初地菩薩只有破無始無明的初覺，只有小範圍的不生不滅，必須再認真精進修一切善法、不執著一切善法。因為還有過去無量劫所造的業沒有銷融掉，跟人跟事的關係還不圓滿，就必須把它收進來、融掉。例如過去殺人，把殺人的因緣報掉、融進來，這個殺人的因緣不但報掉了，而且是變成自己的化身境界到這裡度眾，這個因緣就轉了。這樣慢慢轉識成智，轉一點、消一點、轉一點、消一點……，從初地、二地、三地……，覺不斷增長。覺不斷增長就是清淨的報身越來越莊嚴，化身清淨的範圍越來越廣。到究竟圓滿成佛了，就沒有一個念、一個作用在清淨本心之外，就是成就大圓滿覺。

修行方向如果不是專注在破除遮障清淨本心的無明、執著、習氣，就是別修，就會墮入外道、邪見。真正的佛就是自己的心，解脫要從心當中求。生死不離心，涅槃也不離心。不管凡聖、頓漸，修行都不離開從自己心當中去修。一個人心外求法，離心去修、去求，就好比自己家裡面很髒亂卻不整理，而往外面找一個地方去照顧、裝潢，這是什麼道理？真理不會因為很少人講就不是真理。修行就是從自己的心當中去用功。離開修心，沒有什麼可修的。清楚這個觀念，住持、護持、弘揚這個觀念，這樣正法就能長久一點。只要解脫利他的觀念埋沒了，正法很快就沒了，這是一件嚴重的事。

只要仔細讀六祖壇經的自性真佛偈，就知道六祖講的是否符合解脫利他的道理。「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六祖惠能講完自性真佛偈，就告訴大眾：「汝等好住」，就是大眾各自珍重。很多禪師的開示最後會講「珍重」，就是安住清淨本心的意思。要珍重的不是心生出來的生滅法，而是這個能生的生命源頭：清淨本心。「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六祖交代弟子，他滅度以後，不要做世間人的悲傷哭泣，不要穿著孝服，做世間弔喪的這種事情。如果這麼做，就不是他的弟子，也不是正法。

什麼是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要認識自己的本心，見到自己的本性。這裡分成本心、本性，但是講本心或本性都可以。也可以講本心是覺、本性是空，本心是從本性而來的作用，就是本覺、覺；本性就是心本來的性質，就是空性。所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就是要悟到自己本具的心性，要契入、體現自己心本具的空覺。「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

無住無往。」這個心超越動靜、生滅、來去、是非，就是離開所有兩邊，超越二元對立。

「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恐怕大眾迷惑了，不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再吩咐大眾，令大眾能夠明見本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我滅度以後，依照「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或是自性真佛偈的道理去修行。如果違背我的教法，縱使我在世間，也沒有利益。意思就是「依法不依人」。

「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這個就是六祖惠能大師的遺世偈，就是離開世間之前最後講的偈子。大部分人講「兀兀不修善」是說：修善不執著善，不是不修。這樣解釋是通，但不算是六祖原意。兀兀不修善是說：本性本空，心的真如體如如不動，超越善惡，超越一切二元對待。「騰騰不造惡」，騰騰是活潑、靈敏，就像龍騰空一般。安住如如不動的真如體性起作用，本心靈知靈覺，起作用生出森羅萬象而不迷，都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自然不是惡。有我執習氣，心外求法，才會墮入善惡。「寂寂斷見聞」，這是講心的空體，當中一法不立，一念不生。「蕩蕩心無著」，就是講心的用，心起作用，十方縱橫沒有障礙。所以「兀兀」是指如如之體離善惡，「騰騰」是指森羅萬象千變萬化，「寂寂」是指心的空體一法不立、一念不生，「蕩蕩」是指心起作用，所有方向都沒有障礙。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六祖說完遺世偈之後，就端坐到三更。忽然跟門人講「吾行矣」，然後就圓寂了。佛、菩薩、祖師離開這個世界不是生死的問題，是在這個世界的緣盡了，遷到別的地方度化，所以稱為遷化。這是形容佛、菩薩、祖師來去隨意，隨願力而度眾。

「於時異香滿室」，這時候異香滿室。六祖修行成道了，身心都跟佛、菩薩、護法、天人相應，所以有香味。「白虹屬地」，像夕陽一樣的虹光從空中連接到地上。「林木變白，禽獸哀鳴。」樹木都枯萎變白了，好像披麻戴孝一般，禽獸也都在哀鳴，這就是修行的一種證明。很多祖師圓寂時都有這些現象。心起作用，一般是影響色身，再廣一點就影響周圍的環境因緣，再更大一點就是整個法界都受影響。修行也是這樣轉的過程：先有開悟的清淨心，再慢慢轉內心的我執習氣，再轉色身，再轉周圍的人時事地物，再轉整個法界。心量有多廣，修證就有多廣，感應就多廣。

「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泊門人僧俗，爭迎真身。」十一月，廣州、韶州、新州三個郡的官僚以及門人僧俗，爭著要迎接六祖的真身。「莫決所之」，無法決定六祖的真身要到哪裡。因為六祖惠能之前講「落葉歸根」，廣州的僧俗講，六祖是在廣州光孝寺落髮出家，所以回到廣州就是回到最初的地方。韶州的僧俗講，六祖在韶州的曹溪寶林寺開山弘法，所以他真正要回的是這裡。新州的僧俗就講，新州是六祖出生的地方，所以應該回到這裡才是。因為三個地方都要迎取六祖坐化的真身回去供養，就不知道怎麼決定。「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到最後就焚香禱告：香煙所指的地方就是六祖大師想去的地方，結果香煙直接指到曹溪的方向。

「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就在十一月十三日，六祖涅槃將

近兩個月了，就把安置六祖真身的神龕以及達摩祖師傳下來的衣鉢迎回去。

「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隔年七月，很善於塑造的弟子方辯就用香粉混合泥土，塗在六祖的色身上面。「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這個時候，六祖的門人想到六祖曾講，他往生之後五、六年，會有人來取他的頭，所以就用鐵片漆布包裹固定住六祖的頸部再入塔。入塔以後，塔裡出現白光直冲天上。過了三天，白光才散掉。

「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韶州刺史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令要立碑記載六祖的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六祖惠能大師世壽七十六，二十四歲得到衣鉢，但是因緣不具足，就隱藏在獵人隊裡面修行，三十九歲才剃髮現出家相。為什麼要現出家相？因為要度眾，這是佛法的傳統。有人講：「六祖還是居士時就得到衣鉢，五祖把禪宗的衣鉢傳給居士，所以居士可以弘法。」這是亂講！五祖傳衣鉢給六祖是因為他徹悟，而且五祖知道他不曾一輩子都當居士。五祖知道六祖會晚出家，因為他弘法的因緣還沒有到，所以五祖告訴六祖先隱藏起來用功。等到六祖出家了，才開始說法度眾。「說法利生，三十七載。」說法度眾三十七年，所以是從三十九歲出家開始算起。

「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真正接他法脈的有四十三人，悟道的人則是很多很多，無法計算。「達摩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達摩所傳的袈裟，唐中宗所供養的寶鉢和高麗國生產的細絲所作的袈裟，還有方辯所塑的六祖像，以及其他六祖平常用的器具，一起放在寶林道場的塔裡面。「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並且流傳壇經，以顯宗旨，宗旨就是禪宗的核心。禪宗一花開五葉，從達摩祖師、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到六祖惠能，這樣傳下去，就是要「興隆三寶，普利群生」。六祖壇經講到這裡已經圓滿了。有空多複習，自己聞思修。聽聞道理之後要思維，思維的目的是要入到心，就是把世間人的知見放下，把經典的知見放在心當中的正位，成為自己知見的核心，再將核心知見成為實際修行的依據，用這些知見來降伏煩惱、破習氣執著。

修行一定要把自己人格的缺陷化掉，空覺要顯現出來。空覺能夠顯現的人，心一定柔軟慈悲，一定能夠隨緣安住，不會僵化固執。空顯現的特質就是柔軟、含攝、慈悲，所以開悟的人心活潑，因為有空，沒有執著。因為有覺，對人對事靈敏，能夠轉識成智，慢慢把惡緣轉成善緣，善緣轉成法緣，法緣轉成出世修行的緣。所以真正悟道的人對因果的認識很深刻，知道要對自己的起心動念負責，知道要提升自己周遭的因緣。

大部分修行人會對佛法知見有興趣，對參禪、念佛、誦經、持咒等等有興趣，或是喜歡做善法，但是對於修正自己的執著、習氣、煩惱、妄想沒有太多興趣，看不到自己的人格缺陷，不會想要化掉自己來到世間投胎的人的特質。這就是顛倒。人之所以來世間就是因為心外求法、貪嗔癡慢疑邪見、善惡業夾雜而形成人的因，造成人的業果。修行就是要處理這樣的生死輪迴根本，除掉心外求法的毛病，把人的格提升，變成賢人、聖人的格，乃至於出格，完全開

悟、解脫、成就了。如果把心靠在佛法上面，做種種佛法的加行，卻沒有面對、處理自己人格的問題，就像鴛鴦把頭埋在土裡，看不到現象了。

有些修行人脾氣很大，個性很扭曲，煩惱很重，就是沒有修在刀口上，沒有真正處理讓自己來投胎的心外求法的我執習氣。很多人修得很熱鬧，每天為佛法忙來忙去，但是對人對事心不夠柔軟、慈悲、靈活，心當中都是嫉妒、排斥、人我、是非，這些就是善惡業夾雜會有的問題。如果修行很久卻不進步，就要問自己：我是不是東跑西跑、東看西看？是不是這邊做一點、那邊做一點？是不是把專注力放在所謂的佛法上面，卻沒有專心破除自己的我執習氣？很多人修了一輩子，卻後悔：「我這輩子用功，發心出錢出力，真不值得！」為什麼不值得？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修到最後都落空。用功會有功德，出錢出力護持也有功德，但是這些是生滅的，面對並且破除自己的執著習氣才是真正在修行。

最後講一個明代月泉法聚禪師的悟道因緣。月泉法聚禪師是金陵碧峰天通顯禪師的法嗣。法聚禪師從小就有學佛的志向，經常打坐、念佛。年齡再大一點，就很好學，博通經史。十四歲，依海鹽資聖寺堅法師落髮受業。他受戒後，因為喜歡禪宗，就發誓要參學，早晚都不懈怠。後來他讀六祖壇經，「偶然有所發明」，就是心有開解，但是沒有真正悟。不久後，他就去參訪幾位禪師，受到種種啟發，但是還沒有開悟。

後來他聽說王陽明在會稽山宣講良知之說，就前去參訪。在一次集會時，王陽明居士從衣袖裡拿出一把鑰匙，問法聚禪師：「見麼？」法聚禪師就說：

「見。」王陽明居士又將鑰匙放入衣袖裡，又問法聚禪師：「見麼？」法聚禪師又答：「見。」王陽明居士講：「未在。」還沒有到，還不是。法聚禪師一聽，心當中就狐疑。因為沒有真正開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心不定。

有一天，法聚禪師偶然聽到一個出家人舉唐朝大顛和尚的一則公案。有一僧問大顛禪師：「如何是見性？」大顛禪師就講：「見即是性。」法聚禪師當下就有所體會。簡單講，看到、聽到、想到就是本性的作用，境就是心，心就是境。這就是他體會到的，有一點悟道，但不是徹悟。他悟到心的作用，不是悟到心的體，但這個悟也不只是道理的了解。他就燦然一笑，並且做了一個偈子：「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峰。觸日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湖光倚杖三千頃」，從拄杖頭放光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峰」，湖光山色不離心，開門五六峰也不離心。「觸日本來成現事」，眼睛看到心當下呈現的現象。「蒲團今不煉頑空」，這不是落空了，一切作用都不離心。

法聚禪師有一次參加結夏安居，忽然想起雪巖祖欽禪師問高峰原妙禪師的一句話。雪巖祖欽禪師是高峰原妙禪師的師父，有一天，祖欽禪師問原妙禪師：

「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原妙禪師說：「作得主。」祖欽禪師又問：

「睡夢中作得主麼？」原妙禪師又答：「作得主。」祖欽禪師就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原妙禪師答不出來。祖欽禪師就講：「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法聚禪師回想起這段公案，自己就想，正睡著的時候，沒有夢、沒有想、沒有見、沒有聞，主人公在什麼地方？他雖然有進一步的了解，但是還不

究竟。

後來他聽友人談起天通顯禪師，天通顯禪師有一句接引學人的話：「碧峰寺裡有如來。」於是他前往南京碧峰寺參訪天通顯禪師。他一見天通禪師就問：

「碧峰寺裡有如來，莫是和尚否？」您說的碧峰寺裡有如來，是不是和尚自己？天通顯禪師就說：「上座還見麼？」你看到這個如來沒有？法聚禪師就講：「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也就是說，再好的知見落在心裡面，心有執著，還是障礙。天通顯禪師就講：「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為他乞命？」就是指法聚禪師還沒有到，他只到心的作用，還沒有到心的體，所以心還沒有活過來，還是死心。

講完之後，天通顯禪師就回方丈。第二天，天通顯禪師上堂時就講：「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誑謊？試為酬一語看。」天通顯禪師用這兩段話來考驗聚在這裡的法師。一個是全國都會佛法，一個是沒有一個會佛法，那到底是什麼？

法聚禪師一聽，就從大眾當中走出來，講：「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天通顯禪師就講：「未在，更道。」還不到。法聚禪師又講：「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沒有遇到悟道的人，講這句話都多餘的了。天通顯禪師對這句有疑，就繼續問：「有甚得力句，試舉看。」你有沒有跟心性更相應的話？你說說看。法聚禪師於是講了他之前稍微悟道所寫的偈子，天通顯禪師聽了就講：

「未免落入圈禪。」未免落入圈套。

有一個偈子講：「山重重水重重，萬水千山一目中。若道水山常在目，行人依舊路濛濛。」山重重、水重重，萬水千山藏在一目中，這個也是心、那個也是心，一切法不離心的作用。「若道水山常在目，行人依舊路濛濛。」如果講一切現象都在心裡面，這樣依然是不知道路的，也就是還沒到。這個偈子就說明「一切不離心」還不是究竟，所以天通顯禪師說法聚禪師的偈子「未免落入圈禪」，就是落入「萬水千山一目中」的「一目中」這個圈套。

法聚禪師就問：「如何得不落入圈禪？」天通顯禪師就打他一掌，問他：「是落？不落？」師父講、大眾聽，是聽到？還是沒有聽到？聽到的同時就空掉了，所以是落也不落。法聚禪師聽到「是落？不落？」就真正悟道了。他悟道後就繼續跟在天通顯禪師旁邊。有一天，他跟著天通顯禪師到杭州，遊南屏宗鏡堂，天通顯禪師坐到座位上，講：「此處正好說法。」法聚禪師就講：「說法已竟。」天通顯禪師一聽就下座了，然後看著法聚禪師講：「何者是我所說底法？」法聚禪師就講：「劍去久矣。」天通顯禪師就微笑點頭印可了。

法聚禪師後來隱居在天池，越來越多出家眾來依止，漸漸成為叢林道場。他曾經開示講：「至道無為，非有為無以造其深。」清淨本心沒有形相，但是修行必須依有相的用功精進來破我執、除習氣。有為的功做到了，我執習氣破了，本性的顯現才會深廣。沒有有為的精進用功，無為的心就無法顯現。「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本心之學本來現成，無為，不需要造作。但是沒有努力去學，就無法讓它達到極致。「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好像玉在石頭裡面還沒有被開發出來，龍珠在深淵裡面沒有人去求取，就無法得到。

「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樣也。」釋迦牟尼佛雪山苦行六年，達摩祖師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二祖慧可斷臂求法，六祖惠能腰綁著石頭舂米，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澄遠禪師四十年方打成一片。佛、菩薩、祖師都是很精進用功，想要明了生死大事，都是我們參禪學道的榜樣。

「柰茲禪林秋暮」，現在叢林已經是末法時代，「法道荒涼，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法沒有振作起來。「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這裡特別講寺廟的法師，接受居士、常住的供養，食衣住行現成，自己沒有道行，沒有用功精進，卻不知道要慚愧。「或遊心異學，肆志便聰。」現在很多人學世間的學問，佛、菩薩、祖師講的知見卻不認真看。自己在網路上到處找的、東奔西跑到處聽的，大部分是錯誤知見，都不諦當。無法分辨正邪，全部照信，這樣不是愚癡是什麼？「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在文字語言當中亂想，想找出答案。「是皆唐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據，可勝嘆哉。」只是荒廢光陰，增加自己的業，實在是可歎又可悲。

「若是英靈漢，直須於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真，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真正修行人必須生死心切，很精進用功，一念純真，一個念頭都沒有。直接迴光返照，照破我執習氣，讓清淨本心顯現出來。遇到所有起心動念都像敵人，就是單刀直入，不顧自己的生命。好像一個人掉到深井裡，沒有其他念頭，只想出來。有這樣的心才能夠修行。

前面講到王陽明，他學很多佛法，但是他也毀謗佛法很多。現在也有很多研究佛法的學者也是毀謗佛法，以為自己厲害，把佛、菩薩、祖師當成平常人。法師、居士如果學了佛法卻不用佛法，而用世間法，這樣也是毀謗佛法，是獅子身中蟲。學佛法卻不用佛法，不尊重佛法，這些都是業障。

學佛要聞思修，「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依究竟的知見熏修，讓究竟知見變成自己思想的核心，把讓自己輪迴到世間的動力，我執習氣，統統化掉。空覺就是清淨種子，是清淨種、如來種、解脫種，除了空覺，其他都是輪迴，都是我執習氣，都不值得一提。所以要盡快破執著悟道，讓空覺現前。還沒有悟道，最起碼要用佛法道理，用壇經的道理，用見境知心、罪己求責，讓這些道理變成自己的思想核心，至少不成為幫助外道、邪魔的動力。

佛法是更興盛還是更沒落，就看法界所有有情的心念怎麼變化。如果自己的妄念知見很多，貪嗔癡慢疑邪見很多，煩惱習氣很多，這些邪魔知見、外道知見充斥在法界裡，就變成邪魔外道的養分。要知道是這麼嚴重！不要以為外道盛行跟自己無關，佛法的興衰是每個人都參與在裡面。所以念頭要收斂，正法力量才會增加，邪門外道力量才會衰減。菩提路遙，既然要修行，就要修出一個樣子。壇經講到這邊，功德圓滿。大眾各自珍重！